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六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蕭士佐元卿甫編次

孫堅論　何去非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輔其不迫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恣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

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比至南陽衆已数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数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皐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羇旅之中以為已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illegible]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各数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懼乃遣腹心詣堅和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圖之差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權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滅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去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汙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憑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託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

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扵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摶黃祖卒殞其身扵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違矣司馬温公論王允專董卓之功孫瑞歸功不伐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孫堅

孫堅孫策孫權論

南宮靖一

吳之為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至不係扵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扵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吳論焉然其割據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扵江東破張角許區星勇鷙剛果當時鮮及觀其導温戮卓不許和親汛掃陵寢平塞發掘可謂壯矣其後為善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扵矢下不死扵勤王而死扵助桀惜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耆師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奇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藉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

有勾踐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隲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謀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將皆江東虎臣為孫氏之所厚待赤壁之役决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有荊揚薄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為吳王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為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

孫權論

陳亮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群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唯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于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懼之則啗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于有成效昔者漢高祖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

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幷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趍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遣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

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群英如獵狐兎當此之時邯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趣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畧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遇籍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

所約而回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于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令天下裂土分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結好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利也敢請從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彼必從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主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兵出漢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山東又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出師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于

人誰忍盡殺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時此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兼漢而取關中而爭天下漢王之於楚猶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亦天時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于流議矣審操可拒卒能決意獨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于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卑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

其弱而秉其政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行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出于孫權之不成實出于不幸故夫天下之[illegible]成敗而[illegible]也

吳三嗣主論

陳壽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弦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

之澤也哉

魯肅論

秦觀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于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得乎

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

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于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荆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于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畧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

由是言之先主借荆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勸徙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好翫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翫好留于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

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呂蒙論

陳亮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於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以為將遂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嘗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関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扶先烈雄據江

東舉賢任能厲兵抹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荆州未甞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畧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謀也胡爲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鋭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從之者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嘗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爲漢家除殘掃穢欲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爲至下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爲策而勢必至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還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圖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西擬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蚕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畧而

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晝夜之所以為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為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為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拒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于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遂據襄陽以蹙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為也使斯人不死當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群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滕羨論

鄭鮮之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為

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亨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為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為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論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来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禓臻則七年不除喪二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裕高世遠則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為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為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識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孝

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輙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横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々與假秉常已有懃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法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頼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識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内苟忠發自内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

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若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郄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為發斯嘆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箕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乎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為榮也滕今生無所衛艱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塟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

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鄰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晉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

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肅蜀三閑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illegible]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于勢利于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

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釣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氷傾之于荊楊劉淵王彌橈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獘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芻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蹔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灾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

象其堯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于家閭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盖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夫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滛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

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々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々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于古脩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

之有嚳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爕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胙亂于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羇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辛于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接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國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々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西晉論二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扵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扵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扵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扵防閑而發扵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扵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扵福為福之形常隱扵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扵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

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卻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

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擬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邇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彼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國甚矣夫中國羈枸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號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執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稟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

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悟然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七代論

蘇轍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

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也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弱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弱四方之罷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蔕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晉高祖論

朱敬則

王業不同其来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遭遇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豪明允愽學洽聞敏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為芻牧必覆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勳德日隆雄材漸著權畧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竭股肱于明帝恐死嘉福遂無君于冲人所謂姦臣也及內難既平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公族以顧望雖大業初構人望斯存若格以名神請罪不暇歸

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矣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隣國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表信乞禱不與懼有陳恒之識封墓釋囚不嫌武王之事愧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司馬懿論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之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已來處其憂以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

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司馬懿論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

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窺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終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司馬仲達論

何去非

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畧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憚之也憚其剛恐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苻堅之與王猛是也至于曹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

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夫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為已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為已用此其相期于始者固已不盡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處之卒至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為人豪以成夫取魏之資也人之積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為蓍龜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啟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則文若沮之以忤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百嘗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為之腹心而遂去其祚方曹公之籠管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師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為能而求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嚮不殄雖曹公有所不迨焉魏大国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畧自將其身者可得而窺哉柰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求與之決于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為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于此舉也亮之僑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

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表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于戰其請于君徒示武于衆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于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于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衡其可戰之機乃悻然輕用其衆為忿憤之師安足為仲達也晉之朱伺號為善戰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者曹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過當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趍原與袁尚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鋭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輙以饑退今千里負粮餉師十萬坐而求戰

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求全于一勝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可伏疑其偽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斃于相持則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譎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為曉機者道也

晉武帝論

錢緦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〻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為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為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為儉也行布衣禮以為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遽遂以為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為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為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為孝也不

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從賈務之惠遂廢則晉稱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為此對尊為逢迎牽合之語可為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栢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晉武帝論　唐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

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逆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根遂因之而起僞接衆各據其威曾未數年紀綱大亂[illegible]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

毋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晉武帝論

蘇轍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産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

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盖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俾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

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戚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踈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

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〻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常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晉懷帝愍帝論

晉書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〻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詎觀發迹用非天啟是以輿櫬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秋再駕祖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爲一郡其可得乎於實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神略獨斷征伐四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戢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無窮人之彥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毋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

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闗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氷傾之於荆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乃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以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埶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埶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常暫靜也然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理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

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

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爕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鼇墜三山鯨吞九服獯獫入金商穹居未央園顱盡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后妃論

唐太宗

方祇體安儷乾坤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閟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盖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遠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盖小妹妃傾夏曾

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揔百官于元老成王冲耿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厚獻仍世臨朝聽屏參贊躬行屢展各免華陽之爨竟蹈和熹之致依陵遲以克終所學實爲多矣

愍懷太子論

直[illegible]芬

賈后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爲不臣之[illegible]其事則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illegible]親[illegible]不試有此者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教之[illegible]此必后[illegible]僞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和得其實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究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書既成則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

亦猶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陛下嘗見襄請柳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辯其眞偽況傳聞乎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謀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忍者莫參而巧詐者能為之況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論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遭讒雖有可驗如乎語者猶難遽信況必審讒譖之不然將有不復自明如歐陽修者

八王論

許欽宗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始爲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社

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獘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羮吹虀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葅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偪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卽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弘規行已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

[illegible]以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刑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々未加而害及初殞無心憂國々非憂而奚救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

之除大憝則外冦焉敢憑陵内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昌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八王論二

許敬宗

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纒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欝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璅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蹔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

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隊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衮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々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々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頴既入揔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賓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

強鑾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难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王失政难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武十七王論

蘇轍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逢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翁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齠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羈縉紳傍絶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膂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閤閨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師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屈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

權與籤掣其財苟利之義秉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晉刑法論

晉書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嵗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揣其喜怒禀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灾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尭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徃〻而有焉而将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惋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三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

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候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受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紂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

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敗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于地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氏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于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新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孽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人必登山而餓恐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于言況隋蕭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于南元閏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晉宜越魏繼漢論　習鑿齒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赳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

時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主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〻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

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矣禪代之義不同兜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材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深百世降心全已潰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禀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綏道於力政季無承獎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宗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繼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

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閹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為開亂於將来者乎是故〻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来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邁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盖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羊祜論

習鑿齒

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声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横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

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懷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強吳明熟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穢貢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熟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国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于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于寇讎冊懷体于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強一卒之所能恊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藏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七卷　歴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陸文麟孟祥甫編次

羊祜杜預論　褚遂良

泰始之際人依晉既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界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於潤空懟毋失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乎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探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具㑛與夫三年之喪云無

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與嗟既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猶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羊祜論　陳亮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于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于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以國

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未有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于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歩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胤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是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illegible]使抗軍先至而吾懸攻之于外闡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illegible]而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群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于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求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

此而彼何以謂之善守也不知出此延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為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邊　祜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未如見敵人之心腹而定策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為是也彼陸[illegible]無慮無能有所成功者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illegible]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為而亦兵家之大忌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獲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為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為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為也

羊祜論

蘇轍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共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

相務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彊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

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行論

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輙捐理而狥欲則

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〻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滅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来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至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〻而不

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詭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何論

范甯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濟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

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周處周訪論

唐太宗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illegible]之則小人周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兇蛟[illegible]終能克己[illegible]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殉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illegible]身虞於妖氛感忠冠於本朝屢[illegible]信[illegible]同其滯特[illegible]危不思難斯爲隘矣終於[illegible]乎負儁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illegible]節知弱信有徵矣而私受行械乃開門[illegible]益去[illegible]實有之效雖假手凶徒何[illegible]斯人斯行[illegible]不其備乎有晉之刑政陵夷

用祜遂之同訪器久其任其折衝撫定湘羅廓清江漢謀孫羊叔杜預西蜀仰其成風中興雖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至威陷迹虜與抗衡偽主部區史所載何以加焉

陸機論

何去非

掃境內之衆而屬人以將持疏遠之身而將人之兵于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于人善為將者不以其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于臣而使之將臣必有以深得于君而為其將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君臣皆獲令名于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之于吳王闔閭田穰苴之于齊景公周亞夫之于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王試之以婦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夫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

寵豈嘗知枹鼓之約束而嚴將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也吳王果不愠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兵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為其將故能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而吳以霸強齊景公以田穰苴之為將軍也受鉞之始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穰苴豈真以人微權輕而有賴于賈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頃刻之約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誅者非有忿于賈也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與否也景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胡犒勞其軍至于細柳之亞夫雖天子之詔而屈于將軍之令方暴之時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而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欲此悖君臣之分而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于景帝以為可以重任而亞夫亦以閫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總制其軍遂能固拒救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淺者徒見夫三人得狥衆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為術之微非特主乎狥衆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渇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毀敗而以勳名自全者

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為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羇旅之身委質上國于術無所持于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于衆司馬穎强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為託身之主哉機以怨讎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軍而衆數十萬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機內無術以撫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無權以濟其所屬誠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擬管樂臨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為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棄救其敗哉故鹿苑之潰免者如積衆毀因之遂致其誅為天下笑曾不知夫才不足勝其所寄智不足[illegible]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顛躓隨之乃歸禍于三代之將豈不謬歟或曰機雖將世而儒者也軍旅之事非其素所嘗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琯之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才不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悪其儒也使儒而知將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道哉

陸機陸雲論

唐太宗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逈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令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還矯翮南辭翽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棧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劉琨祖逖論

唐太宗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難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横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子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

痛哉士雅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徙招惜矣

王導論

唐太宗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資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湯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集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

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輿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抱蹈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隤聲愍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王導論

秦觀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寔其族穿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于導不荅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于敦寔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

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于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何其反也曷為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illegible]下在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今盾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定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善乎心逆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寄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王以為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矣

王導論

蘇轍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體性本寛厚容衆〻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而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没

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棄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謟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嘗蓄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鐵石病者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晳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郭璞葛洪論

唐太宗

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繹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玆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刃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

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冊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王羲之論　唐太宗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illegible]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

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〻若縈春蚓字〻如綰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榖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〻之類何足論哉

劉弘陶侃論

唐太宗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摠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爾其才甘心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譽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荊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晏堵靜祲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

與諸華拔萃阨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揔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拆釋位匡主則淪骨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畱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桓彝論　唐太宗

鷁風潛翮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性情顯忠信於名教首陽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冑懔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松歲晦風雨於將晨喈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芳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山澤沖逡廻於內輔蹐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垣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

抑亦可算而溫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illegible][illegible]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庾亮論　唐太宗

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其[illegible]戚其[illegible]古昔哲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晦跡見[illegible]升津要坐山林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閨不預揔[illegible][illegible]列聖人慮遠殊有古哉晉明元規[illegible][illegible]開[illegible][illegible]然其筆[illegible]華藻[illegible]縱濤波方賀[illegible][illegible]足為[illegible][illegible]而智小謀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不才尺[illegible]訓帝念深於負荷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郄

鑒協從必且戎卑犯順則與夫台産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之淪邪慝是度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恣凶懷鴆加遑幸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燼所及蓋其宜也

謝尚謝安論

唐太宗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横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揔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

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朞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婾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粤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頴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謝安比王導論　陳亮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為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靖寬閒均能為一國之一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遥為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

不修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楊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州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姦以為明不苛法以為嚴中更敢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此誠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有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温籍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擧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為苻健苻雄計矣温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温方專制朝廷幾於跋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温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温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矣年之道

也乘其小定而求决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蘊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為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變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淝之功壯矣而徽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畧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為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来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為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頼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陶潛論

朱熹

張子房五世相韓〻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塟為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忿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期於八垓九垓之外　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彞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嗤笑之資耳

淮淝之戰論上

何去非

慕容垂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為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詘悖於其所與者三戾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與者三者不懲魏人再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其夷虜之醜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彊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

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惡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数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虜敗亡隨之亦昧於兵之至数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惡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强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為固而抗衡於中原者以有長淮大江千里之袤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動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而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

後至之兵皆死於躪踐悪在其為百萬之卒也使堅之師離為十道偕發並至分歷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卻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嗟夫堅之於叛胡也固所謂鉄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為三軍以禦之而又自戰于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三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投其裨將劉尚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在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會之為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廣足以出奇而人自為戰不分則所應者僅難以合變而身萃其敵將以其身萃敵而士不自為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衆之

率苟惟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為符堅也哉

淮淝之戰論二

何去非

荆揚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事爭亂自周之微為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為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起而據之自其為孫氏之吳已而為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徧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秉舉荆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歎息而返符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唯其後

世孱昏驕詹上下携而中州之主為伐罪吊民之師則雖淮江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齊之師嘗退敗于五至而不以為虞是以晉武之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于拾遺也而符堅不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晉此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强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于一統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無忘于歸晉而符融惓惓致戒于堅者凡以此也而堅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為愧而銳于東南之并遺忠智之言收姦倖之計一舉而大喪其師寇讎因之遂亡其國不唯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姿奮于夷虜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强平殄燕代吞滅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嘯衆圖之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其起堅甚悅而不疑以為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而債于一戰遂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為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矣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

萬來屯于鄴光武忌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者勢當驚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衆而貳于策策深惡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于江東策語勳曰上繚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降劉勳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于既亡也夫與人為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于善察人之言堅于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為利而不慮其所以為害一失其機于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喪敗人之于慮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雖景畧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劉淵聰曜論

司馬光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奮有河汾天下鋒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爲屠戮矣曜以疎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被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以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候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爲俘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

也

石勒石虎論

司馬光

石勒以胡羯残隷崛起皁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橫行天下斮喪晉室東擒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併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蛮氐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陵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残兄弟相攻尸浮漳濵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慕容廆雋暐恪評論

司馬光

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廆始大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廆拊循勞徠收其髦俊以賛國政遠奉王命以視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啟土宇既承其遺烈恢大前功于是吞斷遼幷宇文俘高麗翦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及石氏內亂雋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擒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暐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内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

為政嫉宗室勳賢之人逐之以資隣敵君闇臣謟以當符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慕容垂寶盛熈德超論

司馬光

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于昏亂之朝自歸于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而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棹馬箠從容而収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遁逃朞年之間蹙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于仇人之懷終踞其喉而剌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夭熈以一婦人之故遂亡其

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彝後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符堅論

蘇轍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王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我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

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臧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竟殷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于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符堅論

陳亮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已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符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為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為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

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于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爲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决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皆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舉勝亦亡敗亦亡盖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之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趍兵急洞食不暇飽糧不及賫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趍于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畧不世

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爲偶勝故曰詐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爲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爲志可倚信者惟一符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攢聚林而簫牆變起晉苟待其既分部以[illegible]淸野至勿與戰令桓沖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邀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擣其空虛懲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illegible]定則[illegible]之兵強者不鬬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晉必欲使關中之兵銜其膺荊楚之兵搖其腸而晉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于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從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終有餘壽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于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數也顧

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符堅符洪王猛論

司馬光

石氏之強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卻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于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官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

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于四方戎馬塞于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求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姚弋仲襄萇興泓論

司馬光

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于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艾豈非忠信之致然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鳩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弒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之未遠也

六代論

曹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姦情散于胸懷逆謀消于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為三魯滅于楚鄭兼于韓暨乎戰國　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于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位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

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劔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翦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弃權于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

之廢絶慼漢室之傾覆龍飛蕭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礼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

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主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敗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八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陸文麟孟祥甫編次

宋人君論　　司馬光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經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汛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旃求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

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露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及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没於牖下幸矣何後之有

宋畧揔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剋國得雋寄績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邉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羗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

百年未之有也于是倒戢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壽亦必除華夷莫非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夌陵去之而莫脩公高祖受之而無愧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機肇革創則魏孟何劉韓相捴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illegible]衛尭謝曉綿真文長沙以家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illegible]宿衛尭曇合霧集若榱椽之構大廈衆星之錯河漢或取之于民擧或得之于未名辟才必追智能成務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淫濟濁阿黨[illegible]於斯掃華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詩曰合宮[illegible]

[illegible]祖西包餘

[illegible]天于

[illegible]北九

[illegible]上[illegible]復論

[illegible]獨于[illegible]左

[illegible]大臣才[illegible]民未[illegible]資命流明同宜不欲敢

[illegible]許[illegible]使[illegible]明在新觀臨朝尊[illegible]充左

[illegible]之[illegible]當[illegible]騎[illegible]安[illegible]其[illegible]福[illegible]孫長子民[illegible]州

[illegible]於[illegible]化成己猶流率土所欣無思不服[illegible]總

[illegible]切想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偕伏誅[illegible]相王弘處之而恩降彭城敎之而弗遣王[illegible]以[illegible]弘微王曇首以沉容贊樞機徐王[illegible]圖[illegible]義撫方明劉道生以治惠循良[illegible]則令明[illegible]文帝刑[illegible]才[illegible][illegible]文教[illegible]儒士明[illegible]年[illegible]文[illegible]偏開庠序建于[illegible]

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束帛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宮非賓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逾閫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裴爰整則西踐仇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貨下逮百寮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豊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蹤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

彭沛航淮浦設穹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畟城而不敢鬬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皁于臨江高會于是起盡户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躡之蹄㯹亏褁足低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爲世祖率先九牧大霣窕恥身當歷數正位天居聰明絢達懔闇強記威可以鑒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畧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徵如是雖欲勿貰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頹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獎化漙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遞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兹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

六年重被紹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旣行于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畧二十卷剪裁繁文删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爲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爲

宋武帝論 [illegible]

[illegible]不同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漢[illegible]其智力[illegible][illegible]天錫神勇雄畧命世不得思漢之[illegible]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當動朱方風發竹里龍驤[illegible]獨決神襟長歛一呼義聲四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絶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

西盡庸蜀北割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雋者遞多于魏武此稚論乎君子曰得雋雖多前非[illegible]人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祖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且[illegible]也至若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林精武備于千人庸猶狀兒之能[illegible]新造之國因釁取亂何足可稱[illegible]乃[illegible]楊祖之開明見于[illegible]外端機料日不爽錙銖亦古之智[illegible]以知高但禮文明日不收絲[illegible]風道德盛所未能人堂不遠于道安天命乃光于純武又問曰宋德非道治者焉觀有宋功臣多不及關望功[illegible]子請問其[illegible]君子曰耳夫奸雄者非淳德之稱謀勇有乃衆共之辭故昔之[illegible]敵故雄材不羣雄心不拔譬若同舟遇風亦有隱哉及高鳥盡伏良異材能殺之備也武非猜忌能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宜故必猜內發釁兆乃萌歸以之蕕醇劉昔由之殺仁然則爲談者舛之道不察新孫紂之行思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仁[illegible]之忍人綺季不出于商山嫄漢至之倚偃嚴光濟形于草澤知劉秀之未弘有肯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翟爲赫達畏過姚氏潘昏中存士庶恥爲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和焉擧李請位

關右宫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跡關山重復乃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遠衆獨歸昔項籍見哂于韓生衆高又失于父老其旨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宫室之麗守山河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羡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遠克未能制命更魏施號秦凉繼曰關中寔是邊地鞭長不及馬腹來不[illegible]王買德曰貪歸受禪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卒如其策哉

宋武帝論

蘇轍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

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畢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婚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冨饒以經畧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趨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illegible]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利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武帝論

何去非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于機為妄赴後機而發于機為失應古之智者于機未嘗妄赴而亦未嘗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已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于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于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

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息于必應嗚呼人有至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句踐辱于會稽之棲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于吳其臣逢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為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于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群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而群胡自相摟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于符堅并吞畧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亡燕之裔

志畢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燕為當損而趙魏為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鄴今之遠返畏人之議其後而為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損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于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畧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取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為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群胡遂為不討之讎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畢而失機宋武蓋之矣

宋文帝論　蘇轍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殺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〻〻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〻有罪也稱國以殺〻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弒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

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所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召甥郤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傳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務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决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

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簒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宋宗室論

[illegible]

昔周之初興大封康[illegible]漢[illegible]亦有同姓之功然其[illegible]也幹弱而枝強後世於是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illegible]郎[illegible]之號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號屬宗正有籍王[illegible]而[illegible]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給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悄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

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亢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瘞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必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襃䘏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

褚淵王儉論

蕭子顯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

方来陵闕雖殊顧盻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謝靈運論

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箸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艶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

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熈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

宋齊論

李德裕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寖替纘緒之初如草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攺之可也如齊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悪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悪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為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卲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

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贊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

齊本紀論上　　李延壽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冀方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導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中　　李延壽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佘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閑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

王儉自比謝安論

秦觀

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婿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致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他晉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縉紳顒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

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遷內史而覩貢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爲國之事使臣頌銘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于晉其大節如彼儉之于宋其大節如此愚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于議治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歲儀動爲名流之所謂一時之英一日之長奔湊此世而合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辭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illegible]則安之功名出乎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

見乎所謂[illegible]則儉之富貴取乎[illegible]而治哉[illegible]耕于[illegible]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illegible]為人[illegible]矣

表彖孔稚圭劉繪論

蕭子顯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浅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隄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没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姧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府中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

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眚蓋由綱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寛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梁太祖論

歐陽脩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来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

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梁典高祖事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荊蠻之師興湯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越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謳樂推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貞扆君臨勤于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

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于是廣開庠序敦勸後世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経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于斯為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敢以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歆其茂長前為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圜于六鄉封城號于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于上天子執賞罰以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獮于内朝九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叅之以懿親弘仁義于區中被禮樂于遐表忠信之禮

梁總論

魏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悦近来遠開蕩〻之王道革靡〻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〻焉洋〻焉魏晉已来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為樸慕名好

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雖廁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而猶棄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厲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慎謀遂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讎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殉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

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覬覦之心紛兵戈競起自此刑辟用救訟圖興然後過龍游于池沼鳳棲于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于上民亂于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于滅周道既衰斯風漸喪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復迎新送故疲于道途為君者甚多為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彼惡之萌與下上遞憎甚于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稍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倉庫既空賦斂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

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為黎庶高祖慱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太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携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蠧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盡流離邑皆荒毁由是刼抄蜂起盜竊群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父者比室陷辟者接門眚灾亟降囹圄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務內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于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獘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

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濵遂淪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凾洛而還亡下至于宋齊疆埸侵蹙高祖躡斯頹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毀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

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戎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靡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寶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褱隧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雖蟲之枝非關治忽壯士不為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媿鄭玄辨雲物于魯臺無慚梓慎至于雄謩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

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徽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祗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redacted]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于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redacted]璧之后驅斥僭王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彝倫復叙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王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于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潰山崩君臣播

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與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歆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于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于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翦手命于寇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畧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槩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梁武帝論

朱敬則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㵎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筭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歆先天未邅後舉呌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荊州運五都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吊寃魂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適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

討其風俗尚根浅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盖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稱伐罪勝非已利功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奬漢室降及宋高翦平僞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决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勲不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非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卑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為薄德況梁取天下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餙詞孚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餙智驚愚衒材惑衆較武力于羊侃示腰腹于賀琛商畧儒宗取異于章句變置官品無求于典實每事皆欲先入所唱復須稱賛父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厭進諂不倦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怪為休祉聚歛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群寮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顧休何勞受贖

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驅殺人梋我器而取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竊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户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城闕絶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可不甚歟或問曰梁主不以黄屋為尊紫宸為貴離欲絶愛遺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為[illegible]旅叛臣鳴吠適醜長戟指闕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没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廓之弊加以金剎寶柱欄熳雲霞至于銀榜朱纂的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徃必來何足疑也且夫惡于齊而保于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驗

怨傷悔之何及

梁武帝論

蘇轍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形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衰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

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爾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

簡文帝武帝　唐太宗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遭滷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穿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青洛荊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得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

臨江思所以桂旆天山封泥涵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黷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闇人許榮馳書詰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禅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李延壽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縣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

遺榮虛側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逮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能盡言險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讎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殲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敏叡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疎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臣猾滔天始同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昊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劒嘗膽枕戈泣血射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國變以為身華不急奔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忍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

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太山筭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剪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斯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戕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己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陳武帝論

朱敬則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冦蕭詧外奔西隣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痡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盖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塞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盖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群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辯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毋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

端居不言神光滿室建牙将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伐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且為仇讎慕為賔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之如賔釋歐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群材畢用衆勇合威盪徧地之横流廓濤天之巨禄鑾侯景于竹町執王偉于草間爰其息歸聰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踈不間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埸無虞群臣輯睦足以攄三瞳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晋出子圍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況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于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社陵于別室告文帝于臨時[illegible]乘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于釋闕反宸極于紫微後不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挂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漸茂就後繼宋齐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玄分珪以揖郡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弭翌日吉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乘返燕之太子戚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朱敬則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臨邊南國斯蹙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鄭好不敢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夭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啞嚌宮徵花牋彩筆吟咏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于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得間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悍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

殿正色不用袁憲之言白刄交前但為無社之計嗟乎能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歇絶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絶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為一人與前賢以後愚滅其来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温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下之尊或嚙璧迎降或逃竄就縶必不得已何者為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為吾子陳之任自擇爲若乃投井求生積骨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爲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遊摩之曲劉禪不思隴蜀叔寶絶無心肝對賈充以不

宋之詞和晉帝以降國之禮是其才也[illegible]
叔江老是任也劉[illegible]大業親附[illegible]繼之忠貞餘
何故不可與論聽晉[illegible]行任矣今[illegible]明[illegible]何人耳下案
也

古于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嘗為仁義矣[illegible]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與商道覇諸侯一戰而為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為天下僇笑此不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道随沒于戈兵微管仲中國幾為戎矣而曰不足為也孰可為之哉

隋論下

李宗閔

客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潔其身而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為耻以屈道為辱[redacted]不以屈身為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為非其道故潔其身而退為進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為然哉為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人民有不寧者聖人

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天下病百姓哉比伊尹之所以樂爲割烹而不顧其恥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倖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爲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爲觀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兼濟之道則雖有甚于牛鼎之恥吾將欽頌之不暇又何譏爲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絕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

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數動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為任智救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為也[illegible]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成周[illegible]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末人可得而近測[illegible]其為治之者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illegible]漸功[illegible]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其[illegible]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猶大國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illegible]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果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切笑強者為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釁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

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敝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而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隋論

魏徵

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溥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

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逞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栁杞隱以金椎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轥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懦受顯誅竭誠克服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厮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𢦏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横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蹥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illegible]告而莫追唯請死而後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

上子孫勦絕宗廟為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户口之衆寡筭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

夫系說

隋論

蘇軾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刼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

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東晉以来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々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々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被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

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々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々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秦隋勢之相似論

李德裕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朝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才大略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於後世者方駕[illegible]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没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夫人君[illegible]道秉本執要簡而常逸元首叢脞則萬事隳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

然以察為明以苛為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己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丞相大成不過受成事奉行文書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為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亂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不決於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為敵國有暴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為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若無聊而陳勝項籍攘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為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略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羣盜蠭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之惠澤[illegible]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速故曰繆所以為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為藩屏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

周衰而諸侯[illegible]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為天下之所以戰鬬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內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於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為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武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為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得與李斯同為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幽囚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於大故而煬帝得使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宇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古論大觀

卷六

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九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皐東陸文鳳仲鳴甫編次

隋封論　魏　徵

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同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

卒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皁隸爲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高祖論

朱敬則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氷遂成王業誤繫金鼓仍啟霸國也況體貌奇特儀表絶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怪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讖者徃徃偶語屬周多世故禍難荐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掎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

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掃拱挹而朝群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光漢魏之大名于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若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将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横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愧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䖍以謝陳人禮陸檝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内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静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晓日八紘之内若遇新晴況復盡力于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誠玄穹册□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為公卿揖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謁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

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窂山河之固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于有功罰每深于無罪啟閱墻之兆借實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illegible]注其隟柳逺草制房陵尚遥穆子授戈竪牛仍在禍非天降釁是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専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偽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表竞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于孟津六王至于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襁手適宗牛馬内向群盜外奔宗社人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黄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璚露卿雲樢陰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照我帝眷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猾胡梟羯牧馬驅羊子女殁于溪昏文物盡于鋒鏑衛得厭六馬駕四麟燃連理之材煑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

屬吏隋平建業德俊者尤　豈争名于朝事必須此將廉恥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晚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乗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簡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宫闈徵軍司之隱王帛豈不陋乎始范燮後入孟厠不前郤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爲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慚奮髯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来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但清濟之入蜀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既因論討之餘頗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張子房玄機祕映清識獨流践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彧賈詡荀攸劉曄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為功爰自秦漢訖于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矣加蕭何之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内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瑯琊景畧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楊遵彦百度惟貞蘇綽共濟艱難高熲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非股肱

之材悉為患烈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里無塵內外萬材惟孔明景畧也故崔浩云王猛是符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國子産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上

李延壽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廻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荊揚未一劬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

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妬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繼踵爲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隋煬帝論下

李延壽

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皃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塞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莫聞其罪

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七十八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慘慘黔黎俱充虵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匹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之同就誅夷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祅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

隋煬帝論

朱敬則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曾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況南平江左北靖塞垣裼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不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偽迹斯窮沭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況虎為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于大慚之晨蒸淫于易簀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冊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彊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

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穿築杼軸空于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爲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瑶池之外秦始皇之覩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兇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懍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爲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粮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髡頭之祀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還妖麗恣朋淫嘉群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執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繁絕更乃遂取五年之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爲當此時也小人方興群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刼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爲鬬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爲天塹以長淮爲地險周章至于戲下酒自未知闔樂入于庶前何不告戒昔爲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愽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爲害鯨鯢出外螻蟻可以爲灾忽乃棄崤函之奧區遠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

以候聖人盖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心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庇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国而不卹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蔡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畧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聊觀史策遍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太子勇論

真德秀

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慱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揚約以自通於揚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横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

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押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以爲揚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國既付諸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下可不察哉

隋宗室諸王論　李延壽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奬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兹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無甲兵之衛居與皁吏爲伍外

内無虞顛危不暇特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兎走街百人逐之積兎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庳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内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三令趙及燕越皆不得

死悲夫

隋儒林論　魏徵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人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汚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其祿而富懷其道者無其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強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跡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

莊杜孫出其雅詁與義宋及存　皆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逸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教于當今而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業之儒者必擇德于游藝後代設科取士于刀筆縱有俗修今鑿勤翰刺股名不浮內業守計者命偶時來未有望于青紫或數奇運舛乃棄置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于所習以求貧賤者乎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之變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失研覈異同積

滯群疑渙然氷釋于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達于四方皆啟黌塾齊魯趙魏尤多英拔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上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既[illegible]壽之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論討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抜萃出類學通南北博通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堙沒于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勸欲之心相與陷于不義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將其餘論綴之于此篇云

隋對女樂論

來　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于諸妓則女樂者秦楚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哀帝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

是言任肅暐進之說經達引詩應對承爲傳古通知殊不明忽革一時之言而矢二南之首章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說者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是若宜當鍾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薦之上下樂作以盛其禮[illegible]故女非謂淑女執其樂也淑女爲后妃之安[illegible]宗廟同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illegible]鼓而用君蓋由情日任[illegible]言至是夫其之[illegible]君道之明若何上下相蒙蔽[illegible]夫

虞世基等論

真德秀

極諂媚不顧罪辱於紂而若裴矩虞世基諸臣則其罪庶惡來也然今考之矩等所以蠱惑其君者初非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所好聲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突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爲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爲其情意實爲悖逆帝果悅之曰公

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己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己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耶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逢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逢己者祇以禍己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楊素論

魏徵

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漢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險靖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壟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

哭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齋論

集不習

楊素論

何去非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後勇勇足以應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楊素之于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評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于譏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為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群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閫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

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逐空虜庭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衄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為烈亦至矣而猶不以謀將處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尺寸之効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當

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堅敵此弼所以得目之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為書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于三軍靖豈以卒為不足愛哉以為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于勝也縱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于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惰而為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為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惡乎

其苟恐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為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句踐之伐吳其為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于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于其傍或瞰臨于其高常若無意于戰其兵既交其鬬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為鋒者皆精其選而又量敵之堅脆以遣之使其必足以陷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則如獮者亦何得而妄議矣

魏本紀論一

李延壽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寘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苞君人之量征伐四剋威被遐荒乃改都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啟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明元承

運之初屬廓定之始於時狼顧鴟跱猶有窺覦加此天賜之末内難尤甚帝孝心叡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内和外撫終能周鄭歛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二

李延壽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絶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宦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園之悼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内頗虛耗既而國釁時殷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叡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敵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也

魏本紀三

李延壽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巳玄覽獨得著日不言神契所攔固以符於宜仁及躬

絕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四

李延壽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五

李延壽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紛繼絕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僭逆旁隆權臣擅權命[illegible]刺未除而天未忘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君臨上宇始制於強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齊晉運黜辱者有甚於[illegible]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秪以運受斧鉞文帝以劉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靜恭運終天祿禪歸唐虞各得其時也

元魏據中原論

沈約

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姧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衰五湖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斂鋭銼鋒閉重嶮而自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illegible]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

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閼河響動表裏寧一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兖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棹舟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擄遂蹙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權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兖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未以來竝有賢才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俚伐纂僞彌傷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笳吹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

數春雨栽至增巢已須維事舛吳宮而纖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與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遠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旋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鬬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氊裘之民可以決勝又[illegible]趨必不可矣而曰渡瀘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術蓋以我途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後魏志斷論　魏收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綜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剏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樂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別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疏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誌而禮樂疎簡

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衆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者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漬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潏咸入禮興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illegible]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童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公旹衆罷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淪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非古謠哇之辭並皆詳載天

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青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　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

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餐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為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後魏論

司馬光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荊豫摧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于大漢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袵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賤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

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蜂起日滋月益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后主沈于河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刄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偪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君乎

爾朱榮論　　魏收

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疎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勳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畧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

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啟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冀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兼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剗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崔浩論

秦觀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遊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頴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于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筞寔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数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

乃行少傳事晏然處于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惜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曆章尤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鐫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閒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于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于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

房而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歟

崔浩論　陳亮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為奇中方大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

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戎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若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絜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焉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覆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

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将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于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杲既破宋羅睺于浅水源遂以二千騎驅進逼城下仁杲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謂諸将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秘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為神也

高允論

張偉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寛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〻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〻風節耳余亦然之司[illegible]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声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辞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〻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势也

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不得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北齊總論

魏徵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于梁國外內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

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以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于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国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稸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極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鄽肆遍于宮園禽色荒于內外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于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媪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剒被于忠良祿位加于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閭持瓢者非止百人揺樹者不唯一手于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黠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鎸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産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数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北齊高祖論

朱敬則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須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熏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籍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疎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至乃足践列星聲振原地赤色映園焦之外青[illegible]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曆数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閔絜于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扶斂

想勤王之師者徃徃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于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慶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盧文綿崔祖禽等盡其死力盖代之傑有尉景段栄彭樂竇泰匹婁昭薛孤延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恐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催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馳于賊庭王誅歘加乃命懸于兕籙但犬羊四合皆距千群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廢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

多為芒刺之説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晋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氾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久曠册冗難以更燻遂應飛来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関西河北剪為寇讐天平永熈便成敵國于是彊埸大駭鉦鼓相聞卬山之師扶馬揺而自免砂苑之後跨驣虓以遁歸勝負相叅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晋景南伐廻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者可謂其言也哀預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

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蚤看尉景之肱腧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半体此明達也亭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冨貴威虎兒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嫉賈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宋敬則

神武云日為我餌今死亦掩觀其和勅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強寇在隣奸臣不附以此為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況乃嘉思政之忠遥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吁三

年不言高晏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為癡人比尊名于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念孫騰之儀寧忌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以花妖蒨若玉决池而弄溪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于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劔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朱敬則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勳貴自隨大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彩英颺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慾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隣國寢謀殊和關庸況屬梁運道銷江淮家無周室厭關函谷封泥故得北柔

以漢之陣東懷逐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菁英
兩中山迫于漢獻高洋劣于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
示五適此實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舉烽而求一笑
鼓而欲三千雖曰荒淫未彰鄙褻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征伐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解
殺剖剌斫大肆婬媼爲笑日前廣命宗親聚處屋上鄰城無自
蕭之客蕭軒有服御之國或將行以爲衆聲或[illegible]兄以示群下
所以主來不從金鳳將[illegible]殺日增長城千里[illegible]神快樂世以
於人宜天[illegible]降[illegible]之將多辟道與刑[illegible]路無歸哉

公大醉此即其酒聲音之恣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
談君子曰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靈之沐雖蓍耆之德在人
齊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于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于神
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夏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基實
多佐命文宣應籙其匡霸圖其間文武高材畧不世出風流名
士長革逸群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澁未有縱容遠竄行從近闕
聞者尚足動心過者曾不驚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遷人之道布
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仲尼
去衛奐齊護國清風流長高節遐列國絕倫矣其次則南山之

叟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亦有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為道喪已久廉恥不追崩騰闇主之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惟乎悲夫嚴尚既殁誰與為言俗物蒲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哉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遷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于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

光兆雞司且爾朱榮秉釁內曼滔天洪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陣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援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流彘去而不入還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竊聚彭汴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兗渠足馬南逝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律旗覽臨如風掃籜三秦勍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曆有在鼎祚將移大禮備物舉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弗函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拆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

多難文宣雖云外第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

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illegible]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散髮忘朝肉袒聽政手行割剔躬運矛鋋寵狎倡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illegible]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冊頸爲戮並直言絅數幾于謗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

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襟汎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諧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獎于趙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處

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絕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大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精辟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朞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毋

宮有優寵言並當樞要惡性識庸近或意威險薄皆不學無術智併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大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義高俊悟潛王之內時望隆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戚青蒲獻言規諫而少主聰寡不敏成邪毋后才明異于昆劉士開祖子跡行長粲為其謀主以任寄戚賢王絞縊以斃蹤遐邇咨然愚智同憤而依杌械社稷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殺行與偶子宗夫婦鬻獄賣家府藏賄貨山積以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貿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

臺奡其身首子琮以搆翦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儛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玆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妝圍之勳重其佞媚韓長鸞以轄紲之能悅其趍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筭舉世無疋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爭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背出于阜隸本是韈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扸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締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笑漢世張趙不能踰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參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剝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逆亡趍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諂諛罕聞調護之容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

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勍寇周武大捷乎陽乘虛除入將有降心士無闘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鎖頟先朝貔虎之銳歛氣重足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周本紀論上

李延壽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恤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啟聖鳩集義勇糺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

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者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蠕蠕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為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禍惜哉

周本紀論下

李延壽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結禍力敵勢均壃埸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勳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于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于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祐之至重滯愛同于

晉武則哲異于宋宣但欲威之榎楚期于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殁已爲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挾有劉之詐威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欣凌奪之威漳滏動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啟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文帝論

令狐德棻

水曆將終群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莫不闚覦九鼎睥睨兩宮而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巨君篡盜終成建武之資仲潁凶殘實啟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滔乎大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啟聖之運鳩集義勇糺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彊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

兟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彊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竝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〻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周皇后論

令孤德

書紀有虞之德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刑于寡婦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于宮闈王化行于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維新矣至于邪僻既進法度莫脩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公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夫皇王之龜鏡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于矯枉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

人之體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息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于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爲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人爲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嬖嬖也民厭煩苛欽事實多太祖之祀忽諸特由于此故序其事迹以爲皇后傳云

周室諸王傳論

李德裕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爲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

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温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偏於公族以齊王之竒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疋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

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閒以親踈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俛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武成後主勿主論

李百藥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illegible]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歷[illegible]非[illegible]聽[illegible]何[illegible]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

忽明從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福之柄[illegible]遷之入[illegible]人管物轉噬無猒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illegible]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illegible]紛繹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周書八柱國論

令狐德棻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秦漢高李通家傳讖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倚以復爲中陽纂世方策以爲美談功隆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啟聖明克復讎恥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然以一時足爲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隣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秋輕騎啟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城之俊並以宏才遠略附鳳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慚明哲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初魏孝莊

以尒朱榮有翊賛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捴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以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王襃庾信論

令狐德棻

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illegible]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漢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宗旅之詞霧集雖雅誥奥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王南國

詞人迭遷而亞其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諭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有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漢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

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劉才稱濬雅常景悉標沉鬱彬〻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荊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主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

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韓擒虎賀若弼論　魏徵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虎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緯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不容以失

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素世将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畧並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陸文鳳仲鳴甫編次

唐論　范祖禹

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政觀之治幾于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簒國命中絶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之治幾于正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足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爲中興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

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于內或亂作于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

唐論

司馬光

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翦黒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

天后斲喪唐室睿宗受毒流緇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牆安可汚也睿宗懲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乎正觀之風矣及其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安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讒諛竝進以遊娛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以至于心疾而不寤豺狼遊于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illegible]矣[illegible]以[illegible]心[illegible]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汚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爛熳而不息嗟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爲唐有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曏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因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于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霍不敢入朝憂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

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驕暴縱横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宗之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唐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浅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于誅殺故関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于是困辱于奉天播遷于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于黃屋尚賴陸贄盡心于内李晟渾瑊输力于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刓方為圓遂其晚節偷懦之政甚于祖宗矣順宗不幸嬰疾發和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决得于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匱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寧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于是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狼顧鼠伏納質効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日廓然矣而怠于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承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材為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于原野網中之魚自脫于深淵元和之功于茲墜矣寳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于嬖寵四海之財竭于謠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于茲决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于寰區蓬蒿塞于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唐論

曾鞏

成康殁而民生不見先生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

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扵善行離扵末作使之操扵上者要而不煩取扵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扵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扵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扵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扵文武

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為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

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由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

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桀驁陰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制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

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獘在於外重而外重之獘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高祖論

歐陽脩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寖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

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絶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絶或徽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猒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建成論

范祖禹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将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也管蔡流言於國将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

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唐太宗論　蘇轍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祟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

盖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祟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得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剩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滛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々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後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

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狥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其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絶嫡孔子之所以觀過以知此

天后論

歐陽脩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絶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没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氏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爲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爲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爲天道難知爲善未必福而爲惡未必禍也武后之

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毋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不愚之不移者歟

武曌論

南宮靖一

武后爲唐妾婦廢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法爲羅織之引侯周來索相繼引用朝廷之士騈首就捕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爲周屠害忠良毒痡四海五王張柬之桓彥範輩提衛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黜而社稷復歸於唐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溢二十年而不至禍敗者以狄仁傑姚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耳然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宫十有二年太宗既崩年幾三十既以入寺髡髮爲尼又復乗間蠱惑嗣帝晉位昭儀會

未越月水入寢殿亂徵已萌得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以傾陷主母勦已生之子以僭于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已生累無靳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姬幽廢嗣君誅鋤宗屬勦害大臣夫何雖着迹其兇虐實天地非常之妖孽

爲中宗即位之初遇寵后外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爲母所廢十五年及其即位昏惡之態大甚於前縱其妻之爲嘗信妖文之撓權穢惡日滋遂殲彰潤結寵三思而武后再得志矣默積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冤殺五王而功臣俱慘禍矣不惟是也崇獎僧道而異端爲熾公主開府而政謠盛行置員外官而歧[illegible]勃而賄賂公行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illegible]極欲荒淫不足[illegible]中宗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厭其德而絕之耶抑敘自絕於天下云耳

明皇論

崔鶠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己若以天下為莫己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别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寳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

熏覆戴之大莫極今古之徵稱彼其臣遂以爲誠爾耶直以爲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爲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孰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嗚乎茲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玄宗[illegible]　石守道

明[illegible]心於李元紘杜[illegible]是舜之道側耳忠良之言[illegible]不敢一日或遊逸[illegible]圖術行聲色以御泯泯[illegible]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宮專寵惑成內[illegible]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艷舞眩君之目日月斯久情愛寖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內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弟兄姊妹皆啟厚封骨肉姻親

歲發嬖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寵之牝雞晨鳴咸通人主后戚專國勢傾朝廷諸侯葷貨于妃子之宮四方爭賂于楊氏之宅恩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廢爵賞無序讒邪詩進忠良見疑故天寶之政不在于天子而在于楊氏是以中外脅怨人神共憤[illegible]祿山誘以一唱而東都陷没鑾駕播遷倉皇出關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為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人也恃主恩而自專其國柄而無禁色荒于內而天下怨叛豈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己而亡吳以西施而亡天寶之亂誰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聰明至神聖也為一女子致天[illegible]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祖太宗[illegible]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得之後側席求賢虛心納諫[illegible]朝政日既不食夜讀經書猶分不寧勞心[illegible]作子孫久長業未嘗敢暫時寧樂[illegible]苑囿不遊絲竹不御畋獵不數女色不近凡武德貞觀二三十年間四海晏然生人樂業國家之制度備矣禮樂成矣政化行矣教法修矣以垂于子垂于孫將謂之萬世而無喪亂覆亡之禍也嗚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奪國李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將為丘墟自後韋皇后安樂

公主專政擅權朝廷大壞至揚太真之惑亂則海內一摇明皇肅宗四世播遷唐室自此亦衰矣才得十八帝僅三百年國滅家破良由高宗中宗睿宗明皇覆敗祖業嘘嗟歎息痛心疾首撫卷扼腕而泣下不止蓋傷其人子傳人社稷不仁不孝以至于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廟奉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高宗輩惑一婦人溺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海之廣絶萬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戒哉

玄宗憲宗論

蘇轍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衮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猶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殯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

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用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訹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〻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進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争者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

异鏄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盍未之思歟

肅宗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論

秦觀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于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于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于父母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頸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不

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詔李郭諸將掎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唯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喻爲一切之計乃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illegible]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全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輙以橐駞載歸其俗至謂祿山[illegible]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毀其墓發棺而衆猶不悅以至于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于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憲宗任相論

孫之翰

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相者盧杞也無大公至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故不能成功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黄裳陳安危之本啟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賢皆大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六十年叛

漢之地復為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光彩者相得其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中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等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彊弱將之用力難易又何繫于相之事爲荅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抱真李晟之爲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也以是論之將才賊勢正等爾但前日之將不能成功後日之將能成功者實繫于相爾建中元和之事雖以疏舉今舉一二事最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輩若乘勝進兵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爾時河北劇賊惟悅既平李納勢弱望風當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無事矣河北無事河南一希烈兇賊既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報怨雔必無公平之法以御于外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固盡心軍事黃裳尚慮未得成功以其所憚之人制之使人諭之曰若不盡力

專用劉潼代黄裳為宰相已薦用名将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盡于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将聞之益用命知度必能有功翻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繫于相豈不彰彰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也又見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于姦人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illegible]下者深鑒之

唐宗室論

歐陽脩

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illegible]號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及其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其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繫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

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執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

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狥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唐列傳論

劉知幾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

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將談者靡徵

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没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唐制度紀綱論

陳傅良

天下無離道之法離道非法也古之治天下者純任道後之治天下者純任法儒者固有是言自儒者之為斯言也而始離道於法每以為後世徒法而已其間固有彼善于此者切取先王之制而整齊之使天下之無法為有法然而分畫益詳維持益密而道德之意益薄是亦徒法而已嗚呼徒法必不能以自行而其失又在于徒法也漢而下法莫備于唐而先王之法猶僅見於唐太宗之所以為唐者其得諸仁義勸行之一言歟夫苟行仁義則其為是法者必有以出是者矣吾未見夫不粗知先

主之道而能畧用其法者也然則離道于法不惟不知唐真不知古唐制度紀綱如何愚請卒言之三代而上治天下之具其凡見于詩書其目見於周禮其纖悉委曲見于儀禮司馬法與夫傳記之載所謂秩宗政典九刑之書者類不勝紀吾求其制度矣自其身之袵席冕服始而放之於表著之位鄉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吾求其紀綱矣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而達之於尊卑之秩長幼之序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凡所以分畫甚詳而維持甚密也當是時清談不作而士大夫相與講切率不外此蓋至于舜禹傳心精微之論寂寥簡短不能數語夫豈不足於道而數數於法守歟夫誠非不足於道者而猶數數若是蓋不若是非所以為道任道而廢法之論其殆出于周之末造儒者傷今思古直情徑行者之說乎大道之行無所事法蓋記禮者以為仲尼嘆魯之言噫是非夫子之言也何者春秋一書固拳拳為制度紀綱作也自漢而下晉以清潔廢法梁以虛無廢法魏以夷禮廢法而卒大亂若是而曰徒法之失彼烏知法哉然則自漢而下人主粗知道者莫如唐太宗粗知法者宜亦莫如唐太宗蓋嘗論太宗以戰爭百勝之餘一旦悉心委討聽讐臣之言以行仁義此時此意殆與牧野之師下車未幾而身

就亡國之虜以訪洪範者同量若是而不足以為法將誰足以為法耶自今觀之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其制度粗立如此若內之省府外之方鎮其紀綱粗張如此非其有行仁義之心歟則是數者將以悼傾廢否則以無近功廢又否則以端緒出於周隋而恥習其後廢唐之法粗可以傳後非偶然者雖然一再傳之後民猶有在官之田也驥騎未立府兵尚無恙也兩稅未併租庸調如故也樞管未分于中書則府省猶前日之舊也藩鎮之擁兵未彊則權奸殆無以陸梁也法猶在而唐之亂形已見藩牆之間敵國生焉獨何歟儒者曰是謂分畫益詳維持益寖而道德益薄之效遂將藉口以盡去先王之舊嗚呼吾獨以為唐之三百年而存者為其猶詳且容也唐之一再傳而亂者為其猶不詳且容也何也身者人之儀也家者天下之本也宗廟朝廷者州閭鄉黨之所從始也唐世之法大凡嚴于治人臣而簡于人主之一身徧于四境而不及于其家州閭鄉并斷斷然施之實政而朝廷宗廟之上所謂禮樂者則皆虛文也當是時坊團有伍而閨門無度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足以相維而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古人紀綱宜不如此若是而又曰唐法之病于詳且容夫詳且容固濶畧于其上而纖悉于其下捨本

而重衣耶然則爲唐之制度紀綱宜何加焉曰自其身之衽席冕服始而放之于表著之位鄉校之齒井牧之畫軍旅之伍則唐之制度非唐之制度而三代之制度也自其家之父子兄弟始而達之于尊卑之秩長幼之序內外之權輕重之勢則唐之紀綱非唐之紀綱三代之紀綱也嗚呼三代之法吾固不以望之晉梁魏也至于唐畧定而多闕幾舉而卒不遂是將安咎夫以太宗之英明可與行仁義矣而纔若此何也彼固出于好名而非由內心以生也古之論者曰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得如斯人而與之復古之法度乎詳且密矣庶乎知法之果不離道而清談不作矣）

復失河北論

孫之翰

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一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姦人皇甫鎛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正得用崔植杜元穎輩矣逐賢相而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以天下安危繫于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能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上在

元頴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度事耶答曰裴度初得幽鎮雖在植蕈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夕憂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蕈相穆宗得鎮得幽乘其時爾有何施為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文昌建消兵之議先已失策則植蕈常才可知也蕪不止失幽鎮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事以固大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勳德為輔必不至荒僻姦邪恩倖之人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之臣懼宰相威畧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去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弛廢藩臣何所憚而不亂也長慶君相之事不足議其本憲宗失之也

唐六臣論一

歐陽脩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勝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大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之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

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唐六臣論二　歐陽脩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illegible]空

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劉文靜論

張唐英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恥之若裴寂劉文靜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爲謀主倡雜起義及高祖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寧止顧遇既以不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妄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没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盜隋之宮人容侍高祖之際

文靜嘗以此勝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業智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愛而恨文靜形之扵言故讐之酷也噫嗜欲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李靖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開後者治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踈號令簡一表裏洞貫

進如飈風退如疾雷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聞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弃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鄰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栗（水）徹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

此豈非正兵歟将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容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艱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将挾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王珪魏徵論

范祖禹

齊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之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

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茍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王珪確論如何論

陳亮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于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娼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于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證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娼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

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為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于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為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于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于德宗之前而二臣為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妬而不可論至于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為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于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為之一新彥博于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讎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

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為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為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為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于自知而珪獨察其直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于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于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為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還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于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為宗臣也

房琯論

張唐英

議者謂賀蘭進明不出兵以救睢陽致賊將尹子奇攻陷其城執殺張巡姚誾南霽雲許遠皆進明所致也今觀其本末則非進明之罪乃房琯之罪也何以明之且琯與進明有隙除爲嶺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守臨淮琯惡進明之厌于己也乃除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使權位與進明相敵而不可度制及南霽雲来乞兵進明懼叔冀相襲不敢分兵以援之遂致睢陽之陷嗚呼身爲國相當天下横流奔潰之際不能進賢授能推至公以拯天下之難蜂蠆其心求釋己憾以亞相之

爵假于兇豎俾伺正人而毒之卒致雎陽不救忠義被害一郡之民肝血塗地非琯致之而孰致之耶夫燕雀巢于一室子毋相哺呴呴然自以為安也竈突火焚不知託迹無地其琯之謂也當是時上皇在蜀天子在靈武雖幽閨婦女草野童竪雖無知識必亦忿然思刷國耻而琯為執政大臣曾不是思務為小人陰險之行是呴呴自安也彼誠何心哉而杜甫區區尚謂其大臣之子能自樹立盖徒慕其風流虛名如王衍何晏而不考其實爾噫此輩真地餅爾豈有益于天下哉

魏知古張九齡論

歐陽脩

論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俾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狄仁傑論

蘇轍

婦后臨朝擅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将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辭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将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将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

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後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毋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盖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後有子毋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毋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毁傷故耶老氏有言将欲歙之必固張之将欲弱之必固強之将欲廢之必固興之将欲奪之必

圖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姜皎論

張唐英

明皇寵遇姜皎過厚因緣恩倖為太常卿楚國公復慮天下議其私昵之偏乃虛暴其功於天下以比霍光程溫鄧晨朱祐及宋璟上言慮其太盛非久安之道請抑損之乃放歸田里其後復起為秘書監因漏禁中語張嘉正希王守一之旨奏決杖一頓配流欽州嗟乎明皇之于皎君臣終始可謂不全也且始昵之則出入臥內與后妃卧宴摯毬鬪雞呼為姜王當此之時惟慮其壽之不永福之不隆位之不崇又暴其功業謂漢魏已來佐命大功無有其比及間隙一開讒言得入因其漏言卒杖而

老之何始終之不一也且既從宋璟之言放之田里宜念光武全南陽故人之道勿復起之可也既起之亦宜保之可也皎亦宜自念非有攻城野戰之功因緣私幸遂忝崇顯如飄風暴雨無終久之勢既歸田里宜不起可也既起則亦宜損之可也君臣既不能審慮俱失其分及有過失宜念嘗暴其功以比古人但削其官爵放為庶人設有不可宜賜老于家可也柰何鞭笞配流不啻如視犬馬何厚薄之殊哉後世有處華腴受寵遇如皎者亦宜念周易大盈之際必受以謙無謂主恩可恃而讒人難入亦保身全家之道有一不慎則禍來若發機爾

裴炎論

張唐英

中宗欲以韋后父為侍中宰臣裴炎以為不可中宗曰我讓國與之豈不得何惜一侍中炎懼入白太后定策與劉禕之程務挺張虔勗入宮扶帝下殿廢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炎以功封河東侯裴炎真庸臣也且中宗讓國之言本以炎不與后父侍中乃激怒之言也非本意欲擅位于后父也柰何不思人主發憤之言遂定策而廢之設使中宗誠有此意已為執政大臣持天下之柄當諫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若倦于萬機欲遊神于無為逍遥于太上則當傳之子孫

不可輕議以神器而付于后族使宗廟絶食若終不可諫尚有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之事柰何不精思遠慮遽行霍光昌邑之大事遂使武氏得志革姓改氏誅戮李氏子孫幾盡豈非失庸夫一言之失所致乎若萬乘之君可容易廢立則愚恐後世竊國而賣君者踵足而起爾其後以崔察誣奏誅死蓋有以召之也中宗已反正不斷其棺膚夫之幸也

徐敬業論

張唐英

嘗觀高祖太宗之時天下將相大臣合謀畢智經營締結其勤至矣一武氏奪而有之天下憪憪莫有興議獨徐敬業區區不量發憤舉兵以興復中宗為名議者必以僥倖之步而企夸父之跡要離之弱而進扛鼎之勢多見其不自知也然若使敬業從薛璋之計直據東都因人心之思唐則復中宗之位易如反掌惜乎不知尚且非英雄之事淺近非丈夫之為謀大志小卒無成功終就誅戮然觀自古有志于功名之士成則衆美歸之若使訓注石榴甘露之事成則其功亦赫赫然可稱今敬業既不

幸而敗後世不復稱其忠愚恐後世之士不復有爲舊君致命爾故予嘗以敬業比翟義云

姚崇論

蘇轍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刄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

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荅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贓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荅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剏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專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已爲悅類崇有以啟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李杜氣節論

呂祖謙

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豈止文辭間哉阮籍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夫雄不偶興運耳使釋酒杯以就功業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豎子蓋非殭者嚴武嗜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睨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高力士貴焰熾乎李太白使脫靴帝前儻二子胸中無有其能然耶房綰爲將相無成子美排衆忌抗疏申救郭子儀嘗犯法幷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雪房於讒謗之餘識郭於縲絏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挈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

樊噲爲伍魯不知沈宋諂諛温李滛艷果若是班乎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一卷　歷代顯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謝騰蛟雲卿甫編次

李泌論　歐陽脩

論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竊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録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旣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不輕則知

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李泌論

秦觀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鎭之患至于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于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從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于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

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掎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西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乃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西京所得禁府珍寶輙以橐駝載

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變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于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初泌稱西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于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謂西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郭子儀論

歐陽修

天寳末盜發幽陵外阻内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忝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圉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禄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葢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葢盛德後云

張巡許遠論

孫之翰

宰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謀不至或致敗事况可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節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意一舉事爾遂至睢陽危迫進明不救忠賢数人為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屠戮則宰相乘不平之意一舉事至于此也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張巡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争權亦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荅曰進明

先授攝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此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之人于巡遠功名不無嫉之之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于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也進明亦非全然兇狠不知情義之人安得絕無救之之意豈非有所憚而然也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敘止言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絕不言許叔冀事豈非舊史傳之誤也答曰愈敘張巡事蓋以李翰所作巡傳尚有遺落故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迹又豈能窺進明之情也況愈之所言止謂遺事故不盡言其本末爾舊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事此尤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得其吁嗟夫房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茲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復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琯之流落以死非不幸也後得為相者深戒之

李光弼論

張唐英

光弼平安史有大功於社稷古之名將無以加之然非純臣也何以明之廣德初吐蕃寇京師詔發兵赴難光弼與中人程元振魚朝恩不恊遷延不至此不忠也十月代宗幸陜避寇實倚光弼為外援乃除東都留守以觀去就光弼辭以久待詔勅不至乃歸徐州欲取江淮租賦以自給此有二志也光弼母在河中詔屢存問又令郭子儀轝其母以歸京師以弟光進為渭北節度代光弼終以魚程之故不入朝而死于徐州大不孝也且夷狄寇于京師天子出居于外當此之時若以天下為憂不以

一身之禍爲慮奔赴行在掃清國難然後密疏于上請誅二豎不爲難也若度二豎不可遽除則功成之後退歸私第以養老毋況代宗寬仁必察曲直未必遂有不測之禍何至疑惑不以忠節自全坐視國難仍拒朝命遂爲自安之計哉忠嗣曰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而歸宿衛其次豈失一縣中上佐又魚朝恩遣人發郭子儀父墓子儀入朝中外上憂子儀乃入言臣久在軍中不禁兵士殘人墳墓多矣此臣[illegible]所致朝廷乃安以忠嗣子儀而觀光弼則光弼之識[illegible]之令威公有憂天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葵丘之會震而自矜叛者九國惜乎光弼無憂天下之心也其後部曲皆不奉約束此由己致之也若乃代宗猜忌有所屈辱愚恐光弼非唐臣也寬仁之主尚使不萌跋扈之節光弼之幸也

李光弼論

孫之翰

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之一稟命令盡力于事也若天子遣使于軍中有所違犯亦與部將爲比而殺之則置朝廷于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爲彊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雖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必無不從之理天子從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三軍二事俱得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

召任其人堅拒所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彊橫之態甚矣且如穰且為將于戰國之世斬監軍以立威者蓋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用此立威以濟國事非謂已有所忿也光弼授將帥之任功効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言豈非强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强橫自恣此固拔扈者常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于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材傑出于時平賊之功高于諸將晚年為讒邪所間大節微虧盖不能去强橫之態也可不惜哉）

韓愈論

蘇軾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鬭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

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顔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以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亦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

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韓愈論　秦觀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于為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于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

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備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于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于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于愈之文猶杜子美之于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韓愈所得一于正

陳傅良

君子之于道莫難于知所擇而尤莫難于知所守知擇而不知守則異道勝而正道裂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人皆知之則亦人皆得之然知者衆而淂者寡非正道之不易得也擇之不正而守之不一也君子之明道要必擇其所正焉者守之以為一定不易之學所守一定吾奚懼夫異道為哉故雖邪說蠭起之時而正道終不至于泯没者一君子所得之力也予讀唐史見其贊韓愈氏以學其所淂粹然一出于正之言因得以為之論嘗謂正道之患不起于害道之人而起于救道之人夫名非害道實則

叛道此其為患也甚于異端邪說之熾不可不辨也蓋自去聖人綿遠正塗壅底百家之學起而嘩之以與吾道壘者蓋不知其幾也賢人君子之患夫彼之足以害道而吾之衛道者又不可以不至乃于是焉出其區區之力而與之馳騖乎紛爭之地往〻其力益不足而其道益屈其道益屈而其說益變至其久而無功也則從而尤之曰吾道正道也而彼之道亦反經而正者也夫既以為反經而正矣乃始移其平日衛道之心而為操戈入室遽舉荀卿號為雜伯稱王而反以非堯舜為辭楊雄亦不詭聖人者而猶有取于老子之說二子且爾下此將若之何〻者也而愈則守正道者也愈之所守正道信可嘉矣而後之論者乃以上封禪書禱黃陵妃待命宰相之事而議其非是特未知史臣立言之法爾史臣之贊愈蓋美其有明道之功而未嘗及于出處之迹雖以畧焉可也而謂可少之哉雖然愈之純正吾無以議為也獨怪夫孔孟之後如董仲舒之賢後世不以傳道許之則亦可恨焉爾罷黜百家潛心大業與天人大槩之旨正誼不謀利之說顯非漢世學士大夫所能為者而仲舒盡之此正韓子之流也亦可謂學正而守固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著于篇

李揆論

張唐英

李揆與呂諲同相肅宗諲才居揆之上及諲以事出守荊南而政譽甚美再入為相揆遣直省官往江陵求諲之事諲乃奏之揆貶袁州刺史噫揆欲陷諲乃自陷也且執大政于巖廊之上當思所以輔翼人主之道以澤天下而不誤蒼生不以喜怒私國家之法不以親讎壞朝廷之公賢有讎必擢拔而用之不肖而親者必擯斥而去之庶幾上不負于君下不愧于人而反惡其有美政而恐淂用欲求其瑕陰肆傾陷此豈有心于天下哉蓋肇禍之士非廊廟之器其始進也不考其實如南郭先生之

[illegible]而不知所以為大臣之道而恃居中制外有臨高走[illegible]豈不愧于古之祁奚哉真愎矯而欲香入[illegible]為大臣而父事中人李輔國而復嫉[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敵地卒至流落蓋亦有所召也

李愬論

陳亮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為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為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啖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

可而愬獨以為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之者以為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尊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役矣雖然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囂囂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囂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

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閒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是以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役矣其後

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滑而間即其効也論者乃以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為所陷者幾希矣

李訓論

秦觀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于登天天下無難事淂其人則易于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縱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淂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淂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

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禍及忠良蹀血觀闕之前不勝歎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則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太和之時必矣

陸贄論

蘇轍

昔吾先君慱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

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决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内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竄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賛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歛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張弘靖論

張唐英

弘靖之帥范陽也朝廷以其嘉貞之孫延賞之子三世爲相委以重柄譬如取嬰兒而投之河謂其父善泅也弘靖亦以世胄之貴偃然自尊以誇燿燕俗不能與下同其甘苦復以安史之亂皆自范陽欲革其俗乃發禄山之墓用毁辱燕人復縱從事韋雍張宗厚輩酣肆夜飲呵責士爲反虜嘗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于是其下皆怨克融乘人心之二遂囚弘靖殺韋雍張宗厚又擊殺義士張徹皆弘靖爲之也夫以狸而致鼠不可致之是不以致之之道致之也腥致蠅而蠅

畢至以致之之道致之也且弘靖欲革燕俗則以仁厚革彼兇殘宜以純約革彼奢僭宜旌忠良革彼不軌宜執禮法革彼以軼然後又召燕之父老百姓及三軍之士告以朝廷恩信為善者有賞為惡者有罰其次勸之以孝悌督之以耕戰謹身節用務寧其人而先斷墓以求革風俗豈革之之道哉彼克融者既在部伍亦宜推赤心以置之腹中與說利害禍福曰汝能信順効忠朝廷自有爵賞他日無慮不富貴彼非土木其肯不順信哉設自顧不能則乞朝別除賢者以安反側而弘靖曾不慮及于此乃恣其僚屬酣酩罵辱彼爲得不相從而唱難哉然則克融非因弘靖乃弘靖自囚也而尚不蒙顯戮貶守撫州穆宗真有恩于弘靖也

楊嗣復論

崔　鷗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詖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

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務遂其欲則天下議之而不恤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為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為羣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

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翱徉而得計豈足怪哉

牛李論

蘇轍

唐自憲宗以来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将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髙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将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

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擇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牧馬尉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illegible]得首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及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

人所為不同及其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鎮於淮南訴其亂沒府錢肆拾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借逆意悖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藂後皆為名卿德裕歿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李蔚論

歐陽脩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惷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

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詫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内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内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迻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骨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乎運痛祿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洮夫）

李德裕論

孫之翰

李德裕以儁才爲武宗任用經綸夷夏屢成大功復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武宗所禮當然固嫌隙怨武宗德裕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亦儆然與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累無悛意宗閔固姦人然嘗任宰輔已遂爲遠郡刺史矣德裕乘成功之時譖以罪流竄焉牛僧孺縱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序之與商物議豈平焉王涯賈餗之禍[illegible]誣譖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問所隙但以怨李訓偏己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已爲亂兵

所害又于敕書實渥餘之罪言已殺其後嗣布告中外且宗閔已遜渥餘子孫已殺尚譖其事聲其罪用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嘗有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者非大賢至公之人孰不畏之矣何哉大賢至公之人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能大任我豈不能苟為哉又或德裕專權不容己之施為彼之[illegible]事固[illegible]何必功必須出我哉此所以無所畏也知[illegible]身今[illegible][illegible]草才能[illegible]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和餘無所際然彼出而我用矣彼負才而好勝若復相則不使于已故錄人主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際者尚爾有所不足者可知也以德裕之傑才大功不能忘怨怨而及禍後之相者自顧才用與德裕異何得秉不平之心有怨忌于人乎哉

白敏中論

秦觀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于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于是殺布漢封陳

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于丁董也其背忠于曾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厲平者也然則敏中之[illegible]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主人何有于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曰白氏本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矣[illegible]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于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illegible]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而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于德裕亦不忠于唐也臣敢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

罪也

王朴論　秦觀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于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

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于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于難敵小而堅則疑于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遂之所

以不聽乜者疑于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邉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橈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揺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疆恐精忠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于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蹶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于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于此朴雖出于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内修法度而朴至于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

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于此哉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掌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

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胷中洞然大人也故静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盗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

（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終兼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御也）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為太子少傅此是杭闒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已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過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尚

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不能甲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適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奴輩昔嘗相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封常清論

陳亮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能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為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

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于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斂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為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驕其鋒而吾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討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郤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驕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為固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欲退不能彷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illegible]

敵馬將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還退則吾檄召陝鄠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之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能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

惜常清一潰遂關失守而長安危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後失陝郡復以[illegible]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常益熾[illegible]而復之常清之罪甚也夫善用兵者敵衆則一舉而[illegible]之敵寡則以乘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為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敵則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論

陳　亮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反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濟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

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咸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集勢不遂以執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illegible]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論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勢不能應謀不久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然滔恃多詐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illegible]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二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臨之[illegible]將[illegible]悅[illegible]能[illegible]李[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破之易耳而使[illegible]兵[illegible]以[illegible]兵至而且進不戰惟其初觀[illegible]命[illegible]抱真[illegible]昭義之[illegible]自[illegible]下前以掎[illegible]朝李晟[illegible]神策之兵自[illegible]孝忠康日知兩兵[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勢[illegible]若能[illegible]者則[illegible]不能則返顧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illegible]衝其膺燧又契而撓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進不去則抱真等得僕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

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青淄之膽破矣命一朝士持天子之詔徃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守慰撫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于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數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衝使不得進遂令宇文士及[illegible]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隙縱騎擊之[illegible]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illegible]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

術乃復請諸師從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從卒以驕衆夫律而逆且秉禍起于蕭墻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由是也哉

唐藩鎮論

歐陽脩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忍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方且

蒐岸柳楊以為廣大繁昌莫己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褰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入顛頓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脊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名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他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後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丞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恵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

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衛王室自如別傳云）

唐方鎮論

林　駉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由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

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漁陽鞞鼓掃境而來亦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呼易封建而爲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史而置州牧識者料其擁牧之爭政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即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爲孫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爲大難既平遂孛軒豁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苟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棊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毋慮三四成肱髀難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羌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磔叛者之九起擧吳以予濞而變狀不待異日見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士實爲之此一機也尤強弱安危之分也夫天子所特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孰有不

可為哉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於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於漢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黠虜耳重斂虐民亦何能為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擅之關也私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則就加平章增以鴈門之封重以天雄之號州為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已過乎嗣亦一黠虜耳黷貨淫刑果何能為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狥既奏元洪流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為長史既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悔之追為判官其縱之不已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由代德姑息之過也大抵芽蘖之未萌則片言折之而有餘閒隙之已開則干戈取之而不足可不深慮而早計乎至憲宗之削平諸藩方有太阿出匣之狀然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赦之何所不可而乃給之以賞實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宗之宜懲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

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於假王之時而生於雲夢之僞遊竇融之內附不畏漢兵之強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三百年相與終始也五代紛紛其弊尤甚噫有由也上聖龍興群雄鼠伏惟正月乙巳以詔諭諸鎮越翼日戊午又別以詔賜諸鎮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誰敢有異心者鎮安之韓令坤自壯還聽命鎮寧之慕容延釗自貞定聽命彥卿之在天雄則表請而名稱王景之在雄武則治裝而入朝建雄之廷璋馳詔朝馳單車夕至矣成德之郭崇朝發信使夕無違命矣袁彥之兇寧以潘美諭之而至自保義承信之涉嫌以魏丕直之而安於獲國一旦以息兵爲問趙公普以方鎮太重對片言之發遣當帝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下之財穀皆入京師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自奏事而長吏得以舉其權鎮將職屬悉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扼其私別乘又以制其專強藩巨鎮皆顛倒於股掌之上吾觀開寶之二年守廓鎮者各罷而歸環衛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自非規模宏遠何以致是嗚呼藝祖一舉而去數百年之患仁矣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二卷　歷代論

華亭　陳繼儒仲醇甫　選　吳東菴　元會經父　甫編次

五代論

蘇軾

商周之王起於[illegible]數百年之間而後得之於天下之大成功其勞[illegible]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已發於[illegible]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安蓋其用力也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闔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嚮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

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旣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閒功臣大國反者如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閱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疑於其閒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財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

友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乗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首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秦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及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内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内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後無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閒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

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五代論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

及肴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遞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失于兄弟自相屠滅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遭適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閒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illegible]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亡明宗以兵得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而功臣匈奴乎在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

[illegible]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illegible]而已[illegible]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illegible]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illegible]既[illegible]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得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平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平鄭而秦兵一入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救之於內而秦楚援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五代論

范浚

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一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偉之資爲聖人驅除固無得而議者其餘則皆可以爲覆轍之戒蓋梁由强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將帥相殘賊而梁以亡矣唐莊宗之取梁與明帝之取汴皆石敬塘力也其勢不得不忌忌則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晉之取唐資契丹爲援虜固貪惏而無厭則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晉以亡矣郭威之于漢猶石氏之于唐也則

隱帝亦不得不忌忌則鄴兵渡河而漢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而其所以起廢之亟者無忠臣義士以維持之也方晉之未滅梁也晉大臣多不欲莊宗即尊位而梁臣蘇循乃先以臣禮謁見蹈舞爲呼萬歲及晉兵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嗚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馮道相莊宗又相明帝又相愍帝及潞王反則迎潞王及晉滅唐則又事晉契丹滅晉則又事契丹漢高祖立則又事漢及周滅漢則又事周方且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晉漢安得不亡乎蓋自朱溫圖受唐禪士以朋黨見殺者雖未必盡賢要之不與梁而與唐亦忠節也方昭宗時天下賢士大夫或殺或去留班列者無幾矣而裴樞陸扆輩與他縉紳坐貶死凡數百人朝廷爲空則靦顔于梁于唐于晉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如循道者也嗚呼以一旦朋黨之禍使四十餘年遂無一忠臣義士出于縉紳至于天下大壞極亂元元塗地而莫之救是朱溫以朋黨賊虐當時之士豈惟殺數百人哉實舉天下生民納之塗炭靡爛于數十年間也彼其洞胸流腸豈足以償白馬之禍哉

五代論

何去非

唐以陵夷衰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爲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乎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雔之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里奄踐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

謂壯矣然天畧定彊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強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夷虜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易而戎人驕功恃彊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反覆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戎虜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雄慨然挺袂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俛首聽役于漢然

一旦安喪而彊臣巨室已不為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分起而圖之僥倖于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于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鬬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于并門彼二主者乃低摧悸迫兒女悲

湯垂顧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彊臣驕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彊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彊也恃勲賞之積而卒至于彊兵非故驕也恃戰役之勤而卒至于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彊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彊擧而遺之沖人弱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功乎將而責戰于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酧將者未嘗恤其或至于彊責戰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于驕是以天下畧定強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強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于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唐莊宗存畧

南宮靖一

莊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徼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為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恥行墨制必表[illegible]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於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体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賊梁簒唐之後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

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順指如意遂服真定幷山東取漁陽燕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跋扈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為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悅姦諛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盜遊臘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勳臣史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羣臣憤疾莫敢吐氣至於反相結托以希覬恩賞者李天下之號披襟當之至於抵賴而不恥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弒於門高獎以樂暴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弒也以伶人郭從謙表而出之所以為後世鑒戒也昭昭矣

唐明宗論

歐陽脩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艧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

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輙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狥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狥而毀譽亂真之徵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晉出帝論

歐陽脩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

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後人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簒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郭崇韜論

蘓轍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冐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灾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吴吴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虚邑靈王遂死于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旣病燕師乗之遂以失國自古冐釁以攻人其禍若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享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娱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

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徬偟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鑿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者向使西師不先出蜀雖未下而[illegible]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以成人蹈齊湣之亂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郭崇韜論

何去非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勲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椽其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烕盖由高祖封賞過制陷之驕逆其于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還神器天下既定既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為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勲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椎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于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

遷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陰枝暴恐而喜忘人之功者耶秦為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而競搏之皆有伐秦之心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輕屬于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畧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于彭城隨何不能緩頰于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微張良之畫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忘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則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之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于須臾之決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臥乎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于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畧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戶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獲為光武者獨何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勳舊之術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

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爲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权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于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輙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踈讒嫉日擊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忠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彊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彊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于遠役國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之士擁纔發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畧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于操權而速[illegible]之權莫重于制兵崇韜謀逭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于

抱新救火者何異也

王進論

歐陽脩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旣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

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脩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僵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〻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

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来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衛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蒼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没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常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宮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〻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彼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

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周太祖郭威

南宫靖一

周興於郭威威而弒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羅貢獻珍食碎後宫寳器詔百官上封事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善政迭書況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導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爲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爲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寇而又偃然自處天位身體髪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毁傷爲忍而帝曾無怍容則是黄屋之中居一黥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帝語劉景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

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眞中原之主也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爲強因敗爲功乘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肅兵整衆鋭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讋夷夏應機發策出人意表其伐南唐問計李穀復克淮南盛穀數以錦囊寘之座右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爲治發奸摘伏聰明如神有司簿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訥竇儼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爲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隣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疎嵗績以盡忠

周世宗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從乂存燦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制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

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後周諸子論

令狐德棻

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于貴達司契者難于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于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于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于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

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温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疆于列國温陶賢于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為害今之皇族[illegible]情勢位盂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illegible]服[illegible]人[illegible]未遑藩屏之事晉湯輔政爰[illegible]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illegible]之[illegible]同[illegible]祖[illegible]為[illegible]內[illegible]自異[illegible]天之基[illegible]之[illegible]光[illegible]本枝則[illegible]過于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戚[illegible]莫不[illegible]御士[illegible]等彼侯服于下國號為于[illegible]失[illegible]異以權臣[illegible]其[illegible]士國其隙遷龜鼎速于俯拾獄王侯列于孅屏悠悠[illegible]古未聞斯醻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亡秦之術分茅賢戚布于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

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竊其神器哉

後周興亡論

盧思道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鶩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関隴値二將相層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廷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于渭曲太祖以數千獘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荊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

完整貨財充實帯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illegible]黨與咸見夷戮悪禽皃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内之饍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内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季夫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邉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巳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内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

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屛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臣者着守出入去來並録其數殿省以目相視就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衆之末忽爲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人莊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搒楚內外命婦嬲

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困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君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于上黎民怨讟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情果敢雄斷權三秦

之鉞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眞入革命宗廟爲墟此蓋天所以啟大隋非不幸也

周臣論　　歐陽脩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〻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

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馮道論

歐陽脩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

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桑維翰論

陳亮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于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于見聞而為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剏業而資為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為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

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剏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于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懾合羅散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亡、羣偏流于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群盜蠭起燄見飈于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群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危之惡彰聞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今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于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為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荊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為遷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為之先驅也潞王以百姓

而繼大統滛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為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選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径入習以為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径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于有功求其為援使之得騁志于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於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于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于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由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韓熙載論

胡寅

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沉毅有志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大宗皆櫛風沐雨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旣如彼知人善任脩政愛民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項籍以吳中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荊楚步卒當單于

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哉

宋太祖論　脱脱

贊曰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以征代皆南面而有天下四聖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當斯民塗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責其濟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聖人之才而後以行其事畀之則生民平治之期殆無日也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録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

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衆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虖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宗功德兼隆論

陳傅良

世之人主以其所以得天下者治天下裕如也而既得之治之不以禮取守異效而終始不能以相配則自漢以来人主恨之此而非其勢之相反也無道德以養其心則功成之後难居而氣盛志得者皆所以為後患遺禍也唐太宗以戰守攻取之餘而刻意[illegible]仁義禮智之治功在當時德在後世史臣以兼隆稱之愚謂若太宗者亦以養其心有道矣太宗功德兼隆夫以謳歌既歸而與人為善觀陶虞耕稼無畋為一為蔡丘之會君臣爭後無復在昔之時之念大抵人之分量當于变遷轉徙之時

观之方艱難時群雄逐逐而起而誰無有帝王四海之意肯顔聽命于一夫哉争久而分定惟寛堅厚恐者得之則夫得天下于戰争摟取之所不能濟者是必有遠過人者使其處艱難之心為處安寧之心處荆棘草莽之心為處黄屋左纛之心處軍旅孰勝孰負之心為處百官萬民之心則詩書所稱亦循可勉晉魏而下何其紛紛也事集而釁隨名大而怨作自強而世不繼則相仍而有之嗟夫兵莫憯于驕禍莫大于富貴此有道者之為慴也太宗之興夫豈有遠過晉魏之始哉全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此亦太宗也身取而身守之無變乎其心異果淺才涼德者所能耶彼魏徵藩邸之讎也若以庸君處之誅戮擯斥死不足快就使不蔵怒不宿怨則生全之既仁矣仁義之効何為特排衆議刻意而從之嘗試观其相與之際殆有已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受之一無難色此心此時殆與造化者同量與不以鯀廢禹者同量與克商之後偃然自訪九疇于亡國之虜者同量自漢高文景終怨雍齒遲賞朱虚竟疎張釋之皆不及也孟子曰湯威公學于伊管而臣之故不勞而王且伯天下莫難于克己私也太宗克于疇昔素所不平之私如洗泥滓此其為正观無足怪者得天下以是守天下以是功德

兼隆其中必有受之者矣蓋嘗論之事不兩立者不正乎一者也行不及遠者不反其本者也是故屢勝之才易地而廢用功不深者則更事不能以守太宗之功德夫豈如是而求兼隆者哉昔者曾子之論勇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彼其一弱一強甚相反也孟子以爲守約之功蓋一而二能弱而相強惟恭心者能之太宗攘敚隋鼈群盜之氣俄而悉心委計之下風以行三代之仁義譬如牧野虎賁之士脫劍戟而冠冕粹然學士大夫也而無勉強作勢之意吾固以見太宗之所存向使太宗以是持之正觀之治當不止此詩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人馬俱病非陟砠無見也事變之來有甚于陟阻者遼東之役仆碑之事此所以爲太宗吁

文宗論

南宫靖一

藴佐明既弑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爲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閹寺挽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宫人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縠禁獻奇巧纖纖麗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子奢欲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群臣三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

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飾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扵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匪人不得其術以宋申錫之賢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為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況李注鄭訓反復小人欲以一朝詭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患方仲冬嚴寒之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注等顧欲以此欺人不知為謀疎謬手足俱露卒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公卿大臣卒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可嘆也夫迹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右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哉

真宗論

晩　脫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聦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見也及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循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徧而手接飛鴈鵠自投地皆稱而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

欻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馬計亦末矣仁宗以兵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徽宗論

脫脫

賛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踈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虗無崇飾[redacted]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

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耶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椓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高宗論

脫

脫

昔者夏后氏傳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于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業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厄元帝正位於建康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于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于金而高宗續國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而有異同焉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閱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之興皆出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光武而物則昔不與者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高宗恭儉仁厚

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乎艱哉其始惑於汪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理宗論

脫脫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俘宰臣天綱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恥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

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仁宗論

脫脫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趙普論

脫脫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後終身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

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傅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為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期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田錫論

阿魯圖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爵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錫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之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爲金壁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夷狄

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師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眞宗覽其遺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貽其直諫之功也

蘇軾論

脫脫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

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邵雍論

程顥

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晉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

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迂光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郡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欲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矣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二程論

朱　熹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嘗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〻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可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宗澤趙鼎　脫脫

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釁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何北義旅数十萬衆若響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覩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澤得勇往直前無或牽制則反二帝復舊都特指顧間耳黃潜善汪伯彥嫉能忌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不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

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齎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矣竊論澤鼎之終益有感焉澤之易簀也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二臣愛君憂國雖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乍任乍黜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為之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岳飛論

章子仁

天未厭宋王稟忠肝義胆以生天未亡胡王抱赤心憤氣以死天乎豈其才矣使不畜其用天其任矣使不挾其成雖九廟之耻立談可雪何但紓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

岳飛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関雲長通左氏春秋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

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亮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盖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恐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嗚呼寃哉

岳飛論

陳基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爪牙之臣亦非曩時馮異伏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磨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日兩宮蒙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欷歔思宋不減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葢光武知入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與漢室高宗不能

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狗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之烈乎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忠臣孝子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録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禄遺孤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

趙汝愚論

脫脫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扵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爲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扵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關扵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扵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寔係于兹不然周其殆矣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

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王昕及弟晞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父遷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于是風流名士往往間出遵業王誦導清流于前元明孝諧振芳塵于後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王衍之徒不能尚也常試論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往而不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以忘軀希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朱班恩竭匪躬之節徒山林者便可遺親避世枕石漱流上期御氣飱霞下足激貪勵俗隅顯之徒在斯

而作外漸應實内謝治身義與道時情非高尚食人之禄忘人之憂淡泊囂塵之中虛無廊廟之下始之以踈簡成之以誕敖高談莊老獨扇玄風送軌長軀流宕忘返乃至阮籍為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蓄斂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異于二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于陳力之地嘯咏于伏奏之辰義匪勞心情乖易禄是為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絶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重時皇永建之時睎處帷幄情存稽古蓋有遇焉

文天祥論

脱脱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欵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

可不謂之仁㦲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三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纂　晏東沈一夔曰韶甫編次

君道論　亢倉楚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

蒼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止可從不可刑刑有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盡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與盡人之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共有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則人自成其愛憐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人民也所謂有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碔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不義而被之飾禮不明者乃以為賢明者視之乃愚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傳習道説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服之正以為賢明者聽而服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行取人[illegible]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illegible]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illegible]之功而百姓暢然理以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illegible]貸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脩形[illegible]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相與爭進飾辭見違則政敗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虖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值舛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攘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攘奪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君心論

林之奇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象人有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沿萬古之下以泝萬古之上茫茫昧昧絕斷簡短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戲乎曰未之思也帝王奚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此說者帝王胸次盡在人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負于心也甚矣即一而言塗之負販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離異而言雖與帝王勢均位敵

遐乎競矣奚啻相懸於霄壤帝王之治經緯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于其治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分邪與正岐賢之反也為愚是之敵也為非昏于色者指白為黒迷于方者指東為西人常於處事之際方寸了肰所務不當事至而心弗寧雖小必敗況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之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櫌心而應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于一則體用俱備櫌而襍之躰亂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幾特係於存不存之間而存之奚難居則養焉動而存之難也隱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焉觸事物而存之難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未嘗有遺事非莫肰也非適肰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耳存之為言特其切也存之而不覺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為用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三四言併與天下而致之舜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年復以命禹禹又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三聖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日也亦其親傳之符所宜然者也湯之于禹去之五百歲文武之於湯去之五百歲心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求心術者宜

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哀矣非失於為治失於心術矣天下之大不越乎此心心術茫然奚所取而為治化民者必以誠而心或流於荒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處事者必以智而心或昏于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沉于弱也而况一人趨向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不於此焉古之治亂安危係且分焉心體全則必高明必廣大畀汙淺狹之說必不入心體一虧每每反是反是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其背馳遠矣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囿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于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噫心非可以聞人之言而正之也非可以慕古人之美而正之也臨朝而正之未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加意而銳于正焉未正也一暴十寒物亦有能生者揠苗助長無乃速萁槁歟

君體論

鄭湜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非不枵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扵我而無吝權〻移于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扵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

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于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爲置宰輔捐爵祿而崇寵之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精擒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繫於廟堂而驟遷驟罷于冥冥無稽之中以此爲能收威福之柄在己又焉用彼相曰政皆出于中書議論皆能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寔在人主也茍預疑不能爲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誤于委任以制斷由己爲權柄昧於責成以齷齪順旨爲忠純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爲權在我也誠若授之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效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之術豈不甚精且覈耶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唯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于臣下乎大臣儻有司之職猶

且不可而況人主奪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夥政事之繁決非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論進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售其姦矣然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世之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肆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權于己雖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寔借吾權以行其說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机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主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敝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淺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于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為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于嬖戚乃有甚于大臣之專何也患生于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以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大下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illegible]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

梟亂得奮其紛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叅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餓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途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榱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自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

王之分決矣盖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王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辨唯在簡而當雄辨不足以服奸雄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觧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觧宋祖曰吾只恐觧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群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辨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

人之雄游說之事焉得為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于斯慎于斯必不獲罪于天矣

為君難論上

歐陽脩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决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

至其信用一夫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

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illegible]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歐陽脩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

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々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々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悦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々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

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衆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本論

牛希濟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于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朝諸侯于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

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周之盛德爲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爲王者然其道則與大王王季文王爲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爲伍盖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存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配天不其僞歟此周公所以致疑焉爲而不有夫其聖德過於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於私愛忘其善惡曰彼長也冢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爾易至有不離襁褓之中童婴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爲之輔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惟政亂國危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中軍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僞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守文之君也生於深宮長養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於聲色靡曼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

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本故小人易欺焉況幼稚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於暗故時之晦也盜竊興焉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況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於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非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胄之道或縱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冀即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之默于殿上雉扇熒煌香煙蓬勃左右紛々然莫之知也班列千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閤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及於時乎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享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於畏憚通於啇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

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旣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君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頗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騈羅能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於內殿又日幸于兩軍遊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於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或曰冢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於吳爲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欲讓其弟後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疑其兆致於篡弒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慧不能辨菽麥群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儁而楚不能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子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衆人遂背秦好立靈公幼而好虐竟為所殺國是以亂漢高帝還都長安也以呂后讒於糟糠其子盈為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為呂媪所滅非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於代即是為文帝不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孟定廢立之册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玉之於晉武也君臣之交矣知主鬯之不惠必傾世祚撫其床而歎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為君果致元海唱曰方之亂宗廟焚毁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為俘虜而崩晉祚中絶國分為十六普天之下皆墜爐炭此惠帝之所為也是知皆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嫡為亂孰古之道乎擇善為治曰亂嫡庶之制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為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於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離洊雷震君不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之為若君明於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寘於亂乎主少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

[illegible]之者非在延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儔曰主
[illegible]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君臣論

徐　欽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諸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乎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寗戚如角況聖君乎此易之致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

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之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暗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授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治世之主忝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悍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為讎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有之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依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

亡於是怨叛起於外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忌生之[illegible]之所趨竟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與者同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親與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生於世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武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〻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

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後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illegible]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憂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

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争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〻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

足以爲大臣矣夫

大臣去小人之難論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〻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

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去小人之難論

蘇轍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

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子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

足以為大臣矣夫

宰相論

張養浩

夫為人臣惟欲収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為惟當揆之以義義苟不失悠悠之言奚卹哉今夫兩兵之交兵刃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為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擲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

怍人以為殊不知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佚之殊長者佚而佐者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佚而臣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佚而子弟勞以一身言之頭目佚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之憂措其身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為執政者往〻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或犯衆激使居己之右者發之嗚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為國而使君任其怨尚得為忠孝乎哉況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為治故刑罰不患于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廖立聞亮死輒泣下為宰相誠能公其心如是則天下豈有不服者矣

宰相以道事君論

蘇轍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為深戒以薦進人材為職者故以妬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操規矩繩墨陳於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苟有患失之心則阿諛取容妄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内親附百姓一夫不獲自盡則罔與成厥功進賢使能持衆美而効

之君乃為善首有嫉妬之心則高材美器至擯棄之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大中臣多由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邉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己權故安祿山則專道三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聚裒斂以中帝欲恨悱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偶和遣作召怨挺亂皆杞為之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己短即譖奏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晉速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怏々遂叛帝跳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於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面柔令若可親近崖穽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時楫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愛其醖藉稱美之林甫即譖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能得[illegible]于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險賊陰狡賢者妬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顏真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即令宣慰李希烈意為賊害故宰李揆有雅望畏

後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即誣殺之矯譎害物雖國屯主辱猶謷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豈非最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識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常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嗚呼其亡、必言歟

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寧指杞即誣殺之矯譎害物雖國屯主辱猶謷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豈非最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常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予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騫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々夫肱股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言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

肯庭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劉不護關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隋諧蓋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楯所以後鄙蔡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靖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爲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illegible]丞相有之矣好古洽聞應變廣斂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給仁愛樂道蔚辯奏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嵩翁丞相有之矣用于晚遲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

[illegible]竄均之九死無悔栁東之三黜非辜旣歿不暝號乎上帝仍[illegible]物豈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噫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任相論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〻踞厠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

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〻貴〻之道不若是褻

也夫既不得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推委臣下論

范仲淹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綸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壁脩方畧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歛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

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雄竝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然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閞鄉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獎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

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謗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事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腹心扵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扵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爲矣循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諫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勑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君留意逸豫不孜孜扵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扵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腹心之臣論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以守天下無機不能故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

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闔閭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於濟事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

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葢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廵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親而君亦如夫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〻於下而天子惸〻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君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〻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封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天下之機慮天下之变宋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

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權臣重臣論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illegible]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

愛悅憚無所不順而安為之外上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以求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爭之此人主之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所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

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亦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為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冢宰屬官論

鄭伯謙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〻皆士大夫所不屑為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庭宿衛之士〻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士〻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〻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為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〻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

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肯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者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〻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為昔者先王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君心養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趣走使令於前而不得以來問取榮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識固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親群有司之細務而厚集權勢以尊己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後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夫所不至者惟後庭朝夕入出入禁闥洞然無內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於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疎內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絕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關內侯騎都尉之爵下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

嗚王而曳組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毒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顧方不屑意於天下之細務溺意高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往〻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太宰屬官而求之

世胄論

林駉

世胄之說尚矣傳曰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此虞制也詩曰王命山甫纘戎祖考此周制也嗟夫故國喬木見者興思甘棠遺澤愛之勿敗況所謂世臣者箕裘之業不墜詩書之澤猶存民望之所歸屬國勢之所倚重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誠乎然富貴者侈之階逸樂者驕之府溢而不學動成過咎持祿自滿解克由禮虞周聖人之所慮也是故后夔教胄子必示以直溫剛簡之德師氏教國子特拳拳于三德三行之訓夫惟教于未用之初用于既教之後此德業有肖于前人也歟成周以後未嘗不

重世胄之選華元子罕宋公族也史魚甯武衛卿族也子良子皮子産太叔鄭公族也鬬辛鬬禦彊遠罷遂楚卿族也晉之范欒郤趙魯之季文季孫齊之晏嬰吳之季札分布列國相輝煥第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惜夫作成善教浸不如古尹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崔氏出卞衛而怙權故公羊有世卿之議蓋譏不以賢也然則王教不如古而人才亦不如古宜矣一變于春秋再變于漢三變于唐教愈壞而愈失材愈趨而愈下可歎也漢自任子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唐自刺史世襲之議不行而世臣之不聞況無教養之道乎陵之敗義有忝李將軍之威望

爲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虞世南之後而至于爲匠房杜之[illegible]于漢唐之章君子深爲之于邑既廢以[illegible]以較[illegible]之法既重以程試之實又查以引對之[illegible]講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有[illegible]本于世胄者其有意于作成胄子也至矣宜乎世有賢臣者文[illegible]唐之治申公新元祐之風忠宣輔呂范之政持國正熙寧之法一范之謚聞者破膽然純仁之事業益盛一韓之話聞者骨寒而忠彦之志望尤著烏噫遺風餘澤耳濡目染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功臣論

班　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後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

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豆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氓隸死為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欣〻靡

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脩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幷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諫臣論

韓　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良善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色居於位□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

在王臣之位而為不事之心則冐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陽子在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之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祿秩不為卑且貧章〻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

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僣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々矻々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也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遐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聽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其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多盡言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為善人乎哉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

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名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

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四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史官論　劉彥冲

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勵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彭祖不為宰相季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焉孟眭以議郎立傳江公以傳士立傳蘇武以典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

所以勵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佞倖殖貨何以立傳希恩冒利之人苟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民盡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厲善懲惡也

史官助賞罰

蘇轍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横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横行於天下食之人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

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輕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褒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夷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吏論

陳傅良

昔者秦之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慘酷所爲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隳三代之封建其弊至於戰國覬覦相依以蔑王室故夷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矣既而天下之吏習於嬴氏之暴斬艾斬剝草芥其民而斃之重之以頭會之歛閭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當時之吏非殘忍侵漁病民以逢其君者則貪饕幸突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户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從毛奮而鱗集戮力以傾秦族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識其守邑浮

其令以應之者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望地以賂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illegible]孰為秦守哉其間嘗秦之惡不肯遷臣妾者如三川之守由南陽之守齮泗川之守壯亦徒驅欲潰之民憒鞭而戰之一敗而塗地則亦為降虜而已亦奚援于秦之斃耶秦之吞併六國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旦有變三川之守起而亡人之墟子嬰之瘠未煖而天下為之騷然秦人之憂豪不及吏也故夫天下之禍起皆視以為常而不之憂視以為常而不之奧安知他日之禍不及吏也且天下不可以一日安破疆折壤環居而羅衛之者皆吏也吏之自全人主將誰倚仗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其財之不豊兵之不強以為大患至於[illegible]令之奸民號而訴者案牘相衡也則譴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賄免而已歸之歲月民之究血未乾而謫籍之書又以恩貸矣甚者至于公卿大夫貪猾冗耗以不勝任聞者皆剖之符而生遷之嗟夫不意父母斯民之職而為逐臣之淵藪也有秦之弊幸而無秦之亂吁可長哉可長哉

[illegible]

循吏論

魏　徵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宗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靖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

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恵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功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剥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欲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

循吏論

班固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踈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恵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

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〻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時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承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〻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恩倖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黄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椽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

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籍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爲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無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筵笫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緣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

恩倖論

李延壽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

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啟轍武侯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爲利染故門同玉著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琁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牣錦室賅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倖臣論

蕭子顯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位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顔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擁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

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啟轍式侯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案轡督察来往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揔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禀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為蠹况乎主幼時昏其為讒慝亦何勝紀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溪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侯覽居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蠹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

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内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崇蘇宋以滌天下之政得元成之化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政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守於治哉

職官論

馬端臨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畧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内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

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竪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袁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illegible]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職役論

馬端臨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絏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

老齒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

民論

陳傅良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揺慘於敵國之禍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内者必不可以復爲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已夫秦之先盖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荐食諸侯之境歴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惟知天下之難合而

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爲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繫百粵而郤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甿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其可畏者果在安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民事論

林之奇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爲生皆道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爲生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道數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蝗螟無所害乎吾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者濟數于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爲是耳爲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失天職虧天

道乎哉嗚呼三代往矣民之任乎天也久矣以爲法不良欤未嘗無良法也以爲吏不賢歟未嘗無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無不受其賜矣法良矣吏賢矣民之受賜辨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適遭一時之會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其無水旱而必非水旱所能憂也堯湯遠矣吾不得其政之詳矣周家有司徒之荒政有遺人之委積有廩人倉人以預掌移民須㪅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糴之策其首商遂爲常平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信之其後東都永平西晉泰始皆汲汲舉其策而行之義倉法根於北齊條於隋蔓於唐以此二法爲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爲堯湯之世而民已非堯湯之民矣或曰法有未立固當議法法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美意無以加此無亦其人不足以舉其法歟然而天下未嘗無賢人也攷諸史籍發河內粟無汲長孺乎開張掖倉無第五訪乎以倉曹而發州粟不聞韓思復之名乎以一尉發縣粟不聞員半千之名乎散富家之聚以飽貧民之腹如王起董又不知其幾人乎彼皆以民自任而爲政於法之外況有良法可守則若人著章豈不能沛其澤于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既良吏既

賢而惠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于天而已是果何故哉曰是其弊固有自來而法與人俱不免其弊宜乎其不足恃也嘗熟思之矣法雖良僅舉其大綱吏雖賢亦僅有于絕無之中所貴乎君者以道制數而無一之不足者未盡也是民之命果制乎天也又奚疑哉成周之民井井而居於其私也猶可使之相賙相救因而斂之以為委積則其斂不均因而散之以為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得如古乎惟其與古異也於是有計田科斂之弊有輕重肆意之弊及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誣之弊胥吏乘閒抵隙熾殆有不可勝窮之弊差夫縣官轉移以為他費又不在言也惟其得賢吏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宜無愧於古而大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為比以至于五州為鄉郊野自五家為鄰以至於五縣為遂教化日漸漬乎人心然後賓興其能者賢者而還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為長者所治止于五家猶今之執賤役者耳又有下士以任其責後世之取人混於雜流用人拘於資格賢與不肖淆雜乎天下嗚呼吾民幸而遇豐年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遇賢吏亦天也天所不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誠知民命之制於我而無任乎天則廟堂燮理萬國召和雖

水旱無作爲可也況水旱之變可得以困吾民乎

維民論

劉彥沖

古無自固之國君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烏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盡上者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貳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下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爲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于肝膈之内有要道矣政苛欤政酷歟賦斂重欤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

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時雖治安民必畔已無是四者時雖艱難民必附已不待足閭巷訪鰥寡而知其必樂其生也夫民之樂不樂其生至微何規規察察盖不樂之蓄鬱於胷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爲怨怨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不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讎伺有釁隙與之偕亡而爲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水蠹於中魚潰於腹一旦披壞其可支扎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寛厚爲治至扎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矣言爲恩咳唾爲澤蓋一醲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興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斋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欝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

也徭役之類無有也惟賦斂一事不可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横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繁故常税之外月有春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庚良如貨鹺茗如賣僧牒爵如造甲修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强估名之曰借其寔不償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支吾耶膏委凉暍必有道焉幸茲暑遄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彫蜫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必瘼施思弗恩維民之道輕斂為急

順民情論

李綱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嘷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所以興未有不因於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有居而胥怨則必為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

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爲在己而不可亡以賤爲在民而不足聽一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殺豪傑以愚黔首制爲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無聊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賊群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爲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咈民之與因民之效槩可見矣後世奸諛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爭富貴必欲去己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爲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用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於流俗遂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於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原起於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於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於今日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強不難也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隳於制度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僣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僣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趍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

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蠶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遍矣賦斂玄取焉農乃完其通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貿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蠶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

自勵也何須歲舉古典哉

士論

陳傳良

天下之士未嘗不沮於人主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惟忠義之士識超而見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者可以安矣而為之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甚失德者可以安矣而盡言力諫甚者有幽厲威靈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奸邪未去也而深懼夫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美瑞人主之所罕見而奇焉者則視以為不足信至于一日月之變一雨暘之愆則又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招也射

獵歌舞巡幸之娛似未足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之所願爲者則強其必行夫人之情惡危而好安樂因而憚改自庶人達于天子均也而義士常責其所難而危其所欲人主安淂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于汲黯韓休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謂人主之畏而取疎遠擯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伺其所歸有所愛也則狥之以爲歡有所懼也則寢之以爲安其意有所可否之間也則兩存之以聽其所自擇其爲術也翺翔而不遽而爲說也進退不甚立矣然後騖於其說而穽於其術中而莫之辨是以奸欺之患生嗟夫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隕石妖也而方士以爲嘉瑞殺三子大亂也而宰相以措刑受賞大旱之灾則曰乾封之祥淫雨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以愚弄也哉惟其畏節義之士故士淂以窺其逆順而售其所喜之說而天下皆幾於危亡然則欲養天下之士氣惟受人之所畏而不甘於人之所喜者能之嗚呼人主可不自強哉

士風論

袁宏

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爲方參差百品莫不順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爲道者清淨無爲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爲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況於天下乎爲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己以爲千載一時也爲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illegible]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弘則謂之風節其所託則謂之流自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

先哲王必節順群風而導物為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叙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畧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為善必以合時為貴故一方通而群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況常人乎故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一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々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戰國縱橫强弱相凌臣主側席憂在危亡不贍日持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招拯溺之賓故有開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說之風盛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赭衣而為將相舍介胄而居廟堂皆風雲豪傑掘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之風盛矣自兹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

明去就間君臣疏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俠利害弊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阽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私惠要名譽感意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敘之權弊亦大矣執謙退修禮節貴名位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illegible]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illegible]名行為激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illegible]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歟若夫[illegible]六卿以議政事百司[illegible]行於[illegible]觀

[illegible]使言足以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為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為文也直足以明正順而不至於為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形以免死袁閎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

貢士論

牛希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于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于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于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為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户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于斯為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于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于行實

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于禮部大率以三場為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為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于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于多士之首葢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袮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容詞辨椎壯臧否由己昇沉在心群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為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宴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

之首言泉疾于波浪舌端利若鋒鋩所排殁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發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兑人秋風八月鞭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于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弃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輕廷取士之門于斯為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庭無策問之科有司望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詞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曰抱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升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為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為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illegible]其異名

至其倚紛燻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于收牢取貲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于斯為盛竊願明君賢臣悉以同力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脩為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孝誠[illegible]儒風免墜失取士之道

薦士論

牛希

朝廷求賢之道備于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為裨補聖世奏章不絕于明庭爵賞賓頻于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冀昇況以備于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二三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內萬有餘衆或考秩遷滿或方伯慰薦或伐施功勞或昇獎舊勳制[illegible]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褒其行實叙其勞績無一

日不爲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于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靜于二邊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之世哉亦畫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病蓋無其實而有其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有文藝之流假手于人投擲于公卿之門者率不能知其僞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頗有歇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内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爲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況援從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

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燮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爲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于切問近對之才必本于諷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所送群衆千萬孟冬之月集于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于九衢是非相難[illegible]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承文遊之命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函達于中書者必可指期于清貴美秩名邦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交于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

厭撫實哉官違倖門易如秋草能復貴賤之別[illegible]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弘董仲舒之學也相如牧臯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畧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相蒙其何以濟耳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曾史有之矣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擧主史有之矣今薦賢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況今之所舉非徒古者知之審取其必達取其必富貴[illegible]如一死生不變之為誠明也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帥代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其為相也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霸王之業然後以為得今之舉也士為筵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矣昔孔文舉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臯陶稷契之才漢后委而棄之竟不能知其適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興豈繫曆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士之于世不可期于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其心死節

尚且不疑況復昇榮顯之中行心胷之事安人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illegible]有之利天下者以利巳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為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為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況中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況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蓋遺賢之歎也又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盖求之于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旣不廢于朝夕所薦不公所用非賢将雖以至于理當在仰明上賞連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緣之路漸将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廣士論

馬端臨

古之取士取于盜賊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爲賤而賤取爲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隷之所恥而往往鑒之朝廷坐之邦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趍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趍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趍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

穆公覇秦賢也而舉由余爲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牽于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于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大夫之子弟飽食于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

塗多于古也而胥史賤吏多棄而不錄使老死于敲榜趍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安樂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絶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大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慱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

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于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公卿故終不肯自棄于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于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賞之勿棄于宂流之門則彼有冀于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匈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茍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illegible]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于上此又網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徵士論

高允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藉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内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凉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疇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

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欣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感張仲業東臨榮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衿于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默遂為之頌詞曰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冀徂征戎車屢駕掃盪游氛克翦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僃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庶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暢娛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

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熈雖中天迹階卽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閒邅邦家名行素顯志在蕪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綏響九皐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胷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俯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

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閶闔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遠而不矜素而能貴潛符標尚拄倨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辯為蕭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即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敷於事與令而同與古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候生絜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兢屆彼南秦申感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

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君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騁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滯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

不招士論

牛希

史記以衛青為大將軍門下賔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言自魏其武安招至賔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為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之夫諸侯貢士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賔客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為能以權傾州縣為重如是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夷吾子皮任子產如有益于國濟于時豈天子之能罪哉其後武帝詔于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冨金

貫人多者皆應命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闒茸是非與土偶無別遂悉命其徒于末流中等田仁任安武帝與語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于青之門下選士也得田仁任安恊于上意亦不當罪青之門有人也武既不然而青以為切齒然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冨金多財者歟抑恡其金帛恐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選舉論

馬端臨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扵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扵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扵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扵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扵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扵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扵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

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

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

楊子所謂社稷之臣論　袁觀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illegible]於社稷則遂事無擅制雖君有所不欲苟害社稷則伏節[illegible]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illegible]而吾知有社稷之事而已况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勝算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

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為社稷之臣矣豈揚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户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于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

學校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

治之盡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學校論

許謙

三代取士于學校爲致治之術後世養士于學校爲飭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于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爲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于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于人理之而皆求備于學故學校者爲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爲

治而不本于學校不法于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于學校其流至于以文辭翰墨取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于隋俗益薄而僞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宋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于養士以飾治術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逮者為常一旦捨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瞀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何也蔑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闘鬩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韔冑不及免已入于長陵之土矣況以溺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蕝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退未遑惜哉然則使百

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置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于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于野高宗舉傅說于徒文公舉太公于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于學校不法于三代未見其可也

儒林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

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抱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士具官待

間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延言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儒林論　　班　固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諓々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

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厲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之其將有意乎）

儒林論

范曄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民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

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遺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機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厲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氏族論

柳芳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矣秦既滅

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脩史記國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覇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旣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彊家漢高祖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録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〻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〻無衣冠人無廉耻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

慕榮華尚貴戚者狗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脩鄉黨之行脩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

氏姓論

林德順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子雲之序楊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二公之序詳矣然按之春秋隋會奔秦後自秦入魏入魏而還晉是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考之張衡言晉大夫食采於陽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有所謂陽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疎嗚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也本末源流錯謬無據愚欲以一己之見而論他人之譜諜難矣抑雖然亦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于上故姓氏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

下故姓氏難考夫為齊為魯為宋為衛賜氏以國也為戴為武為宣為穆賜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志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以其司晉之典董狐之董以其司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自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往往有紛錯繁錯之失嗟夫表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婚姻明人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刑叔之後去邑而為干氏踈氏至東晳去足以為東橋氏至周文帝去木而為喬此以字而訛其姓也夏啟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為辛氏周武王封虢叔於西郭而其後為郭氏步揺氏訛為慕容奚氏訛而為稽此以聲近而訛其姓也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為馬氏田千秋因乘小車其後轉為車氏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而姓陸慶純因避安帝諱轉為賀氏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轉為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為席閩人以王審知之故而易沈為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私乎灌孟本張姓也為灌嬰舍人而冐為灌氏員凝之本劉姓也慕伍員忠烈而冐為員氏李元諒本安姓也養於閹尹而冐為駱氏衛青本鄭姓而冐姓衛鄭注本魚氏而

冐姓鄭是数者非冐姓之偽乎切嘗深究其獘自族别而為姓姓别而為望望别而為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必然之理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為劉氏而其姓有六嬀氏一族自舜别為媯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為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枝伯之後為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為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為河間張氏至唐相亮為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陵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訛其望甚者夷狄之部而冐中國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之姓尊卑混淆貴賤無别尤君子所不滿者知遠之劉出於沙陀部人絶無累于劉累之後敬瑭之石出於西夷部種絶無累於石蜡之後此夷狄之借也婁敬以漢帝賜氏為劉安抱玉以唐帝賜姓為李此臣下之借也嗚呼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於此歟惜哉噫虩知我朝先正嚴於氏姓之别乎希文少依姆氏冐朱姓已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嗚呼其視滕公隨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狄梁公已有誥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浼梁公之後

嗚呼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淂多矣若夫司馬之呼聳聞大遼小范之稱驚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物而荣子厚無行有玷郇公京下憸人借名端明則知姓氏以人物而辱或榮或辱皆由人物彼區區攺姓冐姓何益哉

二十四卷終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五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政論　范　曄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畧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奥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

明居晦回洑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縣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〻衣服戒在窮賒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夫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畧可得而言與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欝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

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旋決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毎輙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輙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寛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

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鉗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

韶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新論上　蘇轍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之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倖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勢試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

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耝耰車馬精心彊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猖徉翺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叢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意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彊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惴惴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畧富彊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慼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

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乱至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檝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惟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威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

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定襄王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威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彊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畧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未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存治亂之間也徘徊彷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援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蘇轍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於田婦織於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

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弊也當戰國之彊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此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縣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畧而不備其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畧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彊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無彊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

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末爭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乎居猶懼有患而况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為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爭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爭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賂則為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為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存〻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固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秉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求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為以濟斯世雖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為之說曰居之以彊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彊力〻

維疆而鄰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疆而納之於柔情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疆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政體論

荀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圮湮茲洪軌儀監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膺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者

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治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脩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卨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々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々之使自施之無事々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政典論

劉秩

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建三代之治以為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為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

也然行之既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擇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讐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illegible][illegible]漢則私且忌故始則剗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illegible]則[illegible]滅異姓王[illegible]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剗滅疎屬劉氏而[illegible]以畀其近屬而其[illegible]大置若淮濟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illegible][illegible]以其近[illegible]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繼其國而殞其身矣盍亦存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此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咸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珪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隳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為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強擅山煑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詗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

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左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毀消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固結之以恩義維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西晉是也剋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以亡是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為禍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當時蓋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為事雖至善時郎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為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為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

必盡處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眞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人合盡捐以予之地既狹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須儲蓄以俟　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爲封戶者甚於征刑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勳臣素號名貴人尊厚王食之奉於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掠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懽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〻然無指歸矣請權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冨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鬬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有苗是不欲強其國

歟王如夏啟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強其國歟況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為而成君道歟況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于皇人帝人王人伯人啟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旣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禹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於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桑嘉之食遠其

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强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恭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治體論

陳謙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其道者君子不枉己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為負販之所為詩書之後雖其甚窶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夫位者姦之窺也名者孽之招也揭二者而制于上巍焉而尊確焉而公圭芒崖府閟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窺而無所於爭如操其柄而褻用之戲焉與民相貿於尋常彼習其勢之輕也則誰不欲如上之所為欲而不得則不肖之心誰憚而不發嗚呼計天下者豈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者以此昔鼂錯之為漢謀也

募民入粟以授爵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而去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不可曰長慾而壞法也儒之論大抵迂濶而不切時變肰使稍知禮者覩之逆指其弊則寧不食而死無寧貿貿然以自斃也今天下無遠處徇一切而忘大躰也淫湎者先王所禁今反勸焉崇斧櫱之養盛醪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娼優具幄帟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醻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之子儈賈商俠輕剽以逐什一之利其輩流所不齒國家捐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此甚可惜也問其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牒数萬以髡兇天下絲粟之入耳與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数寸以權有無[redacted]月之智耳長奸民驅桎梏不顧也夫伐氷之家不與民争利而詭遇以獲禽善御者所羞為至於朝廷獨安為之説其細而忘其大愚恐天下之競且争也一二年僅有寢者以今用度而欵盡革是甚難也肰今之言治者動皆欲堯舜其君至反革其所為中才以下有不敢刮目焉肰則去其太甚亦當栢者之所宜講者也蘇子曰使管仲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體豈不為之寒心哉作體論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

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

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覇而婾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歛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覇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

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踈以

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〻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行之事其事又非所有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不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可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〻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故多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卒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説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晰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説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

之斯爲倍背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爲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制度論

荀悅

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曆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辯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煩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軌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爲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于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

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罘羅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摯罻弋不施于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于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于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菽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不免乎饑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子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王霸論

荀卿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

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師群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下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齊國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鎬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畧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霸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逸謹畜積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畧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

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也是故用強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強南足以[illegible]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道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

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國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如是者強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辟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

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者有綦具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強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秏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

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使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

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逸而安重閒靜莫愉焉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覩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達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循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頭

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願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願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修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玩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事而孰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間隱僻百姓莫敢不

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成國

述赦論

王符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横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

一槪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

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于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傳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改元論上

吳　萊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躰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者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始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傫數而明詔於人哉抑以周公之商且借改之也苟或借改必宜誅絕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

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東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獨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欵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抑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為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抑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群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群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内民人之心繫之父矣將為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祇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

然則何以變一為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改元論下

吳萊

為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近而宋魯遠而晉楚下及邾莒滕薛雖小國莫不皆然魯或以是而改曆晉或以是而改正朔秦或以是而創閏月此又似是而寔非者也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徵尚書尚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共和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寔之然或已失其世系失其年代失其名爵矣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

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譜然不可得譜者亦多矣燕至惠侯而始有君秦至穆公而始有名楚至若敖而始有年滕薛騶雖文武之褒大封小不足齒他大國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吾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推春秋之義此尚得為大一統乎蓋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舊歲季冬頒來歲一二月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曆故魯亦作私曆猶私史也若諸侯固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國遠在戎夷於是始有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曆也然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示不相沿襲逮狩承享丘與田獵猶自夏焉故周官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汲冢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殤叔殤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別封曲沃是時文侯昭侯猶在殤叔比晉一大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宗國不數文侯直推殤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于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

行漢年號固也又況孝武新建元而輙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註云淮南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為史官者欵著每國々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為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丘[redacted]之言使諫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書

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詖偽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曰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弃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為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illegible]知日食之為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為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天爵論

柳宗元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于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于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于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于人也為明德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肫肫于獨見淵淵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

秋冬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後用其道德之本銜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奄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仰其志之明可得其奄則庸夫矣极之于循夫則仰屈矣若乃明之遠道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因敬以求之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所以通其五常于人者也充明而有以受于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于所及爲或曰予之所謂天付者若開府庫爲董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若開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調燮論

胡炳文

人皆曰燮理隂陽爲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迄不知隂陽何術可以燮理按書之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隂陽盖周之三公即今宰輔而漢丞相乎亦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隂陽順四時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盖本諸此竊嘗即是以思宰相所以調燮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不越盡人事以來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寔相表裡盖政事順則民心順四時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氣順則隂陽從而序矣若乃怙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己諂佞是親於

所言者不言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災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視宰相之賢不賢昔丙吉舍死人問牛喘自以為得体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之固不在區〻一牛之喘與否也昔與求為相或謂天文遠度宜盡消禦之道求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求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深得宰相之亂者矣苟政事脩整雖陰陽之和不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慊焉苟政事隳焉弊焉而不理雖禎祥集而風雨時若稱歆以為治乎嗚呼凡為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瞭然矣

樞密論

徐彥伯

書曰唯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身之文也既可以

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殷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擿摭瑕玷詳黜躁競審無恒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堦邪正思慮微形破金湯之篇伐禍亂之根用呫囁為雄辯以號呶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圍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織猶糞土或動成刃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體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輙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寘阜聚音龍也群吠得死為辜何修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齗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偏慮杜漸防萌之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啟謨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脣舌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言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子

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倚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是謂德音誥我宗枝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苴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羣羨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樞鐍逸大克念至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其交以後談不越想於非黨不辟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消其熒熒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綏終吉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如此迺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illegible]　牛希

王者分守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慎擇爲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于是豈得其本自周室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擢官[illegible]御史下至丞簿皆禀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藉敷代校任以方之爲加與伸書易名取姓其爲假詐不可勝紀以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經通不下最觀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百餘輩黜陟論以出于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陷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

若皆舐筆署夕耳末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為善久廢其事為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于詰其履緒循其資歷黜其昇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為政之本為理之道至若試以章判狥以棘圍鬻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畧無愧容大為笑端不可以取亦屈居清官苦罷無資財考秩既深然後遂堂晴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賂之交塡咽街巷聒于耳目清資劇邑必有主者朝列之中以藥為之某官若千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之能豈復為政為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獘逋逃林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蝟起以至于阽危宗社夫衆庶非樂于遠父毋棄妻子之為盜賊甘心于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饑寒是逼遂陷于此皆為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為急

輿服志論

范曄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勞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illegible]天下之民歡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為之盡其情也弃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

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受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脅權恣意奢侈以爭相[illegible]貨相冒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以後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夏大夫台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楶藻梲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脩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

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二十五卷終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六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山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原諫論　諸與關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於臯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知君臣之間吁謨戒飭憂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誅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於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

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蘖起於近習不可不慮也

生以喜尹侯敖張氣衡而劉澤封朱建以[illegible]而辟陽[illegible]鄒陽以發辛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虐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illegible]之主雖奇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illegible]立[illegible]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

[illegible]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逄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illegible]為游說無龍逄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illegible]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懦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

傳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可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諫術論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

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illegible]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illegible]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

正諫論

劉向

易曰王臣蹇〻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〻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

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爲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一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

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言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縱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祖繫蕭相國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心也

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為過豈非不害於直耶若夫蕭望之言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敢言論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譏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

而林甫徒以區區販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亦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與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内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諱言論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奥奪廟社祀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我張子曰天将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

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二十二卷終

刑論

馬端臨

昔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刖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

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扵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予死比扵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扑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武文利賕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之者為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劓刖之屬最可以為恥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憯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恥誠哉免而無恥漢文帝感緹縈之

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暫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鞫獄之法始於疑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為弊之一也畫灰為獄視不願入刻木為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弊之二也又為欲其偽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孫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為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點染富室以求貨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為弊之四也且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時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棰栲之下易以強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若笞棰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

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寃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餓圄犴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為弊之七也況外府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録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書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寃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次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决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温其所處饘粥每給其饑渴决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幾少塞其弊當

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為俟秋各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

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道之曲順其時以蹈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大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饑不得食渴不得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不無而已矣彼其所得宜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

惑也果以為仁〻必知經果以為智〻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〻也皆仁義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徧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徧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〻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斷限論

劉知幾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

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册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録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illegible]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凉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

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脩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騈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德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即陵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踈其欲也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於情消於未然也示以恥辱所以內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鏁復齒於人是以民不恥惡數為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一離刃鋸沒

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而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天下和吏遷之寃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又相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巳殊矣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坐吏受財守官物而卽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勦絶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畯者也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于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懕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

兇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兇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兇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于刑辟故刑之所制在于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于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于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于著罪薄而不及于刑

片言折獄論

歐陽詹

孔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〻之折而有刑〻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修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治法猶于朝示于野昭然於衆同方棄之所示容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于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於成康於時皆濟〻盈

朝明〻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則君子時或妄訟于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偏詞雖君子不信之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巫以鬼神占良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筋脈且不足以是體而况訟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朴扶之濫馬大即性命必有鈇鑕之寃馬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之誨以崇周公之六人者無一以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哉脫夫子實為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蓋輕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者必然之理也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

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劒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辨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脩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散殆復起矣若乃尚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樂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輙得者長吏坐之歘重其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治盜賊論

李綱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病痰涎乃吾之氣所以爲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膈之升降皆以津液爲本至於聚而爲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爲邪氣之所傷內爲寒熱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爲本至於散而爲盜賊則必失於附循而外爲姦民之所脅內爲飢寒之所迫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

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黄巾唐末之黄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黄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黄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兹非其證歟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　六年縱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

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

賞罰論

劉獻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乎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illegible]出獨異之為功乎所謂功者謂農桑失序之罪為乎抑殘民害上之為罪乎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率其身而已也予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

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乎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致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為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

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正賞論

劉勰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眞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眞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眞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

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悕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揉真僞難分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辯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為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僞易辯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臛虵以饗秦客甘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虵攫睺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弃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因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虵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倚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辯客曰爾來入

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糴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爲熖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濵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島而須舟者不造島射島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謗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穪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聞前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畧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可謂一選也

議賞論

唐庚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啟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為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就室而九方是之時宗

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毋知覿刑之弊至于亡秦而不秦俗之敗正坐覿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訓而况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不以賞戮為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姑有間矣並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狥利烈士狥名不察其所狥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

而可乎蓋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節决策都關中出奇策取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恃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唯此為近古哉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為人之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

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之名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〻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辯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聚于利苟處于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于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請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毋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

故天下之人皆公而跡之人跡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皐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于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皐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尼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天下公而跡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于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跡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溥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辨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冦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

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赩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恊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于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于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强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

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乗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乗其獘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恊殊裔風衍退

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耀于内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于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没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熈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

陣民犇千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

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蹋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孫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校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視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于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誼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

逼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則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潜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

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原弊論

歐陽脩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間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〻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〻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

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

識戰陣也生于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鬭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鬭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取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

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扵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扵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扵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扵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扵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

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貨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其變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灾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〻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今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illegible]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輙原其弊

而列之以侯與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察言論

唐庚

古之人臣抵掌綫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甞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督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胷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宫馬武是以國家

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徙進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効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為國計者至少為身謀者如此其多迹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三十六卷終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七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持權論　　劉向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

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廢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流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

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高祖氣吞羣椎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怨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憯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以焉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後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鬭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

為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弃正義而事明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以一善〻而能用之惡〻而能去之不以已之私妨天下之義雖權寵非盤據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illegible]故而鮮能行者蓋夫敍偕際負旦夕之便因循僶俛以至或[illegible]勢弱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國勢論

陳傅良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故強者易弱而弱者不易遽強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覩其強弱之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故夫積強之後雖甚懦者處之而其決裂猶未可以犯積弱之久雖甚武者處之而其流亦未能以頓起昔者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國之坑而奪之地至于始皇夷名城芟傑士繫百粤之頸而走匈奴天下之立者無不側足而懼也二世以庸暗承之而山東之豪傑競起以救其鏄雖嬴氏不得再傳而其救亡奔命之師猶足以斃周章蹶魏咎潰陳

吳覆田項何者其強猶故也李唐之世自中睿不綱天地趨弱漸矣而極乎天寶之變肅宗克復兩京而不能剪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傳定魏地而不能俘孤窮之田悅一驚大變志奪氣沮[illegible]以姑息稔藩鎮之驕至於憲宗海內八九為唐有矣其殘孽之存者尚頡頏自若也而卒死於肘腋之禍嗚呼數君者非不銳而斷也而無救於唐衰者何也其弱久也蓋嘗論秦人之勢如康強之人空中立僵而其手足便利耳目聰明猶未可仰而侮之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耗筋力頓萎雖其[illegible]氣猶壽而亦不能以復壯故凡善處天下之強弱者不以亟而以緩其欲敝人之強也不嬰其猶銳之鋒而欲堅守徐伺以陰入其源欲振其國之弱則亦不悻然而忿以邀成功日夜淬礪以作其氣厚其力而後舉此酈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李訓鄭注之徒所以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高祖之入秦也酈生嬰其危合之卒徑入虎口而勸其輕薄陳留之間至其戰嶢關張良亦以秦未可輕試宜堅壁以餌其將需其懈而後擊之敝人之強其術固如此也訓注之徒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浮躁躑躅盡擊閹宦以收朝廷之權而倡佯於天下謀未成而腰領已入於刑餘之手嗚呼有天下者不幸而以久弱之國當積強之寇宜以留侯食其

之[illegible]出於李斯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災

理亂論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

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故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生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城郗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

趨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慮乎不知来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

創守論

楊　燮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〻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傾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踈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霽

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驕肯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獲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聽風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觧乎（觀文貞公守文之難豈防心盈守心安也總而論之療饑者易為食其創業乎弘惕者[illegible]其守文乎）

恢復論一

陳傅良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且素以虎狼之強猶數世而合之漢獨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

間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得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逃滎陽之脫瀕於危而不衰也以匹夫而争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其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後曾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夫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以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高帝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其高帝為之也嗚呼後之人主不幸而失天下之全顧得為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半乃止於晉之元帝亦孰能處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

恢復論二

陳傅良

處晉元之勢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學光武也亦有所棄而已矣大抵不有所棄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者特未可深留而固閉之也以天下之大深留而固閉之雖守之而不足況于攻乎哉高帝之所以蹈項氏者以其棄燕齊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駕於魏者以其不棄吳于孫氏也方信之虜信豹也請益其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帝灑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歷下也請自王之帝幾誤矣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帝之明于前而良平善料之于其後也且帝以五諸侯之兵

顛頓於榮陽成皐之間幾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併齊哉假如帝之能併齊項氏亦集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燕齊之壤綿亙萬里而為楚得之則楚全而漢孤嗟夫楚全而漢孤則漢之不敵楚決矣孰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于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棄齊于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劉備亦一時之傑也而其志不若高皇之大且蜀之雖莫若於魏而其力之不能有吳亦明矣蜀之急於吳者失也使其歸巴蜀之甲趨於江陵一舉而兼之則曹氏肯拱揖而授之蜀哉是以其勢必爭爭則便且強者勝是蜀之併吳所以資魏也斃吳而踣魏蜀能自為蜀哉故莫若使吳自吳與之驩而併力於魏方權之請降也其機至矣因其欲降而德之權之所以奮於魏也以吳蜀之二當魏之一其力足以舉魏慼魏而圖吳未晚也惜乎其不棄於孫氏而更生一敵是以卒無所成夫不忍棄之而委之為敵人之資取天下者為之哉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棄之逖遷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損益論　　仲長統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

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

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人遠州之縣或相去數千里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徳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墯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户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

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柙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積蓄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

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熈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横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禀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僭僞論

魏収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蹤拆華上違讎思託號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偽名竊位腸息一隅至乃指言并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

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豈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紹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騶車西至僞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羣飛[illegible]角逐內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兩都傾覆徒何仍釁氐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險遠[illegible]數人謂還圖鼎或更相吞噬迭爲驅除[illegible]狼戾[illegible]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illegible]矣世祖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

夫僭僞者[illegible]有[illegible]一之志而戎車屢[illegible]西出姑臧克敵伐罪平氐[illegible]傳檄令[illegible]者西自流沙東極[illegible]不[illegible]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雖夫[illegible]僭僞乘殘狡尚餘栽蕤而北踰翰漠析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膏腴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illegible]魂魄久遊高祖[illegible]納[illegible]遷鼎[illegible]作朔轉雲移風行電[illegible]非逃則附齊服之[illegible]變入猶以侍子不至[illegible]指六師暨路[illegible]西臣駭師傾其[illegible]石城[illegible]之禍民魚鳥湖[illegible]可焚穹廬收服[illegible]以收[illegible]南則

史箚道纍鯨鯢變水處之丈才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叛華陽稽服蕞彼江陰發於[illegible]頭[illegible]年毀柞戒則[illegible]后壽陽矜崇寬政取和朝野[illegible]荒遊於[illegible]黃於雜[illegible]叛淪胥種落離貳房帥[illegible]而歸我[illegible]目[illegible]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illegible]中[illegible]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illegible]合上下其道下極其離政亂如風草師古[illegible]數年間中[illegible]巨猾[illegible]覬上國蚍蜉肆毒窺我邊[illegible]山瀍水猜覆[illegible]命未改後墜扶危齊武[illegible]身穿[illegible]大猾橫流[illegible]致略[illegible]圖謀危病輶軒四指喻以德音爾乃[illegible]驍騎[illegible]尾烽柝不警斥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言[illegible]叛[illegible]舉[illegible]寒山之戰渦陽糺合傖楚覆其巢究衍[illegible]俘[illegible]那瑰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屬

浮侈論

王符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

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

憒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巧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滿巵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

琄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槨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杝樗之屬各因方土栽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顯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

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

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災異論

王充

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温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温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变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变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将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

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荀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变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温施賞違節賞氣温而天宜爲寒变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温爲寒爲温以譴告之意欲令变更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〻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变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

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刻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兊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臭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

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〻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〻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〻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曾見灌夫疾將為和相與日引繩以糾纆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

他覺悟運心鄉內如陸賈復夏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裁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〻惡〻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〻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爲群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以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

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於溫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illegible]可言人君爲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譴告之不改爲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

熾烈陰氣干之激射磬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蓋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告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亂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

道惟是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謂言天災異將至則生譴告之言矣論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啟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雅頌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意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時妖論

荀悅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于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其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物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人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

可以求福而禳灾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昔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于洪範言僭則空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乎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折滯論

盧藏用

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折滯論以暢其事詞曰[illegible]容曰天道玄微鬼神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是故太昊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黃公裁變玄女啟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家強國富違之者則輔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懦儒所守徒識偏方之小說未究大道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illegible]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于人將亡聽于神又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觀之得失興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爲善者天降之福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脩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減則人富法令有恒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赴苟遵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季代遷訛俗多徼倖競稱怪力爭勝巧言亂政教而祇承歷象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爲徵驗覆軍敗將者則隱祕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崇飾豈唯聽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illegible]一至以爲夫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時[illegible]其德何往不濟太[illegible]城自守按陣臺圖無關地形不平天道若兵猶將智衆積威堅壁[illegible]之闢頭後大歲[illegible]自[illegible]行計貪狼自符爲鬬之祥多[illegible]附[illegible]國域日任賢使能不[illegible]日而事利法審令正則不卜筮而事吉[illegible]勞貢功則不[illegible]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太公以[illegible]天時也韓信背水爭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制[illegible]而[illegible]消[illegible]火而昏[illegible]卻未必暗同[illegible]宜會日[illegible]得道三門並占四[illegible]極郁

蓮鉞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皆刓印若以並資敵勝不孛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褒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遂小嬰金鷄樹上方爲楚國之殃高畢枕中適搆淮南之禍刻符止盜反更亡身禨變亟神斷招夷族吁嗟威斗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岡可救熒盛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于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聖賢通規人亦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囿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方燎昔迷彼律曆廢六合昏五行浩[illegible]消處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紀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龜蓍所以前人用聖人以是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叶贊成功執之則疑滯于物消息之理其在茲乎客于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喑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實貢論

王　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亂成有三仁小衞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趍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

及中人皆然務行[illegible]大上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於秦光武得士亦資[illegible]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蓄士也爲[illegible]也臣之抑也如器長短大小清[illegible]必有所處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洗布以灰[illegible]以賤化好者貴[illegible]以良以致其功今使[illegible]士必采[illegible]以賢其者[illegible]周禮之[illegible]何足不敢[illegible]可[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也大何遠之有

釋勸論　　皇甫謐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露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机乃發三才連利明者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華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于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于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能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藝之府散意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

接禎祥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伸道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遯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堅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于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序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至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一方令司命並臻飢不待飧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為世表遯逸丘園不睨幷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戾性命雖保若其羲和俄戀大火西頹臨川懷嘆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不裳明所箴也

子[illegible]之[illegible]龍翻[illegible]之處以[illegible]天地以席[illegible]閒圖步王孫登紫[illegible]待我宸[illegible]然[illegible]曜雖皆英鹿翰居庶之主化弄窮之人宜削朽之跡配殷周之後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爲食官爲貴臣不亦茂哉而翁白之緯經志青紫之班暐辭容服之光粲抱散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卞論聖皇之無愛也循方圓于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混萬物旁薄群生寄生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斂泰液之光元氣混蒸衆品仰

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藺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没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鋏感主文有反賜之説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顔闔耻于見逼皆棄礼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恭德于三皇齊風

乎虞夏欲温〻而和暢不欲察〻而明切也欲混〻若玄流不欲蕩〻而名發也欲索〻而條解不欲契〻而繩結也欲芒〻而垠不欲區〻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氷雪也欲醇〻而任德不欲瑣〻而執法也是以見机者以動成好無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礼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隣顔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娱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市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

著道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令人皆持雜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遺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群賓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之明路入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淂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失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馬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知人論

司馬光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餼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肆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蓍占祲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若大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机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

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用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言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為人君愚于知人緩于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是以笑荀子

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

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自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恭己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于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皋陶與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群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淺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于豺狼閨門不治甚于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于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

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関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于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解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去能論

程泰之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為小夫有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於兼兼故莫得窺其全孰知偏全之分而揔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陘一職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聀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為司寇司馬而不閑長於某者可為宰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獨制其表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溫且煥者物資以生淂其凄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于未形

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斂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于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不自生成成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用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歟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迹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宗亂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著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體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濟時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容也惟其自處于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彌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憫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門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兼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

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踈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安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適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

所[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帶士女之服者日益彼隨而一時人物衣[illegible]
[illegible]亦[illegible]即古[illegible]化俗[illegible]者可使為[illegible]者可使為
[illegible]有[illegible]也[illegible]衡不可使知大[illegible]

激俗論

方恬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絶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成固視夫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天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效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鋭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濱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

明主因其獨爲者而優容之以聳天下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何者懼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此被疎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扵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扵武帝大壞于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可一而懦者常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群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群懦者之所聳觀也天下方聳觀乎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遂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羞則安於爲姦而不耻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則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

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奮起自拔於庸人而不肯爲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轉而回之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率而趍而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趍而已今世議者乃多以好名而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皆以好名而詆之不目之以許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所爲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邪古今天下唯兩途耳不入于名則趍于利伯夷盖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以近名者之爲非則伯夷者曾盜跖之不若耶爲天下者得伯夷而用之不若盜跖之可委任邪則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愚未見其可廢於今也

貴忠論

王　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息矣若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　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門而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順上天心下育人物而欲順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機論　馮周

機者機也經綸天下綸綸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遠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句踐

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弒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趨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大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illegible]矣秦伯卻由余而[illegible]以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illegible]而有[illegible]則之而不可謂善為國者如偃師為民如幼也欲之動欲之靜識在於我豈常不然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

卒若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忘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蕭何受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刻酈生壓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躬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彝倫攸斁伯夷叔齊守死也

若蘇秦張儀周武李斯趙高之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且相百盡乎盡矣然而發機之要貴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子陵于漢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太伯于周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鼂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虢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冶諫其君

也然不相時則受誘予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讎〻變為心腹况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夬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〻之賊不以智治國〻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〻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愿亢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縈焉務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鬬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豈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illegible]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illegible]〻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耻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巳精成敗巳見情偽巳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

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為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旛武王震恐以為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為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鏃銷為金狄聖謀國典焚為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强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為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是斷於為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藉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〻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即生戎心

所謂智畧周通而决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之罪頗類太宗然爲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爲韓信不斷於爲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决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請决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激通論

劉勰

登峭嶺者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壚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柟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痾而行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拔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爲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觀其數賢者因窘而發志緑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趣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鼯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illegible]　李德裕

古之[illegible]者也若有氣蓋當世義動[illegible]主豈有其名哉者莊周所[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若[illegible]孟[illegible]季心汲黯好游俠任氣節故乃善[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斯言[illegible]安[illegible]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乎是矣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援君父之命謂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與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麑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悼汲黯以其守

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仕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分首裂無所悋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賢論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為賢也聰明辯惠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扃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

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心馬以其萬民為心馬以其後嗣為心馬大為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為之畧而使仁者守之今世頼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為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畧也雖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耶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耶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

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

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簇以百錬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于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

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彊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為吾求而用之之道也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卷才論

許謙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請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于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授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摳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

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于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拾其弓以揖讓于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可以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于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于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升斗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徼倖詔

以名之豊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壹困于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稱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已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于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illegible]公亦奚去能教耳目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士所爲必挺[illegible]出乎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illegible]天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游俠論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

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埶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

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隱逸論

沈約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

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〻曰裒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蓧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蓧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旣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旣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来無名高士以爲眞隱傳格以斯談去眞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逸民論

班固

昔武王伐遷紂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不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為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

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以心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業其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埶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声足以激

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儒者可與守成論

蘇　軾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鱉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

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劒起布衣五年而幷天下然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

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使過論

陳傅良

人主之於賢才一有所踈外者未必復知之也凡人之情所眤者易於求其美而所棄者每不見其所長故曰已遂之婦無姬美已絶之交無管鮑其勢然也世之忠臣才士不幸而有所誤取踈外於其君而終身論廢者亦天下之常患也矣大凡愛重生于寵遇嫌疑起于離間踈外之臣其君待之也輕而視之不以為賢其左右之忌其復進者多而攻其短者日至夫視之不以為賢則其交也難合攻其短者日至則其聽者易疑以難合之心聽易疑之言其欲不棄于其君也亦難矣噫天下之士固

有失于豪銳少年之氣而涵養成就於投閑置散之日者人主烏可以其舊棄之耶人皆咎文帝棄賈誼以愚觀之帝非真棄生也而不逃歸咎者之口有以取之也漢至文帝時蓋三葉矣而秦弊不鬬之瘡痍未復劉氏之德澤于民者未深也文帝於此亦思之矣以謂今日之治獨可以寬柔惠和歡斯民之心以厚其愛而壽漢家之曆其他變更有所未暇誼不念此而欲一切反秦之政以洛陽年少而遽欲盡如其意茲固文帝之不妄於誼而絳灌之言所由入也故帝之疎誼也蓋將老其才使為後圖也長沙之謫鵩鳥之賦誼有以太過人者於此而不賢誼帝誠負誼矣宣室一見自謂不及就謂帝不知誼乎嗚呼帝誠知誼矣且將大用之而誼不及見者天也非人也而歸咎者卒莫之赦然則世之人主於其所疎外之臣苟有所可用宜亟還之毋使至于賈生之不及以自取萬世棄賢之名也哉

使功不如使過論

陳傅良

天下之事恃其所長者必敗而耻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意得志滿者不可屢遷而摧敗困踣者是乃明主之所不棄者也何則人臣之立功不憂其挫而憂其銳不畏其敢而畏其專蓋惟挫者有所戒而銳者必驕敗者處事以易而專之者難之也夫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為之嗚呼難矣哉惟夫摧敗困踣之餘則其心切于自效而愧于無以自贖也切于自效則其用力也專愧于無以自贖則其為謀也不

敢不戒以此遇事其與夫驕且易者遠矣人君圖任之際其可棄斯人也哉此使功不如使過之意人有常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嗟夫士不可以成敗論也士以成敗論天下微全人矣凡天下之物遭一蹶者得一便更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深逝世之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由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必世之所謂孤臣孽子也士可果以成敗論哉況夫英雄豪傑之士非以其才有餘為可喜而以其更事之不多器識堅忍之不足為可慮也啟發之機必生于憤悱之後知情偽者亦得于險阻艱難備嘗之中久於得志非人臣之福也故凡英雄豪傑之士不有以沮抑其氣拂亂其所為以固其謀以大其所受者不足以大用于天下昔者留侯以其讐秦之志不勝其忿而奮于一擊之間當是時子房盖幾死矣及其以謀輔高帝則能舒徐陰伺以決楚漢之雌雄李陵之勇嘗以數百騎深入不毛之地蓋漢將之翹楚也而終之僨軍降虜是何其拙于前者或智于後勇于昔者乃大謬于今耶盖惟夫一擊之悞蹈于虎口者有以忸怩留侯之心而增益其所未能深入之功高出漢庭之右者乃所以盛李陵之氣奪其魄而覆其軍也嗚呼人君其可以

摧敗拂亂之者而棄天下之英雄豪傑也哉大抵天下之功未嘗不成於有所警懼而敗于有所忽也惧心起于自訟忽心起于自矜茲二者功過使之也昔人有夜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援弓而射之一發沒羽下視乃石也卻而復射則矢躍無迹夫射一也而中否異焉何哉以虎視石則其心有不免之懼以石視石則恬不知怪而以戲處之者也故夫以功處事以石視石者也以過處事以虎視石者也人君之用人也能得以虎視石之心者而用之亦何所不濟哉而每每以過棄人是未免以成敗論矣愚嘗見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惓惓于老死不侯之李廣何也亦嘗疑之矣蓋至于孟明秦穆之事然後喟然嘆曰嗟夫子長之意深矣世無秦穆不識孟明士之以有過棄者不獨一李廣也賈誼紛更之請似有少年浮躁之失誼之思未熟也長沙之謫誼有大過人者矣而亦卒以不用死嗚呼誼之不得為孟明不足恨也文帝之不得為秦穆可惜也哉

天人相與之際論

陳傅良

天下之理涉於誕者難為言也夫言而當天下之理者惟其不誕也而近於誕則君子宜置之也宜置而不置而猶或言之則君子豈固好夫神其說者意其將以動夫人也人之情不動于其常而動於其異是故足以動人君子欲行其所以動人之意而非異則不足以見是故無惡於誕也夫無惡於誕而甚于言深言之則近於誣淺言之則無益于戒一言而動人主之心者則君子之言也論漢儒者皆陋其灾異之說而容其之說則始於董仲舒嗟夫使漢儒之言灾異者皆仲舒之如亦奚陋焉吾

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以爲非漢儒之言也君子之言也凡君子之言必有所不得已而後有言也君子而得已且將至於無言而況於言天下之說今夫天下之心猶可以物懼也則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懼者人主之心也彼固以爲無所可忌也夫以天下有猶可以懼之情猶得常而懼異之勸也則人主以其無所可忌之心而欲以其常者懼之吾見其莫之懼也已以無忌之心聽莫懼之說吁非天下之福也然則天之說君子蓋不得已也若者堯舜之君臣雖或言天要皆太畧之說也而言天之著則見于伊尹見于周公夫固謂堯舜之聖不必以天懼也而太甲成王之爲非僻說天居則其心憍泰然而自安其故天之說始於人主懼心之萌理之在天下其明者易玩而幽者使人畏且夫幽之權所以濟明之所不行而天人之說所以濟吾說之所不及也且天果無乎[illegible]其爲也吾不敢知也人果關乎天也[illegible]吾不敢知也而[illegible]于人之言豈關其所不知也有所不知[illegible]則君子何敢言之君子而盖乎諸人以其未必知而學從其所不能非君子爲言則爲然天下之有以識已也盖惟其[illegible]人以其所未知者易以求其說使其所不敢者其中固或之也是故不失之深則失之淺失之際則人將以爲怪矣之

淺則君惑侮之也人將以為怪則不足以傳人主而猶侮之則不足以怒夫欲一言而足以傳後足以警今非善為言者不能也其於漢儒之不善為言也京房翼奉之徒吾固不暇責之詳也而劉向依焉則大儒也向之傳五行曰人主舉某事則有某應說者至今以為美而張禹之論日食則以為天道不必言其積至於成王氏之禍天人之說未足以為信也而猶可以為信者以其中有所不可測也而至於不見信者則容有不爾者也故自向之說興而人主無不測之畏自禹之說興而人主有不懼之心向失之禍禹為大忌憚禍之失淺而已無忌憚則為大不忠吾故於天人相與之際之說是以善仲舒之言非漢儒之言而君子之言也雖然自其有仲舒之言也是以有漢儒之言也天下之言愈發則愈窮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而已孟子則曰善荀卿則曰惡楊雄則曰善惡混三子之說固夫子乎出也則漢儒之說固仲舒乎出也吁夫子之論性也仲舒之論天人也而後猶窮焉吁信矣夫言之難也

勉彊行道大有功論

陳亮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甚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于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機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于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

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之言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于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于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淂其正則為道失其正則為欲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淂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

哉喜怒哀樂愛惡淂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勉彊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罔其理也武帝雖才大畧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與禮之漂隆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于求功戎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

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為行道之功也經與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為私喜則真偽混淆徒為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為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為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為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為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春其雄材大畧而欲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機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

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違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計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所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于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

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為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為戾乎道也移民移粟未為無意于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為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于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為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機之可畏彊勉于其所當行則庶幾拼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王者之法如何論

陳傅良

人君不必遠有所慕遠有所慕則近有所遺似若無害也而君子不之取者以近者不足慕棄而遠求可也遠而無異于近則何必貴耳而賤目哉而況天下之理得于所聞不若得于所見之詳且吾惟無所見則亦無所慕既獲見矣踵之躡之惟恐其不彼若也奚暇他求哉此而不求徒以古人已陳之迹而求聞其所未聞者吾意其竊是名以夸天下也其于治夫何益王者之法如何吾意成帝問其所不當問杜欽之荅又荅其所不當荅君臣胥失之嘗謂慕堯舜者不堯舜慕三代者不三代居今

而效古惑矣彼堯舜三代非不足慕也吾刑罰不能清何有于畫象吾政事不能修何有于舞干吾賦取無度教養無術何貴助徹校庠序之異哉故凡治效不古若皆慕古過也吾不能于今而能古乎是故嘉唐者漢其治董堯舜者唐其俗田非不井也而新自新官非不周也而秦自秦孰知夫成康其稱者循高祖之法而商周其德者守漢家之法度也彼冀其相若者亦以其不今于今則亦不古于古也君天下者其可捨近而慕遠哉豈可畧所見而稽所聞哉伊尹告太甲周公告成王吾不知其幾言也昧爽丕顯之說予惠困窮之說懋敬厥德之說克自抑畏之說一言一湯一話一文伊周非不以堯舜望其君正以人君不必遠有所慕也湯文商周之堯舜也慕湯而湯慕文而文亦堯舜也奚必慕唐虞之堯舜也哉嗚呼成帝王者之法之詔杜欽天地之對有愧于伊周多矣漢之天下高祖以寬仁結之文景以恭儉固之孝武以雄才恢拓之孝宣以宗核覆厲之子子孫孫律令漢也爵祿漢也賦役漢也科制漢也兵農漢也成帝此慕此稽則此治矣近之不考而遠訪也帝欲為禹湯邪文武邪身漢而治不漢帝憊且惡矣何禹湯文武問哉不劉不王不功不侯此帝家法也五侯茅土諸舅秉軸何法哉輟洗所聽止

輩所受此帝家法也章之死輔之罪漢法似不如此也未明求衣廟精為治帝知之矣帝熟之矣湛酒溺色日以夜繼帝誰法歟帝而慕帝之家法雖不純三代而漢之三代矣尚爲舉所見之法而燕越之而遠者之慕將誰欺歟雖然帝之治國失矣吾猶冀杜欽之對有以開帝之漢也吾意欽以帝之所見為帝反覆言也今不是之法而以法天地者為言嗚呼何欽之所言不達時務邪人君非甚庸亦必知所失矣豈待欽言邪欽而王陵也吾知必以非約對況帝之時名號雖劉而柄實王也帝而問之漢法則權不王而漢不新帝不之問帝惑于遠有所慕也欽不是對欽非愚也欽爲黨也言則帝悟而爲斥矣欽恐一言而帝以感悟此欽之所見欽肯是言邪高宗俾率先王之訓說告以先王時憲德宗庶幾二祖之問李絳對以合法祖宗欽非愚于此也言則帝悟而爲斥矣欽肯是言邪漢之不振吾始成之尤而終欽之尤

為治顧力行何如論

陳傅良

士有一旦卒然遇其君者未見其趨舍之方則亦不可以徒告之何者未見其趨舍之方徒信而許之固不可徒疑而禁之又不可蓋吾誠有見焉則語之有故而入之有繇斯可以切中其心而深動乎其聽語之無故而入之無繇彼將以為卒然之泛言而無益于理亂者矣是故君子寧緩言之姑勉其所自為而徐為之計申公之始見武帝也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公之意蓋有待而後言也嗚呼可謂老成長慮者矣何也獻言于其君莫難于君欲聽言而吾未得其所以言也羡慕之未

專趨向之末一則其臧否無形而得失無證而言之不過曰欲如此欲如彼夫莫得其當而一聽其擇此所謂書生之冗談而人生之所習聞者昔者傅說之遇高宗其君臣甚相歡也而說未始有一辭及當世者命之以納誨復之以從諫皆大畧之說也及進之以率百官則始一二而言之蓋至于黷祀之論累數十言而高宗不俟其終篇輙勸其說而有旨哉之歎然後知說之發誠中矣說非有懷者猶如是蓋卒然一見之頃其相告之語法如此武帝之立年猶未冠而其任申公也臨政猶未朞月也王恢莊助之策未施而激功之隙未開文成五利之技未售而神仙之好未萌相如枚臯之賦未奏而文章之習未勝張湯杜周桑羊孔僅之徒未並進而賦歛刑法尚文景之舊也當是時仲舒對策帝為之善則疑于是田蚡用權帝不之禁則疑于非出見臧綰與論侯術則又疑於是入見竇后與論黃老則又疑于非公也以山林耆老一旦入對其諫邪勸邪抑匪諫匪勸而游說之邪夫其幾冠之年方為是未朞之政以疑于是非之心而聽勸諫不定之說則是誠無益哉故豈若從其所自為而詳察其行事凡天下之享履之而後見有所試而後可以求其所欲也使武帝力行之其政善其事淂則吾有勸未晚其政不

義其事有失則吾有諫未晚嗚呼老成長慮顧不輒發也如此夫當會而射矢無虛捨天下之良工也意病而加藥庸醫為之故凡與人而有言而言不見信者非其料想之說則其嘗試之說也況人情有其意而無其形吾從而言之則諱懷其實而無其名吾從而指之則逆孟子一見齊宣王遽許之保民宣王不自諒也易牛一事齊王甘聽爲管仲之責楚固巧矣南征不復之事楚終得以辭之無他吾聽言之也是故臧否無形得失無證則不可泛言乎其君者誠非所謂李生之冗談也

天下強弱之勢論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狼虎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

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句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形勢不如德論

蘇軾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歙然而合ゝ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ゝ而不返則為寇讎彊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

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

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保天下之志論

李德裕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興有一國者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蓋志者氣之帥而事功之所基也有志主於中然後見於外者必求所以保之之人而賢材於此乎進用必圖所以保之之具而政事於此乎修舉人民在所撫循之而害民者必除土地在所固守之而侵地者必却隨其所保之大小而大以王小以霸則其志之不同也至於懦而無立志竊〻然惟以保身為計賢材政事土地人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及一國雖欲保身亦不可得矣昔日武王助上帝

以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與帝王之業於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也昔者齊小白曰先公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之以政豈非有保一國之志哉由齊小白推之則後之裂土分民凡能立霸道於其國者皆其志足以保一國者也至陳隋之主則不然煬帝繼體守成荒淫失度媮取目前之逸盜賊滿天下而不知也嘗引鏡自照曰此好頭項誰將斬之其後卒有江都之禍陳叔寶據有江左不卹政事隋師伐之國危矣乃曰吾自有計遂與妃嬪同入于井其志如此身且不保而況能保天下及其國哉由是推之則古之亡天下與失國者槩可見矣夫志小者不可以語大志近者不可以謀遠志錐刀之利者不足以論萬金之儲志藜藿之食者不足以議太牢之味而況與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哉書曰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保民呼呼君人者尚志取其所先務也

除天下之患如治病論

李綱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為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虛寒則必以熱藥補焉勢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凉之病在實熱則必以寒藥瀉焉寒不免於有過則徐思所以温之故治洞泄者必至于痢而治強陽者必至於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為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於張良良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

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亦易敗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致於叛而謀如此者其意以謂楚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除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叛漢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蠭起之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弭亂其可得乎

嗚呼安得以子房固陵之策告之

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論

李德裕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頹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蠶食者其受患在外寖以及於內秦之於六國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在內寖以及於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制之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

呉楚乃因鼂錯削地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冦陷河朔覆兩京然不數年而卒破滅葢唐漢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謂瓦解齊楚韓魏趙燕之師約從而攻秦々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奔逐北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攘肌及骨而六國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蠱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諛佞結為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用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董卓奮而漢祚衰全忠驕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而卒至于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之禍大蠱食之禍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在於土崩而不在於瓦解蠱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蠭起而有瓦解蠱食之勢然當救之使不至於土崩魚爛猶庶幾乎其可為也不然為可勝旣哉

偃武修文論

李竦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威惠春秋者天之生成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人歸於德天應以時莫不奉此而寧災由斯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經邦國所謂武者足以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黷文貴經久可守爲常請借前事而明之庶斯得矣夫以堯舜揖讓湯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揖讓資乎偃武故得享國日久多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晉文伐原以示信齊桓勤王以稱德宋殤好戰以殞越徐偃專文以喪亡王霸陵夷列於秦漢始皇威懾六國建萬代業隳城郭

焚詩書卒使宗廟爲墟身殞下國黷武之徴也高皇夷秦項誅韓彭陸生著書叔孫制禮脩文之漸也光武以長者戡難孟徳以應變即戎故得擒樊崇破袁紹雖未悉於至理道亦存乎息戈晉文[illegible]對何曾不聞經國惠皇之溺賈后竟至破家吳王石頭之都劉備益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曾不暇于脩文後魏則多難臨朝後周則經國日淺雖孝文捨辮髮服衣冠未能倒戴干戈休放牛馬武帝降高緯戮晉公甲兵未寧中道而殞武則不可文則不如東晉之僅保江山宋祖之草創社稷道成以殷憂啟祚蕭衍以戡定興王陳主以好内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明於文武適足爲我驅除先高祖端拱無爲太宗大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宗御俗以康寧睿宗之恭膺大寶玄宗之克清海内肅宗之收復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方今四夷向化萬姓歸心總七聖之殊勳正百王之墜典然干戈未息瘡痍未瘳脩文之期取則不遠偃武之義今則時哉

令禽惡鳥論

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見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劳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劳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劳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劳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灾害愚

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畧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人之梟將巢於吴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吴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吴楚之民不異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毋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毋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為利人也得惡者莫不糜之齒牙為害身也鳥獸昆虫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二十八卷終

國用論

馬端臨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玉府内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説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復有封椿

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主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

太宰節財用論

鄭伯謙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以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以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措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牣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故蠱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為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喪服為末用宦寺嬪御洒埽使令為冗役而宴

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揑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為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其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太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胞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鉤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其時元帝在位雖號溫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〻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〻獻忠願減諸離宮及長樂宮衛之太半大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知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耶以周禮

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飲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內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可與知而與至尊者較曲直取與耶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

匃祿幣帛吾則共之工事𥁑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逾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

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飧牢而已此則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賫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勳掌賞地官正頒衣裘函人矢人繕人稾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式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於餱糧而不為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為具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事者耳此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為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避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欲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為秦漢歟

泉府論

王應電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于後乃有商焉泣于有無自物所出之處遷之于所無之地有賈焉積盈待之自物所生之時藏之于既竭之時故商之為言以商計財利為事也賈之為言以網羅財利為心也夫以利相交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為虛誑争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已之物獘端未甚也至於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為事旦暮孳孳凡可以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為飾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為乎是山野之甿不得不資于市而

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為灾禍而彼獨以為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為困苦而彼乃以為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廵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儥慝而詐偽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為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虣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為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廛或低昂其價直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為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吾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

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貴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值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有益於彼而無耗於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為繼故以國服為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與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必欲假之于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乎貧民非法之善莫有大于是也後之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俗儒空以時政而妄釋經語纖人或屈聖經以便已私因有禁貴價斂滯貨之云遂為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為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為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為豪民以病民焉彼瞽聾者遂因而訾聖經謂之何哉愚嘗因是而推原夫聖人制利之心矣蓋利者人所同欲也多亦何用財者本無所用也竭則廢事故聖人者立為政教使愚夫

之自足其用亦不能不取之于民以足國之用耳豈有力為巧法人棄我取以陰奪民利又為之固財自守坐視民之困窮而不救復愚弄之使之借而出息哉故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內為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為事而不使存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故君猶天也覆載生成豈有利于物相之于天下也乃家事也君民一身豈有助君以為斂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己于後而有借孔子曰有馬者借人乘之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䟽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然亦未有能推聖人公天下之心以明經旨而服其心者愚是以不能無遺喙也彼賈人之子篡紘之流皆不足道嘗因是而反復熙寧之事以謂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是矣謂當時之務莫急于強兵強兵莫先于富國亦未為失但謂富國須取之于民此念一興其謬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且操君相之勢執平治天下之說而行之視彼禦人之刼奪而猶有所畏忌者殆加數等矣後之人猶以其文章制行而不敢非之夫文以載道失道而文亦何所用行檢而失其大經亦陳仲子之流耳何足道哉

泉府賒貸論

馬端臨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閹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来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為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濶畧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

為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磽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　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其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獘〻焉察〻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獘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

然既世守其地世守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不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撓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變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廢幾務涉繁夥則不勝其潰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

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廢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謗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錢入手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糶糴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

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為繁擾然糴糶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議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貧者願貸〻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為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亦嘗見其有凞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狥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〻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

跡：：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周而適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令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illegible]精通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平準論

杜祐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

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大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薄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奪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優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均乎自燧人氏迄于三王皆道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令之人安[illegible]議者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illegible]也人者[illegible]之可使[illegible]而之不可使困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

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者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滯謂官以法斂收之也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興教[illegible]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illegible]旱作沴而人無損瘠以國有備蓄

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艱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會計論上

鄭伯謙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已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鉤考之而已總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之權反

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素所忌則沉溺擁蔽之弊生而匱乏枵虗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啟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常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中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須其貨于受藏之府須其賄于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大府受財焉而詔王及

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以府之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掌近於民耳若會計則固出於司會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

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丞相領計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之旨與相國並且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illegible]故為[illegible]使漢[illegible]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惟[illegible]而為主計也又[illegible]自是而後計相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illegible]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錢貨[illegible]又且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存焉遂使[illegible]氏得以[illegible]書而究之[illegible]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illegible]皆以為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案問之自以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既廢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illegible]錢於司農[illegible]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illegible]為中[illegible]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書大官御府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illegible]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季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

察稽攷循表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令雖稍異於他官之檢察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論下

鄭伯謙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爲防甚踈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鉤攷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疑其爲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

官屬能攷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不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晁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

原君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於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入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

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羨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冐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劑券甚不明而廩禄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內史假貸殖多不入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稱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桑與賜蝎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貫誼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羅邉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僦民牛車

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耤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須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泰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容其姦欺柰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然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無人不往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跡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爲盡善者蓋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

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權論

張載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奔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徤吏光武舂陵之狹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于輿刄非斬鴻不韜于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也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

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大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乎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辨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于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于鞲下也白猨玄豹藏于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于千仞也屛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鍼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畧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浮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辨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于時退之無損于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俶儻之徒且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

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征榷論

馬端臨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兆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

可復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泒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鹽鐵始於齊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雜征歛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

戶口論

馬端臨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

國之盛衰官旣無籍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户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為累矣

户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又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

際重舉而行巳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僞尤滋高頻觀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於是使人知浮客被強家收半本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康人阜熲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閭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本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本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棱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

今則衆寡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和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理人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〻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究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井田論

蘇洵

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扵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扵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扵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扵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扵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扵縣官而不免扵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

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全其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

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

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井田論

馬端臨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

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畆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畆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入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　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畆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考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公侯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說又有暴君

汙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姦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世益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思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湖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

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大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綫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衆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屯田論

陳傅良

圖天下之大利者不可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也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則見其利而不見其害奮而為之其利之效也未收而害之形已先見矣茲事之所由不濟而忌者得以乘而破之也昔者漢之憂在乎諸侯之逼而唐之深禍亦以歷世之兵挐而未解也則夫晁錯建削地之策於七國方橫之時蕭俛段文昌之徒開銷兵之議于西河甫定之日豈非漢唐之大利也哉況夫務本以固國戢武以安民三代之所歷行而未盡者也以漢唐之大利而文之以三代之美

談則其說之易入而其聽也易并天下之士必疾趨而樂附之矣其誰曰不可嗟夫孰知夫削地之畫一下而吳楚之變幾危劉氏之社稷銷兵之計一行而燕趙之盜復滿河朔之地而卒無以禁之也故夫誘于古人之美名而忘今世之實患者將以利天下適以害天下也雖然是豈真不可為耶士大夫深思而遠慮不為名鉗斯得之矣天下皆以為安吾不遽然而安也而猶以為甚危天下皆以為喜吾不雷同而喜也而獨為之深憂則其備之也豫備之也豫則其應之也亦不跲是固處之而固行之而成雖有樂敗之功者亦不得而議之矣今之屯田已試之事也而其效莫著漢之趙充國魏之棗祗嗟夫二子之迹古之美名也充國以方除之漢斃垂盡之先零祗以未裂之中原營於無虞之許下其從事于此也專其所以害其成者無有則其為之也暇而其責效也亦不亟二子處之奚患而今日之事未可以是論也秋高馬肥馳突而蹂禾稼者中行說之所以誘漢使正胡虜之心未嘗一日忘我者也然則求其利者其無借是充國棗祗之美名以藉口而不忍思中行說之實患而緩其備也哉

周禮田制論　蘇轍

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勢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内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地公侯百里

相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illegible]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國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故封而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傳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于衰周爲小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二也王畿之内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

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于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慱此必有國者不為也楚蔿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田賦論

馬端臨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

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廢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戶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市糴論

馬端臨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貿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

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幣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苔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意後世反籍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貨殖論

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迴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容祿鄧析猶謂之真人況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咎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

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慗於銅臭謂之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慍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貨殖論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〻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于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

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楊雄以榷酤興歎稱其職者必能挾商工之羡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爲之甚憊哉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閒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僻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

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開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禄卒以敗亡旣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章煞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愼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爲暴横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於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决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葉人賈害豈天道毀夫先王收人之制旣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乂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狥巳奪其長觜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胷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於萬里之外矣人以豊財爲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

利者豈不反獘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葅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竊其餘烈不顧萬死若貪爵禄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唐書食貨志論

歐陽脩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有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

下不用其騎馬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後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illegible]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illegible]常之法盡矣然蓋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illegible]之[illegible]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illegible]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伯子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々焉侃々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

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爍娍〻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筭哉

錢幣論

馬端臨

生民所貲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扵衣食而實適扵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扵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扵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

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暦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不免犯銅之禁上無捜銅之苛亦一便也

錢神論

魯褒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之時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机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

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榮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于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体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

性命長短祖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秇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温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廢俗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黨錮論

李德裕

東漢黨錮之禍其始起於甘陵有南北部之謠汝南二郡謠其郡守轉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而怨膺者上書誣告其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亂疑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而膺等皆坐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號其後有承望閹宦意指者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別相稱號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靈帝詔捕儉等而閹宦諷有司

奏捕前黨李膺之徒皆死獄中諸為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坐廢禁者幾千餘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而漢亦自此季矣大抵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為國家之福朝廷昏微奸邪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為國家之禍方靈帝之時閹官擅權莫之敢攖而李膺張儉之徒振拔污險之中藴義生風以鼓動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故閹夫憸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為部黨一網幾盡而士有不幸罹其禍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于伏其死而毋歎其義雖顛沛假命而聞其風者莫不欽慕而爭為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其嫉惡太甚固非自全於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蹟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

黨錮論

范　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榹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

景從矣自是愛相尚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畱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劒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之以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

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説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illegible]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儌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

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忍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illegible]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有足盜豈有不能返農

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辨朋黨論

孫之翰

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樹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耳辨若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能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果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已取疑似之形讒之于君而君子被讒

又敢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則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道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但勝于人便于已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多勝于君子也情狀如是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朝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韋數大臣相黨嘗獨奏云此苐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及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時房喬韋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韋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能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勳德群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鏄以聚歛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群累言鏄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群朋黨寵鏄愈甚至謂度苐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

人之徒是為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賢視鎛之邪黨如鸞凰之于蚊蝱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侈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群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樹朋黨明報讎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年畧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兇險氣懾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革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罪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觀二李之過似均然情之輕重有異矣亦在辨之也宗閔輩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時李吉甫作相怒所言譴其息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必排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效又裴度嘗薦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德裕歸朝遂命為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群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

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注訓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乎不黨但剛彊之性好勝于人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姦人則情輕矣文宗但以德裕宗閔各有朋黨深嫉之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明已不至矣又聽注訓所誣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之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爲耳且有臣言于君曰其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而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何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疏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疏之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者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讎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議論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盡是道豈有臣下朋黨之事或曰何以盡是道荅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至也荅曰不聽左右之偏

言則明矣不以悅意親之忤意踈之則公矣能戒是事明與公庶乎可至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愽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扵中衢然後决玄波使横流揚薫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畢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扵忠義也立則見其叅扵前其扵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扵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盤石之固内

守外禦右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丧澤竭政衰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澆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滅秦之鬬七雄苛刻薄與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甯踵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丧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承泰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盗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縣深懼己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

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鼂錯請削其土地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畧也且齊晉以逆禮為懲吳越以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埀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之論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五等諸侯緒論

陸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為己在乎利

人故易曰悅以[illegible]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愽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敝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

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于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寔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illegible]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于黥徒西京病于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于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

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閹豎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續屈于時異雄心挫于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冦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弒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

戕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君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採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反五等六代論

李　谿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萬邦思治諸侯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殄祀土崩庸於陵夷欲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於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

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脉藥石之本決存亡禍福之机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為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為已土衆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已思制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鋭安人之咨遑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養名故為利圖物以為諸侯專食茅土萬國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茍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所謂為已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彊陵弱衆暴寡慼而為九并而為七是非豈古制耶故知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侯之上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為大小於身又烏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者得擅權獨斷自有鄉相之恣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

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蒲家國之急則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可制之符以矯罔極威靈不暇於臣下及刑戮強兵耶則必修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實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為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謂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

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為患也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之言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謂漢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為過正之災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千八百國載記分天下為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男子五十里其為褊小以極矣其卒也強不一一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歷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土崩之釁乎

唐封建論

歐陽修

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明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作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試曾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

相係持洪天子內其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曰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勢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曾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世削力弱陵遲而後亡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illegible]焉然而敝則[illegible]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之[illegible]者去郡縣之利非[illegible]儒因[illegible]古者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國柄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暴其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

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與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猶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illegible]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弊莫如建諸侯救瓦解之弊莫如置守宰[illegible]諸侯非此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而不泥於郡縣封建矣若[illegible]推天命俗言郡縣利百姓而[illegible]便乃[illegible]詩也

[illegible]

吳　萊

于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蓋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論其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于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于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畋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是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削侯弱世室擅權粵有

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甯在衛崔高在齊陷溺者天下皆是鷄澤一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礼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礼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盖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為游說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無道卒能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谷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秦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為前世莫能及也遂毀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以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令[illegible]以厭科謫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為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歸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秦矣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寧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絶於天與周之

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崩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于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兖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国於衛微子以之国于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鑒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為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也故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荊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礼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

泟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為已極自予後說而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于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国下之則分田晝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来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々鹿豕狉々人不能摶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々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名長

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〻之分其爭必有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〻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

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国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於在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

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爲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弒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爲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爲二氏以反理之

評詭道之辨而吳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爲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爲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難行久矣雖其弊不特見於周衰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狩而諸侯述職[illegible]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illegible]以相侵代于王略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illegible]命皐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illegible]之以舞羽干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不敢相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所謂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至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

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勢足以為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為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弊也盖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嘗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弊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啟有有扈氏之征仲康有胤侯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所有也而羲於有邑大侵虐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矣羲和之罪曰沈亂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亂有不恭命之戮焉有威克厥愛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殘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

三代之初此之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閒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強非文誥號令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illegible]至於周列五等乃后世曰親賢並建而猶不以[illegible]文昭武穆之封[illegible]於天下[illegible]法[illegible]矣[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

至於桀紂之暴猶足以制乎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則有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言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而李斯之說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覩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illegible]則為之王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其挺與刃嚴其檢制而

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敎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靡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妄議其私天下而以為劣於唐虞何哉曰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若

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為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矣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辨之以為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禹傳啟故啓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辨栁子封建論

胡寅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至以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論曰周之衰也諸侯彊盛而有不掉之患秦之亡也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非郡縣之制失也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輔王室及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周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

古論大觀 卷三十

擅取衰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能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能有不掉之患哉秦之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哉宗元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殷賓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五代藩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則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令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首歟

封建論

馬端臨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

又如泰伯之為吳熊繹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勦滅異代初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

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敝復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縶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互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王子俱以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為邦伯

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疎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奬宗藩亦不能捄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

封建論（并序）

李百藥

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建論以諫之太宗竟從其議論曰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廢弛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古師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

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呼七廟隳圮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遭遇興王之運殷憂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而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惟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世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宇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

文下是秦運距閏位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綱紀弛紊斷可知焉刻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音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災既罹高貴之殃寧異申繒

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國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臺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則力蹙於一隅其餘不可勝數然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亡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幣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

之辯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睢咸秩遂同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京桓靈之時下逮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道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宇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以為言獨照繫表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代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之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著文學者尚長短縱橫之術習文藝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徂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直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先王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敦勸學徒既擢

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違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産竟抑子來之願不紊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凶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憫勤加賑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唯藜藿樂撤簨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溥天罷朝後之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朴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已久難以卒變請待琢琱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以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

封建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扵庭宇置軌範扵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横流揚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扵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扵前其扵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扵是體國經野膺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

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遠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有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鬬七雄苛刻薄與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畏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專俗若喻晉鄭之可[illegible]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緜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

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大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覇之材田禄無先管之畧也且齊晉以逆禮為慚吳楚以犯上非媿釁由漸起其所来由遠矣自此之後雖覇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黄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綸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焉汾隰而遂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封建論

范祖禹

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長帥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

使之繼世乎是以一人而害一國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征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猶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〻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屯田論

潘興嗣

古之兵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衣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留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畢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處不先於天下而屯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莫微於兵[illegible]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illegible]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

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訴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推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為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為之制亦胡為而不可耶不及十年衆必盈於塞下而黥墨之徒可坐而鑠也鼂唐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消矣何憚而不為也邊粟已實屯兵已殖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嬰其鋒羌人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今也悍勇昔之不足今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驚此所謂廟勝也荊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五等論

李公緒

盖爲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剏於秦漢守令爲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爲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維持者也漢兼置郡縣雜而任之所以兩代皆二百年自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唯事任人不復任勢是故易代殺伐皆不永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

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世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弱也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國令復古制則不可也何者昔舜禹奠九州然後揖讓契棄脩仁義二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滅秦自非子襄穆蠶食諸侯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如此甚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為凡帝者必須天人感應世所不測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俛倖之心及漢祖起於布衣忽成大業古則承聖王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因祖父所資天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鐫石者難為功摧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國又光武曹馬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建之失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迹不懲觖望之心死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挾無君之心而日致湮滅者不可勝紀今若假之以成國假之以勢權則人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甚朝士外戚亦不至千人矣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

置數百千國便力強起於驕奢違度之則反漢氏之初可為殷鑒若盡建諸侯興滅繼絶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地如此則踈遠者㩀強國親勳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漢以来海内士子官京師編名天朝耻為藩職今一旦令皆皇闢趨外邦為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不可復建設使黄帝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興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子弟之力足為扞禦選其賢者能者入為公卿出為侯伯此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為也然則骨肉世疎亦不可久令強盛宜法主父惟恩分封漸次黜之而受封之君輒屬州牧不可繼於父兄毋封世建號使親者恒強疏者稍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屬郡縣更立子弟親者以居之則朝廷有待維城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歷代女禍論

馬廷鸞

按胡氏之說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嘗因是而極論之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潰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為唐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為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又謂呂后與高

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憪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莽新之亂焉曹魏之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實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主外戚竊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聚麀之醜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乎朱梁以女寵鬩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靳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為也

西漢女主之禍論

胡寅

外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豫有罪焉高祖崩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於是大裂土疆以王諸呂侵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即世聽張辟彊之說縱諸呂居中用事專權禁闥共幹兵柄上以媚太后下以安己身由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即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茲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為出閫之言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駟鈞惡淮南王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蓋漢母后豫政

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寖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為相梁孝王愛之則誦言請立為嗣不顧太宗之重王太后於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赦可謂司晨豫事矣武帝欲立昭則殺鉤弋夫人馴致王氏篡奪其所從來者遠矣

内外論

鄭伯謙

或問周官之制内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生之舊制然至於内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内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與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

政非因秦也盖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甞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胞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黄門鈎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内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内也内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後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内内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於在内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内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甞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

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遊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

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来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内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踈外庭而親内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内是以太尉楊秉奏候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内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内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内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内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内内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内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

權至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者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私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國命寄之刑人或享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

[illegible]

內外論

王應電

按內宰寺人閽人世婦女史等職所言后宮其辭不一曰內宮對王宮爲外而言曰北宮對王宮爲南而言曰中門以內外之中而言曰王內曰王之北宮曰王宮中門並係之王而言也其曰六宮者乃后所立六宮擬于六官者故曰以陰禮教六宮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稑之種是也其曰女宮者乃民間女服事于六宮典司職事于后宮之旁者故曰帥女宮而致于有司帥女宮而濯溉爲齊盛蒞陳女宮之具覲寺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宮中之戒令王之內人則指女御言宮女即女宮之人故不係之

王也夫所謂六宮者舊說以為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為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宮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宮其職掌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命爵宮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氏保傅教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事大夫言下士言中盖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夫唯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為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為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為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為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用士者豈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此皆悖理之大者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

之不至王朝故外命婦等得后之六宮無嫌也

內外分合之勢論

林　駉

內外之勢合則治內外之勢分則亂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多門而宮中府中當為一體何也蓋體統聯屬專權通融外無間隔內無壅蔽則出入起居皆忠良端正之人左右前後無便嬖側媚之習是意也周人蓋得之矣公卿踈外進見有時宮禁森嚴幾若天淵則政由中決而威福之柄移於下命從內出而機密之事不得聞於外是意也漢人蓋蹈之矣嘗觀周之盛時外朝之上槐棘森列臣民咸造固也而內庭之秘且統於冢宰之職治朝之上百司星環庶尹日侍宜也而燕朝之暇亦無非師保

之官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浴之褻而隱然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屨之微而第欲防其奢侈亂政之原凡此無非所以合內外之勢而無女寵之習閹宦之患奢侈之弊者豈無故而然耶漢氏初興猶識此意宰相監官中大臣劾閹官外得以統內也三宮之屬有御史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九卿之屬有少府尚書在內主吏民章報內復屬於外也于斯時也宮闈宮闈幽邃姬寵娛侍而廷臣奏事者或得致桀紂之諫禁省峻峙宦寺與居而排闥直前者且得躬獻其社稷之忠以士人皆任中常侍之官以郎將得郤內夫人之座凜凜然有周人之風自侍中為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咋唯退聽大司馬為內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向之以外統內安在哉諸吏居中執法而御史之中丞其權始分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內屬外又安在哉自是而後內朝事權一移於權臣再移於諸璫又再移於戚畹故方霍氏之秉權也鹽鐵之議光寔主之丞相括囊不言昌邑之事光寔專之丞相不得與議堂堂揆席大抵以庸繆易制者為之此移於權臣之弊恭顯之用事也孝元柔懦益不能制望之力爭終不復回

陳咸為中丞欲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而為顯所排京房行考課欲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弊而亦為顯所沮進退大權盡出中書謁者之手兩府大臣不敢過而問焉此移於諸璫之失王氏之弄權也外總軍馬內領尚書入侍椒房出植邪黨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二三大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此移於戚畹之害推原其因皆武帝親內朝疏外朝之過也東都以後流弊愈甚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至後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疏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靈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噫可歎也蓋嘗論之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以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大抵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不知幾變懲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歟宋

時外朝內朝無異漢唐而脉絡貫通寔得周意自今觀之韓琦為宰相得治都知奸邪之罪則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傅堯俞奏樞密亦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府則治之此周家宰統內庭之意也玉宸殿宴息之所爾或召近臣而觀書小閣秘密之地爾且召學士而觀文此周人師氏居寢門之意也不特此爾釣魚賦詩錫宴後苑置酒賦詩召入內閣中禁密勿或入夜而請對便殿私嚴或非時而召語或詞臣至深宮忘岸幘之便或士人為御藥院供奉之官此貂璫之夫統於兩府衣冠之流侍於內庭雖成周亦不是過昔諸葛孔明之相蜀也興漢一念對越天地出師一表未及軍旅且拳拳於宮府一體之請嗚呼孔明其知中興之本歟

内治論官伯

李　翺

尊君抑臣之法直行於父子收司連坐之法直行於宮禁平時環衛殿廷如坐針氊視人主畧無仁恩私義一舉動直入於法故荆軻逐秦王殿下環視而不敢救其少恩之禍直至於此高祖與羣雄角逐天下此等諸將比而為臣心常鞅〻叛逆交作惠帝即位此正主少國危大臣未附之時况呂后專權諸呂睥睨宮禁一旦有意外之變左右前後皆非人主腹心之人此亦可憂故方即位賜中郎郎中外郎官者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御驂而權一時之宜也後來誅諸呂迎立文帝謁

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文帝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所憑伏者矣文帝會得此意一入宮即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亦為吾之押衛歟太平經國書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賛治之官皆曰宰内宰屬太宰者意其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今攷内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内小官奄官凡將命洒掃之人自九嬪至女内史凡内官自典婦功織紝衣服凡掌内之事皆屬焉而隸於太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内

史皆不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為之雖奄官亦遴其選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為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宰咺賵妾甚者三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閫乎漢大長秋為后卿蓋内宰之意自中宮僕謁尚書黃門冗從如小臣之屬自内府令如内司服之屬猶領焉五於從帝入宮賛道内事若中常侍與凡侍内掖庭暴室御府祠祀之輩與夫勾盾中藏府令承典掌貴人采女官婢侍使服食游觀諸事皆少府統焉職分既分不相干涉漢初大長秋中常侍參用士人鄧通雖為文帝倖人猶聽丞相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

者士大夫既無復與聞而隸少府者徒以文屬大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於便嬖况后妃乎然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勑許后减省用度許后上書辨□且恐官吏以詔書絕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

歷代宦官論

林駉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于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倖與政唐命中人典兵于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為閹而稱士為巷伯而疾惡勃貂管蘓有功于晉楚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玆皆有益于人之國君子必欲絕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熏腐之徒無所愛惜退而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所以為妻妾子孫者娶則成一室散則行道之人耳是以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為勃貂管蘓者百不一二為豎刁伊戾者十已七八故君子

患之雖然在周漢時不聞有蠹政害事之漸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豈盡歸閹宦之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考之成周閽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小臣四人王之正內五人一以大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褻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爾然周人格心之學大抵源流于此何者便僻側媚之習易以移君德讒諂諛佞之言易以惑君聽自非統于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之屬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之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古意以宰相得監宮中如郎中令禁闥之內皆

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宰相為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脉絡猶得相屬况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其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日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

齊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之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向使人主一旦反悟則反亂為治亦易易耳若夫兵權在其掌握能使人主覺悟欲誅去而不可得蓋至于長呼飲恨而後已此典兵尤慘于與政也然要之以無所愛惜之人而得以與政典兵以為心腹之患皆非國家之福耳且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用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頃不但刑腐之流而已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則省皆為黃門之廬別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于外朝耳夫惟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閨牖房闥之任曹節王甫無所顧忌竇武陳蕃謀欲伐之謀一泄自殞其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於是危矣唐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illegible]代以[illegible]神策兵戎使令參雜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illegible]其軍高崇文討蜀劉[illegible]監其軍西頭之勢過於南衙樞密之權甚於宰相蕭復嘗[illegible]之而不見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反之而不能用[illegible]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太帥然天子雖知之[illegible]亦徒為是喋喋之論其禍豈不慘於東都歟王

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藉朱全忠以族之唐於是不嗣矣雖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屬階爾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與兵預政之失與國朝懲五季閹官橫肆之弊不與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寺任本職不得與衛此不使之典兵也意何深耶是故安崇貴寺縣令命廉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楊繼凝奏斃卒自溺可證也乃付外司以鞫劾彼安得而與政乎黃德和之為監[illegible]

西師用呂方靖之謀而承罷監軍王守忠之為鈐轄恐循唐弊役當公之言而求罷鈐轄彼安得而與兵乎不特此也張守忠本近侍爾以役夫斃於木下而誣極法王繼恩有大功爾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內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都勘雖曰當得然任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又不輕進其官也蓋罪不輕免則彼無縱肆之念官不輕進則彼無驕佚之心不肆不縱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萌窺覬與兵之職受恩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閹寺而侍御皆正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而宦儒無非習國家所以統屬宦官者

蓋樞府任其權夫尊以臨卑則卑有所攝外以屬內則內無所隱此防微杜漸之深旨我祖宗其得之觀傳堯俞秦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訥為樞使不除內侍留後之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愿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當耳有如都知之罪韓公寬之節度之求梁適沮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誥詞劉敞不撰惟簡誥詞蘇轍封還是給舍復得駁也嗟夫以區區薰腐之流既受察於樞密丞相又復受察於臺諫給舍祖宗深思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置募兵用師救於其口威福柄令出於其手而祖宗不與政與兵之法安在哉鄧潤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閹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迎勞問之至使聞者為之發歎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

度之任反不台一附人之誅又焉用彼相哉與時童貫握兵權於外以興兵爲常梁師成擅文柄於內以預政爲例陶鑄將相出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禍國蔡京王黼爲之之罪亦元豐之臣作俑之失也

宦者論一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

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

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萠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竆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恊群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宦者論二

范　曄

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與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眞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眞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

昏幼迷者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旣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先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莫爲墟易曰履霜堅氷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蓋一朝一夕哉

宦者論

歐陽脩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於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

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不能能與謀〻之而不可為〻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漢唐任宦官論

馬端臨

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然夷考其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啟即為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勳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

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鉤黨勦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葢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然桓靈昏主又從而崇奬之故權悉下移而漢之亡遂亟文武宣賢君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巳出故唐之亡少緩云

東漢宦官論　眞德秀

眞氏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葢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滋為害滋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昌若史游良賀

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唐宦者論

司馬光

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故爲驕橫然皆假人主

之力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八姦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于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

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于聽論議易移辯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帯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

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于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

不可固也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晋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詞則觝䚡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歎于後世莫知其所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為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兵論下

陳傅良

銷兵之禍非止無兵而已也而將殘天下之民蓋不幸而有變其勢不得不驅民而用之夫驅民而用之者皆所以委賊也以不報之民而置之無罪之死地故夫銷兵者乃所以殘民也又非止殘民而已也而且將召天下之亂廣澤之陂深山之原武夫悍士臂弓而腰刃以幸國家之釁而不得逞者世未嘗訖無也方無事時則亦竄迹乎牛刀羊肆之間大偷鼠盜以活其生一旦[illegible]可乘之隙則嘯聚崛起角出而衡行皆勍敵矣嗚呼其禍豈止于外陵也哉於此有術焉可以一舉而兩獲非惟可以

弭亂而反藉之以集天下之功而人主常難於衍之則亦不知變也昔管仲嘗取人于盜而高祖爭天下徃徃皆販繒屠狗之人武帝剪伐四夷亦嘗求跅弛之士而用之則夫此一族者雖足以擾天下亦足以利天下也州綽刑蒯欒氏之勇也范氏而能欒氏則亦宣子之勇也人主方窘于無兵而可棄斯人也哉致斯人而用之不猶愈於肉服慄之孱民以飽垂涎之物我不然而棄之山澤以自貽患君子所深憂也楊子雲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故狙詐非不可用地而御（之之難也羅之以禮以愧其心鼓之以義以作其氣懸之以重賞以盈其欲貫之以寬以責其效亦庶乎其可也）

兵論

馬端臨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法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

變而取勝夫将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将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勇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柴揚塵欒枝之譎舒車家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攻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籌尋寒著無形不可以闚鑰過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異敵堅視

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法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家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扵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扵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扵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扵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倭

兵術論

劉勰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

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旣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鎭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欒枝之譎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巧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禦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霧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

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濟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氷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臨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醳醪汪流軍士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兵誌論

歐陽脩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與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来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

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盖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衞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〻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

將論

荀悅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蹈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為父兄戡難却敵以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竈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illegible]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為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

賓從何則所以用一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敺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奚望其有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爲陣旣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卒經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撫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韓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僊芝封常清非不號爲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聞有效古人之所爲則又以疑其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

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成廢幾其可也

將畧論

王廓

叅穀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玦負櫑劒近代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兇人今以翠華去鄷鎬黃屋軫究心率土之濱莫寧啟處方可論兵相議將畧矣且自擾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搆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陽侯漢高

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此況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不能過三百乘[illegible]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illegible]將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將[illegible]能設伏夫我則退舍不[illegible]不及[illegible]自守滿高壘以挂其[illegible]施其毒[illegible]不能追[illegible]瓜牙本謀既壞同其大[illegible]而擊之因變奇正以備敵整衍動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伷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

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鬭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賢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勳大業庶幾可立矣宰制山河剸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天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翊蜀決沉機三二策據成鼎峙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亡存之要審諸將畧可見微焉

將權論

林駉

古者典兵之職分為將者無吝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為將者多貪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及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吝權之意守衛之將從容於殿陛之下循徼於朝夕之頃兵有常守將有專權易有負固要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廬清肅王宮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

故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葢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仲桓南宫毛俾齊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叅互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為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為重唐以北禁軍為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初未見其為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驕之府勢之窮者厲之階此其理之必生也周勃之平諸吕必藉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吕產葢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為命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代邸舊人張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衆者亦惟南北軍為重耳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氏內領尚書外領軍馬而又使其子為奉車都尉領胡越兵

其壻為東西衛尉領宿衛卒啟異日之邪謀待以將兵之權足恃矣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始以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卒移漢家之鼎璽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召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於是以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在諸武之[illegible]手則柬之無所措其謀韋后欲圖不軌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玄宗時為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衛則臨淄王安得定其難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劉國珍任大帥之權兵要政機勿使參預蕭復言之而不見聽神策禁兵乞付六臣柳伉言之而不能用西頭之勢乃重南衙高元裕言之而不能行終唐之[illegible]世北軍事權一出閹官予奪廢置自如其意及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亦亡此唐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稔禍也夫總熊羆佽、之衆據虎豹岩、之関其志易至於縱肆其權易至於震懍非分其權奪其志默制於

冥〻之中又安能入吾鞭箠駕馭之術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軍既即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禍亂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禍亂相繼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宋昌唐之用柬之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獲已况時變事易漢之所與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小人無怪其事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革唐之陋政未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考二司之顛末遡三衙之原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世而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殿前軍始於周簡天下猛士為之而都點檢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漢周以来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内與鈞樞迭相抗衡外領節鎮凌虐官吏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陰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敢跋扈噫五季失圖國威不振獷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魑魅羣伏益我藝祖籌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昭賀長春而来又表解軍職而點檢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振矣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耳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候去而之鎮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遥帶軍職而兵權實不

在馬非心邪念永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下此豈無所自來哉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衙兵之號令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千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旦盡去嗚呼藝祖之規模遠矣哉

權論

馮用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扵常而致治違扵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扵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扵一時利在扵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為則禮義如畫餅充饑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

何異弐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弍用之而况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卑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爲災沴之變乎蓋悪不癉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則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傅説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阜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廢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謗詐之損德圖執信而循常則傳巖虛老而莫伸渭濱

没菑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與教違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懾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勲垂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六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

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爲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奕棊焉或聚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罇爼當是時齊侯强而不强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群獸之腸矣禽鎩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爲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柚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氣始離而終合始變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矣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論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諜論上

陳傅良

古之諜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而至於摧敗棄擲之餘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諜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生于禍資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諜者尤欲得之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兊于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鈎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撓而陽厚之以豢吴而飽其欲故吴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無吴也潢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漢之留侯蕭相國亦越之蠡也夫以高帝百敗之困不足以當楚

之鋒亦明矣而二子乃深喜之會之鴻門而不耻遷之南鄭而不恨示之焚棧而不與爭委之以太公吕氏而未嘗一日即而取之也凡此數者皆留侯蕭相國之謀就高帝之敗而爲之地所以驕項氏而昏其智也項氏傲然自大旁若無敵垓下之圍一合而項氏之肉已臠于漢軍之刃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爲者是乃大可爲者也而無謀者又誅之有高皇勾踐之謀而不出于范蠡留侯蕭相國之策反以其所驕人者自驕而卒于敵國之所豢一旦隙開搏手無策不得已驅久厭之兵而戰之每遇輙卻則曰用兵者之罪也嗟乎用兵何罪哉

謀論下

陳傅良

或曰戰可以無謀勝乎曰有之矣幸也非福也一勝之幸雖趨亡之國垂沒之將亦有之而曉兵者不之畏昔秦之二世諱於言反狼貪鷹搏者滿天下而二世晏如也俄而周文百萬之衆叩關而攻二世倉卒空山西之甲付之鄣邯以禦之邯師一出三擊而三走文矣未幾而馘魏咎尸田儋仆項梁蹷趙歇堂堂之師所向如壓卵而竟無救于秦之亡捷奏未絕而漢王席卷之師已瞰秦關矣蓋秦之兵本於無謀而出于倉卒救敗之急而章邯復輕用之此固在劉項掌握中也故夫曉兵者知夫無

諜者之職不可以久也則爲之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饑其財欲即欲鬬以疑其心一軍驚其東一軍懼其西以分其力陽遣使以緩其怒陰遣間以開其隙夫以不素定之謀加之以不素信之将而又用之以不素練之卒幸而一勝而敵以多方誤之必有墮其畫中者矣嗚呼爲天下者不幸而失先定之謀幸而得偶然之勝正當守之以堅養之以徐而發之以審慎無爲敵人所誤而墮其畫也哉

賞論

牛希濟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感人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爲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爲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討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将帥之任皆藉累世

之基業或曰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覩者憤嘆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馬櫪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劍氣立為勍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擒虜過於首面身委卒伍之中老棄芻馬之列有戎一大敵禽一渠帥賞不踰外滑[illegible]陽不[illegible]給[illegible]根於氣量[illegible]至[illegible]封土[illegible]為統帥[illegible]福豈不悲哉文之衰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洩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屢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貲財以致名第以榮鄉邑者不可遽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畫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子升於官秩下致飛禽大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浸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恥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曰猶不如多與之

足將以定永代之制枉者對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請郎而賜之百萬曰夫郎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爲中興之賢君也且賞罰不宜濫章帝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成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豈其亂

備論

陳傅良

善用兵者必揜人之所不意夫揜人之所不意者所以乘其所不備也知乘人不備而不知人之乘其不備亦豈長于兵者哉大抵邀虛擊懈之師非惟吾能知之人亦有能知之者矣恃我之所能而墮于人之所能故曰用兵之道奇于難昔者吳楚之西向也條侯以其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趙涉以爲不可也莫若寂鼓仆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聲而馳之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爲從天而墮矣嗟夫孰知吳有田祿伯亘將軍者已慮及此乎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先入

武門而亘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以徐俟漢軍之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之所不料者正田生亘氏之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夫[illegible]申而秘不虞吳兵之至吳人以其未試之卒適會亞夫於其所負之境吳楚之師不遇于武関亦接刃于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懈當吳未試之全嗚呼茲固鄧都尉之所憂也哉吾觀周侯之功蓋出於鄧公之謀委梁以敝吳而深營固壘以坐待其羸乏故得以全制之使吳而聽二臣之言以其先鬪之銳不耗于梁而決戰於漢則夫趙涉之說是乃嫁禍於亞夫也亞夫豈不危乎哉然則涉之說獨行于漢而二臣之言不售于吳者天之相漢爲耳嗚呼為將者甚無愚敵而幸於天之所相哉

備亂論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獮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而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

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竪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聨而為三魏氏以閹竪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竪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闥之役閹竪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淤漫橫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漢唐備邊論

林駉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玄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處之要也玄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置雲中郡以備之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於是自隴西北地入然漢之邊防亦不過此爾自夫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谷則出定襄代郡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其右臂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郡而

入寇以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雁門疆埸廣莫靡有定所不勝其為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速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為之防患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為最其入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西節度使之兵凡七萬五千又別以河西三萬九千人其為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大河北諸[illegible]作[illegible]經河假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illegible]以其定也然嘗論之漢之失於喜功唐之失於[illegible]謀國不[illegible]之難而能經畧邊事使夷狄尚不敢輕視中國亦不為無策也本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旁塞以寇而趙克國乃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克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為謀之審耶太和中李德裕建籌邊樓於劍南西川按南道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圖之右而弓弩甲胄人皆素備總十一軍而作杖義城作禦[illegible]侮城作柔遠城二邊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軍皆雄邊子弟而制二邊非德裕之善謀殆不能也嗚呼使漢唐任禦邊之寄皆如趙克國李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鳴鍾渭橋貢琛漢廷不至如前日陸梁

之患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挻為患卒與唐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思曲慮不若唐之踈畧耶夫發武軍以贍邊兵發少府以給邊費北邊諸郡持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其備甚悉矣從邊之民廩給衣食北邊騎士軺車不筭邊民被害饑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羽林之選其恤邊優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尉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備且盡歟毋怪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安邊論

何承天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漢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覩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

泗内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摠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吊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鬭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

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中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

曩之役禁以威之將帥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以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狃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〻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

以樂土宜其歌抃就露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〻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斡利鐵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並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也清濟功費既重瘏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

来茲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壍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伏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閭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伏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

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冦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

計不可不預定于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

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也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

于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彊秦之勢而弱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

可者今誠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〻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輙犯法此之謂彊政〻彊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

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不必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

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論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

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内也外憂之不去聖人且猶耻之内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彊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剥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彊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彊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来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来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〻則敗〻則懲〻則晉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

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邉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柰何匈奴之勢日長炎々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臣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々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弱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邉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邉之憂何也非長吾也其志不止犯邉也其志不止犯邉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皆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々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

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梟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illegible]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illegible]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此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々而摩之煦々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

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勢不減為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〻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辭者是固失救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之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

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々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々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々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吽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吽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

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易敵論

陳傅良

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人之國者其易敵也夫易敵者其害也深忌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人亦有犯兵家之[illegible][illegible]而濟乎天下之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當韓信之將兵勢終[illegible][illegible]得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擊魏也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柏直故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之趙魏而有二子者為淮陰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吾觀賈誼之謀匈奴欲以五餌啗之而不知中行說之教其君者

正欲其絶漢物趙涉之說條侯自以為從天而下之計而吳有田祿伯者其計適侔于涉唐太宗揣高麗之上策而劉盧之策果合於太宗則夫詭息奇慮之士靡國無之用兵者使巳之長而短人其危也哉知彼而不知巳此兵法之所忌也雖然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傲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何往而可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强而怯其弱不愛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强者易忽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驕與忽之心勝則解者之謀不入一危而戒則屈巳以下人必有出而扶持之者矣蹇叔之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夫差屢勝之後至于秦師壓境則鄭伯倉皇求計于燭之武會稽之耻勾踐屬心于種蠡無他强弱勝負之勢使然也君子之料敵必於此乎辨之故夫窮寇不知追而立喪亾之國必寬而假之者蓋恐夫疾攻亟取所以深其慮合其交而使之自為計也嗚呼守即墨而田單奮入郢而申包胥哭此燕吳之所以反大敗於齊楚也悲夫

爭論

褚興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被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旨遠矣或豈無諫與諷歎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嬰其鱗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也若

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賛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我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戰論

杜牧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峇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及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

衝是六郡之師嚴石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淮已北循河之東首尾[illegible][illegible]卯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戎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劃吳越荊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其人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支可起四支可以盡起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illegible]家治具戰士（雖 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則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縻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馬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眂刀鋸菜色

其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撝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之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寵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閒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躡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戰守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壤抉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圖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

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梢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而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扵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扵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扵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扵公闘樂扵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傅扵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扵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漢将一日過成皋者數十輩遂至扵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

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趣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守論

陳傅良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為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荆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艱猶無恙也沛公尨合之卒不繫于曩時六國之衆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曹公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東手就擒一姓之茅土盡為喪國之社何也非其人也善乎賈生太史公之言曰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西之地尚可全有噫非特秦然也葛亮陸機

而不死吳蜀亦未可以侮矣故曰守以險不若守以人昔者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爲漢虜議者多咎項氏捐天險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榮於匹夫晝錦之歸斯以取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亦分關中之壤授三叛將其意蓋在于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雖高挑于彭城之地而已蜀之師亦未敢越境而下也而不知夫憤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返旆未卷而劉季已刼而奪之矣羽不能止徒王鄭昌於韓以爲西蔽終亦以飼漢而已矣則夫關中之弃者羽之失人也及羽之擊彭城也亦慮夫漢之過成皐也而令樅公守之未幾而樅公破則屬之大司馬曹咎堅壁以捍漢甚矣夫羽之愚也且漢之不篤于楚者皆羽之身與之角者也羽引而東雖百海春侯曹何足以礙漢哉不數日而咎斃于氾水之上則夫成皐之不守羽之再失人也至于漢高以一韓信守齊羽已有腹背之憂武涉之說足以見羽之無聊矣嗚呼漢之獲信豈信之素官于漢耶羽不能用而棄之漢則信之歸漢實羽之助漢而自孤也使羽而用信高帝雖欲不鬱鬱于西可乎然則項羽之失天下非失險也失人也高帝亦常曰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噫豈惟一范增哉

閱武論

劉勰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凋不習則民怠凋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爲弃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辯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

不聆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沐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廻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鏌鎁不為巧者鋭而為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逄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猋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逆是懼奚遑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兢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㪚修戎器為國豫備也

倒戈論

楊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感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兵不然乎□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々散而巧々之變萬詐生焉則內荏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温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

而亡我太宗究滅亡之源委房杜[illegible]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洎林甫即明皇既安之[illegible]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爲國禍本其爲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鑑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宿衛論

真德秀

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媟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

趨朝鞠躬屏息搢笏奏事畢、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莽而覲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睟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讜乎然則所言願少弛擊狝伐兎之事而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劘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游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二陣圖論

王獻

灸轂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伏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野終罹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〻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盖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且文而不武〻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决斷故曰武權可以為將二畧兼濟則可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為将折衝於萬里之外

然而将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扇而為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墻塹寇盗衝擊則何以捍禦（礙孛）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況有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奇正而無權變起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剪孫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不顯天衝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約畫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爝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傑覩之稍裨焉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二卷　名法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鹿城李　敷孝繩甫編次

師臣論　徐　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

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禄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為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竪子可為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

之不明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兄弟論

常德志

余以天論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〻懇〻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将恐悠〻千載不無此感敢託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遠

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魯莫是師即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究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礫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況人乎然不善其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豈於道故牝雞晨鳴三賢孥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鶺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論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鬩墻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駁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〻良辰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

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靦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為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為同穴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況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讃移天德均帷鷰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夫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〻之悲角弓匪騂〻之歎其或分

星宗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蛙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蓽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〻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文足為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友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臯籍地勢錫圭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

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其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閑蚍閩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閈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於蓬蓽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蔕介側目切齒遂使蕞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岡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脩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哉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善哉言也吾無閒然令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恉猶未覩宮牆之家室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為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為重即衣衾為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illegible]兄弟固亦明矣況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顧聞也且余闇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

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爲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跼天蹐地每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誠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秖足以攪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胷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覩傅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周道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淸猷於緗素垂令範於黎甿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死生而無憂者其惟兄弟乎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於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閎夭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

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為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極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㓜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秖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闇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illegible]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友論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illegible][illegible]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

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

賓客論

李德裕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

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疎濶遠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舘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舊引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鷙鳥遺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青直之操亦有與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説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無一二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盡爲之矣何貴於名節者哉

列女論

李延壽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

之華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度媿之恥也

君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濟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損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節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〻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

可[illegible]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蘇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比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于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君子無私論

嵇康

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身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

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小人論

李德裕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飜覆難知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辟者疏遠之則無患矣飜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鴞食椹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鴞遠矣至于白公負卵翼之德宰嚭遺濯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于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夫穿窬之盜

迫于饑寒莫保性命于高貲者有何恩義于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愛則是取貲于路拾金于野若能識廉恥而不爲是有價金者之行矣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子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是而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鋋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謂之盜比于以怨報德之人者亦未爲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于人者豈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四子講德論

王褒

微斯文學問於虞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卒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

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于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倪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浮游先生陳立子者也於是以士

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立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王曰夫樂者感人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

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緼于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寳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民所不能命哉是而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illegible]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龎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于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忻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

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鱣鱏並逝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蹇訐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徽矜于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太巨過也顧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鼓鞞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

感敵舒先生之憤懣二生亦勿疑也于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王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勇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據郤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魁蹶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東破彊齊則閔于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于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名哲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顧推至上弘風俗而聘太平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匯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肰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

烕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禮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于仁義長于酷虐狼摯虎攫憤殘彖賊其所臨蒞莫不肌粟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恇忪無所措其手足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者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淂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來耜則弓矢鞌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

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騖遐杭士屢紀芻蕘詩人所歎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被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徂類燋齒梟瞯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腹而笑夫鳥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激循音而詠至德鄙人踴躍不能寬識淺遂所聞未克辭焉於是二客酣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卻歎怡懌而忱服

之也繼衍今二三府參錄官令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以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屈、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

息矣不言之化行熙〻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恆必由之葛論了了知此在朝君子與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善世之功莫大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秦觀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為我見其末而不尚其本則蔽於為人為我之蔽溺于楊而為人之蔽溺于墨二者所趣不同要皆不該不偏一曲之所為而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存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乎已矣公乎物仁也私於已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

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間固足以官陰陽而宥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于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于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于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不成則取之于己既成則分之于人其失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爲人己愈多仁者有仁智者有智[illegible]者足以治身潤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illegible]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豈上覆下大容小高者卑之下者才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才德論

王栢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耶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强智怯不可强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爲鐘可以爲鼎玉可以爲珪可以爲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爲鐘鼎金不可以爲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于才者或薄于德豐于德者或殺于才鈞之不能兩全

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鄭舒有三儁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樊噲屠狗者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高祖用之故驅秦仆項而兼天下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孰與子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主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必羈縻術之而為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遊民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全苗以才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深

國而枝葉茂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爲哉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

已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已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響揩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讐哉以進退於人謂德讐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故一牧一宰有罪而惟其誅孰多千里[illegible]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illegible]易虐我惇婺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執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忠義論

脫脫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于死敵往往無懼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

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若蒼黃遇難殞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況于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入世變淪胥遯跡冥遯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于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逞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

孝義論

令狐德棻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栢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己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礼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

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敎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

仁孝論

延篤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

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必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並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故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謂今不先回參孝功不及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原孝論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蓋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為孝之道是固存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凊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閔怫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於愛敬之道乃天性也與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者知其孝子而不知所以為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析骸斷股割

貿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為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真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户也逾墻鑽穴而追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剥膚由末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有為人丈夫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親為且民之耳目為之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論之而已既[illegible]且制之俾為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賢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愛日論

王符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民靜而力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来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决斷者而類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是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于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廢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哉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

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立節論

劉向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

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竝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誠節論

王轂

癸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無愧於英俊沒無果於神靈蕩蕩然偃於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為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人一體客曰誠如是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杖節死義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恥之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為負義且臨患難復頹雖商賈小人屠沽賤猶能相拯

窮愁尚乃任情於依託剩乎項草甫冠拖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乃悵悵恚怨之與日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如敬通不修廉隅杜篤請求不依班固尚賣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丁儀貪婪而乞貽路粹嗜啖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羞士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失則何問於家乃對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王不亦有嫉惡甚乎對曰嫉惡不甚明好善不篤若惡之不能去則邪佞之群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去邪而慎識圖安得不嫉諂設令公卿席客蔑馬援毛遂之[illegible]謗備幙府肆李園祖廷之欺詐或受賄賣主奉越以事吳或營鼠兩端覩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讒諂戚施與夫識節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論未已客曰若乎先王之論誠亦當茂遐斂衽而退